

旅行雜誌叢刊之四

沈明女士著

歐美采風記

中國旅行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旅行雜誌叢刊之四

歐美采風記

江明女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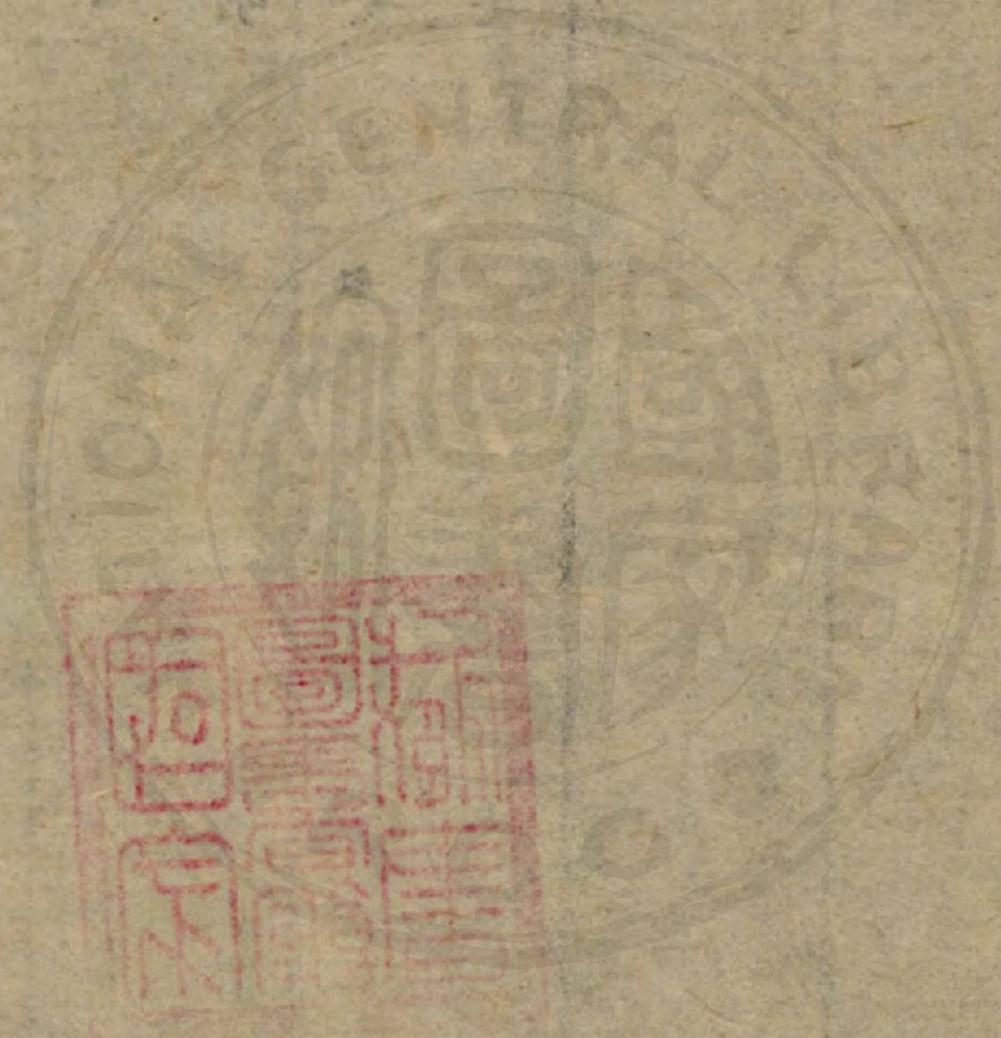


第二冊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當晚使到百週年紀念博覽會 (Great Lakes Exposition) 的會場外面去照影，會場的各門口都懸着彩色的旗竿，旗旗招展，旖旎飄揚，電光照耀，五光十色，熱鬧非常，處處是繁華和摩登的表現，遊客們像喝醉了酒似的，一個個都興緻百倍，十分忙碌，晚上在湖邊乘涼，極爲快爽，及回到旅館，熱得幾乎不能成睡。

七月十五日 昨晚聽得有人想開啓我們的房門未遂，我給轉門揸手柄的聲音驚醒了，立刻喚覺了修，靜聽其人轉不開，也就走了，以後便無聲息；心想必是誰昨晚興奮過度，竟闖錯了房間！全夜悶熱得很，房間雖好，怎奈沒有冷氣設備，並沒有好睡。

今日整天參觀博覽會，會場極廣展覽的都是全國知名各大工廠的出品，如汽車製造商，車胎公司等，每家有指定的場地和自建房屋，一切設計，無非爲出品宣傳，做廣告，爲吸引遊客起見，在一定的時間內，還供給遊藝的節目，或不取分文，或收少許門券資，以示限制，譬如成衣店的時裝表演，自行車行的僱用妙齡女郎穿着時裝，騎各式單車的展覽，又如糖菓商的奉送糖食樣品，水箱製造廠商的奉送食譜，無非是藉贈送利益來號召。這樣以廣招徠，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商業競爭劇烈的一種例證。在博覽會場裏，可看出美國商業對於廣告仰仗的程度，誰家的廣告做得好，誰家賺的錢就多，賺



鑄既是經營商業的天經地義，則廣告似乎是不可不利用的一個步驟，博覽會的功用，也就是給商家宣傳他們出品的一種機會；雖命名作湖區博覽會，實則全國的工商業都參加，因此會場裏面吃的用的從頭到腳，一應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無不俱備，其中我所最心愛的，是不銹鋼（Stainless Steel）製成的成套刀叉碗碟，罐缸花瓶等等家庭用具，這種鋼的煉冶法，與尋常的不同，其製成品的式樣也簡單大方，外表的漂亮，不亞於銀質的，可是成本比銀的卻輕得多了；在電器工程出品的展覽部份，有一只極大的白色磨砂電燈泡，直徑總在一尺半至兩尺左右，每隔一小時開亮一次，點明時，有一百萬支燭光強的光線，我們候準時間，特地去看它燃這一下，那時房間裏祇留一盞明亮的燈，四週全是漆黑，等到這大燈一開，我們猶如站在太陽底下一般，其光熱可以想見，但爲時僅兩分鐘之久，即刻滅去，因爲費電很多，不能久開，否則太不經濟了。在同一部份內，還有比較室內裝燈技術優劣的表演，用巧妙的陳列，使觀衆了解何以電燈裝置不適宜，光線就不充足，或是有背光及黑影的種種損害目光的壞處，凡是在這種燈光設計弊病之下看書或做事的，免不了要頭昏目眩，同樣的環境，觀衆祇須按動一個機關則該室內立刻變成光線適宜，利用反射及間接柔和而不太暗的光線，其情景便大不相同，觀衆的精神也愉快得多，諸如此類的表演，以及室內佈置和應用的傢具各種展覽，固然是爲宣傳做廣告，可是一方面也附帶着通俗教育的功用，於社會知識的提高，不無裨益的。

會場中自顧少不得的是飲食店和娛樂處所，其中特闢一部份，號稱「世界之街」（Streets of the

（Picnic）是集合各國的商店在一起的遊藝大觀園，入門須先購入場券；我們大家都擬定了「有看必看」的主意，樣色都不肯放過，所以買票入內，裏面的景象有些像一個正在設「市」或「集」的小城市，每條大街小巷的兩旁，都建造着成排摹仿外國營造藝術的建築，譬如英國街全是英國式的房子，又如蘇格蘭街，俄國街，荷蘭街等等，都以此類推，其中最引起我們注目的，是日本式的亭子和一所似廟非廟，像茶館不像茶館的我國建築，後者大約算是一所寺宇，門口紅紅綠綠牆上畫着一些惡劣不堪的裝飾，廟內還坐着兩位奇裝異服的我國少女，一位滿臉大粒的麻子，一位塌鼻樑——是洋人心目中的道地中國婦女，用她們担任招待之職，別人看了，不知怎樣的反感，我們看了，卻有些「胃口翻倒」——觀感索然；不知道這是誰人的大作，莫不是從好萊塢影戲場借來的佈景？如果真的，我奇怪居然有人肯出這筆搬運的費用，若是這所廟宇，誠足以代表中國建築的話，那末下餘的代表其他國家的一所一所房屋，是不是真正的富於各該國的地方色彩呢？美國人「商業化」竟到如此地步，只求虛有其表，也不問名實相符不特此一事而已，平時美國電影片中，凡是涉及我國的事物，往往也都「牛頭不認馬嘴」，完全失掉了真相，我替藝術喊冤，我也代一班化錢看這種影片的人們抱委屈，像這種絕對商業化的勾當，實在是摧殘文化，泯滅天性的行爲。

世界園中的各種遊藝，和海濱遊藝場大同小異，無非是些耍江湖的流氓，做的是滑頭生意經，靠騙人的本領賺幾文，我看了很不痛快，祇催他們快走，可是他們幾個都像蒼蠅腿粘住似的，不

顯就走，走到羅馬尼亞街中，看見一個用紙牌變戲法的人，攜着一個攤子，週圍站了不少的人，擠上前去看，見他在用紙牌變許多套的戲法，手法神速，變化巧妙，李君心領神會，已經學會訣竅，頗想自己一試身手，怎奈沒有工具，少不得向其人購買一付，這撲克牌的代價真高，每付竟要美金一元四角。

繼轉到墨西哥街，這裏有如同可膩島 (Coney Island) 上各種附帶「性」的吸引力的表演，我們挑了其中的一種：美其名曰「到自然去」(Nudeist Colony)，其實不過是三個全裸的妙齡女郎，排成三種固定的姿態，由一種無線電鏡映出來，每換一姿態，鏡中人影，便告消散等到隔壁的戲幕排好，才陳露在我們的眼簾前，鏡中人說話我們不但聽得見，並且可以和他們說話呢；這兩毛五分錢一人的門票，與其說是化了看裸體女子，毋甯說是看了一「無線電鏡」，在美國雖然普通，我卻是第一次看見。

午後四時三十分，在世界園中心的空場上，有游藝的節目，屆時，大家都騰集於斯，以致空場四週的公共坐椅都被別人佔滿，我們遂到一家匈牙利的茶館內坐下喝些啤酒，等候節目的開始；遊藝的節目，也是含有國際性質的，前奏曲是由一隊蘇格蘭高原的吹笛者 (Highland Pipe) 吹奏的，接着是荷蘭青年男女的木屐十風舞，挪威人的藝術表演，浩麗島民的祭祀舞與南美洲國人的唱等等，秩序直到夕陽西下纔告終了。各國的藝員都穿着本國的服裝，男男女女，都是濃裝豔抹，色澤麗都，再加上悅耳的手風琴和抑揚的提琴獨奏，無形之中，使空氣充滿了羅曼的成份，我們低斟淺酌，卻也別有滋

味，出園之後，再至會場的各部份去觀光。

至一處，見一所精緻的小洋房，門首停着一輛式樣異常美觀的汽車，我們走近去時，見路旁懸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理想中最優美合宜的家室，每輛連全部傢私佈置，代價美金七千元，不連傢俱，售價五千五百元，接洽處——某某房地產公司。某某路，若干號門牌」，門口的汽車是可憐（○）。

（二）牌子最講究的跑車，無怪乎老遠就引起了我們的注目。再走進屋內去樓上樓下參觀一遍，其格調和設計，果然極盡心思巧妙之能事，內部的佈置和陳設，也都合乎最高標準的審美觀念。足徵研究有素，進步「到家」，我們看了無人不嘖嘖稱羨，我想一個小家庭如果居住這樣一所精舍，那真是幸福無量了。

隨後去看游艇競賽，白帆的風蓬船，滄謠稱之曰「白相船」，是比較造船技術與駕駛手藝的一種高尚運動，洋人居臨湖濱地帶的，格外嗜好這種消遣方法！我們因不十分懂競賽的規則，賽等賽完，就走去吃晚飯；飯後再沿各小商店去散步，至玻璃工業館，各人買了幾只搪瓷盆，當場繞上自己寫的字句，帶回以留紀念。

直到十一時許，脚麻腿泡，兩腿痠疼，才出會場回到飯店休息，今天一天內所增長的見聞實在不少。

七月十六日 在旅館的餐廳吃過早點，便動身到阿伯（Ann Arbor）去，一路無話，至午後六時

許抵達；安城是密歇根州的大學城，很多中國人都聽說過的密歇根大學，便住在此，我們都有同學在該校讀書，故而我們不住客棧，就寄寓在該校學生聯合會的會所內，這會所（Student Union Building）內容與青年的會所差不多。我們很滿意，每人一間房，房金係按人數計算，臥室與浴間也雅潔舒適，有電話，及特備的信封信紙，每晨還送大學校刊一份。李徐費三位，先出外去訪友不備，回寄宿舍，再邀我們出外去散步，走到學校的辦公廳前時，猛然碰見由哈佛轉學密校的一位李君，當即由他帶我們到中國飯館去吃晚飯，在那裏晤見修的同學七年的老友K.C.他此次入密校肄業，已是二度作「馮婦」了；好久不見，握手言歡，倍極欣悅，這一頓飯的代價，少不得又要擾他破鈔。飯後去拜訪幾位朋友，其中有沒在家的，祇得留出一張名片。最後，到周那兩位女士的公寓，遇見劉許兩君，大家坐下談天，至午夜始回宿舍安憩。

安阿伯是一個純粹的大學城，和鄰近的蘭心（Lansing）與地曲羅（Detroit）迥然不同，前者是密歇根州的省會，是政治的重心，後者是全國工業的重鎮，都距離不遠；可是安阿伯的長處是很雅靜幽閒的；樹木清嘉，街道整潔，一點也沒有站上蘭心與地曲羅等大城市的騷擾浮蕩，果真是最相宜的環境；學校即濱臨湖畔，課餘暇時，還可以泅水釣魚作樂。密歇根大學裏有二百餘位中國學生，人數衆多，總不免良莠不齊，即使其中優秀份子佔了百分九十九，下餘仍多百份之一是敗類，這少數終於做了一「敗壞之馬」，留下不良的印象，聽說曾經鬧過幾次很大的笑話，幸而當時在校的中國同學聲譽很

好，歷年中國學生的成績早已爲校中一般教員所稱許，因此雖則隨下笑話，卻並沒有影響到其他同學的地位，可是大家都已覺得是「奇恥大辱」。凡是中國人太多的地方，往往很容易便會忘記自己是身在外國，沒有感覺到自己代表國家體面責任，以致所做的事，弄成話柄，這是國人在國外，不可不留心的地方。

### ▽參觀福特汽車製造廠的記述△

七月十七日清晨，老同學黃君夫婦來看我們，是昨夜走訪所未遇的兩位，黃太太快要做母親了，在國外要親自操作，任洗濯之勞，若再加上育嬰的職務，那更加吃力；黃君白天讀書，下午歸來，也須幫同做些家常雜事。我以爲在外國生孩子最不上算：不論金錢，時間，或精神上的損失，都太大了。早餐完畢，幾位交大畢業的同學帶我們去參觀校園，校園裏老樹成陰，十分涼爽，校舍也齊整秀偉，特別是法律學院的方庭（Ogden Hall）及新建的房屋，講究非凡。大學圖書館的收藏最甚完備，有許多許許多多男女學生在裏面看書。體育館的設備，亦很精美，各種運動，均有專室，「手球」（Handball）及雞毛球（Squash）的球場各有六七間之多，據說在各大學的健身室之中，要算是最多的了。

午刻，幾位交通大學的朋友，請徐李費三君在學聯的大食堂內吃飯。修與我總算是陪客，叨光了一頓。飯後便開車到附近的第亞旁鎮（Dearborn）去，那裏有名聞全球的福特汽車廠（Ford's Rouge

Plant) 該廠廠址佔地數百頃，裏面輕便鐵路軌不下數百公里長，並有河道直通大湖，其運輸之便利；真無與倫比；我們先到一所輪廓非常偉大，外表很漂亮，內部設計很摩登的大廈裏去；這裏面設有參觀客人的總招待所，問訊處，和汽車樣子間，佈置得很講究，有一隻極大的地球，上面註明全世界福特車行銷地點，凡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幾乎無處不見福特出品的蹤跡，這是該廠事業成功的鐵證，毋庸多費口舌，便可顯見的。在樣子間的四壁上，貼着巨幅的照相，是該廠各部份的寫真，牆板上所陳列的汽車，分門別類，旁邊俱用詳細的說明，解釋其優點，標明其售價等等，使我們看了這些紙牌的條文，明瞭各車的用途和個別的消耗程度，頗有「無師自通」的功效；因為每天到該廠去參觀的人數異常衆多，如果利用售貨員來應付羣衆，實在是要不勝其煩啦。我們先向應接處說明來意，修並拿出一封寫給該廠協理施紀維 (Mr. T. W. Skinner) 的介紹信，請他轉致，不巧施先生正值歇假，沒有晤面，執事的拿出幾張參觀工廠的申請格式，請我們填寫姓名和通訊處種種，填齊後，每人又贈送小冊一本，內容是敘述該廠的狀況，然後等到了時候，與其他數十個同遊者分坐上兩輛廠中特備的遊覽用大汽車，由特派招待員爲我們詳細明白的講解一切。

該廠僱用的工人，約有四萬餘人，差不多人人都有一輛自用汽車，在兩三塊極大的廣場上，都停放着一排一排的各式各樣及各種顏色的福特汽車，完全擺滿了，想來他們早晚停車開車，也頗費事咧。其餘的空地，則有大堆的煤片，鐵皮，木條等類的材料存放着，其豐盛是堆積如山。在車中經過廠

鋼廠，電池製造所，玻璃廠，水泥廠，車身製造處，木工房，發電廠學徒室，化驗所等，都未下車。

直到全車配合廠（Assembly Plant）才下車入內參觀；這一部份的工作是從頭至尾一輛汽車如何裝配完成的步驟，我們逐一的全親眼目觀到了；這裏面的佈置，是用活動鋼絞線，在工人的頭上，將各種零件吊着，用寬的橡皮帶盛着車身在工人面前走過，開頭的幾個工人祇管裝馬達和引擎，將絞線上送送過來的機件，裝配在車身胚胎上，每一部份裝配停當後，當即任牠跟皮帶的轉動向前而去，進一步的那個工人，再裝上一些機件，每人責成專管一部份，派定專配那一件，則一天到晚，永遠是經手那一件，結果就像電影裏面演的卓別麟「摩登時代」中一般，人也變成機器的一部份，譬如：工人某甲加一只螺絲，工人某乙補一塊油氈，漆色的專管漆色，加膠水的專理加膠水，直到一輛車子的機件齊備為止，然後到一處地方，從高處用吊機把裝好的車身空廓降落下來，這些車身的空殼子有紅色藍色的各種顏色，都已預先安排就序，配置停當，下面的工人接住把牠一一安好，前面的工人，緊跟着將輪盤裝上，然後才裝電燈，喇叭，錫腳毯之類必需有的東西；及全車完成，為試驗機器，又將汽油加進油箱去，經過許多經驗豐富的工人，各部份精密的檢查一遍之後，一部全新的車子，方始由劃出的車道上自動的滑下去到一處，則有幾位專門技師在那裏嚴密點檢有無疏漏之處，從第一步工作直到最後一步工作，不消五六分鐘便完成了，其出貨的速率，盛稱為每兩分鐘一輛，因此許多工人的肢體動作，也變成十二分的機械化了，但見迅速的工作，竟使我們忘却了這種工的一部份還有人力在內。出貨

固然奇異驚人，可是這些工人已都變成麻木不仁的無機動物。這種工廠的管理方法，可以說是十分的科學化，工作的時間，不任地消失萬一；裝配各件先後的程序，也使得順道便利；工人做工的位置及光線，危險的防禦，器具的精良種種，自然毫無疑義的，都是從精益求精裏面考求出來的，然而一看工人們緊閉着嘴，他們的眼睛目不轉瞬的釘着絞練和皮帶所帶過來的目標，面部除了一種強硬的神色而外，真無任何其他表情。大約是因為各人工作單純的緣故，每個工人的臉上都一樣的現出是單調乏味，完全失了工作本身所能產生的興趣。

從汽車廠出來，經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私邸只是樹木成林，侯門似海，並看不到一所房子，想裏面必另是一個世界；隨後即到福特氏所一手創造的綠田村（Green Field Village）去遊玩，這個村莊非常新奇，是福特氏用金錢從世界各地收買來的各種古蹟。尤偏重於美國本國內有歷史價值的景物，很多是整個兒遷來此的，雖一瓦一木，必是原物，甚至於原址的泥土也搬運過來；這些古蹟收藏在館裏，一方面雖說是保存國粹愛護古物，一方卻難免蒙受誇富豪，博虛名的譏諷。這村佔地甚廣，四邊有圍牆圍着，我們從一個大鐵門進去，先到一進房屋裏面，買好門票，並購一些刊物畫片之類。這裏還陳列許多古老書畫和骨董，佈置也雅潔。我們約略盤桓之後，即向屋的後身出去，出門見山，園中便是另一種境界！分外的古色古香，幽雅宜人，沒有絲毫塵俗的意味，街道的佈置，頗有十九世紀殖民時代的景象，也沒有汽車的吵鬧，除了徐徐步行而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幾輛舊時長途

旅行用的馬車，是從前送郵件的舊式輛車，馬背上還披罩着一件網衣，顏色和每疋馬本身顏色相同。馬路都是石塊砌成，並不是新式平坦街道；最先看見的是一大片廣場，栽種許多的花草樹木，一眼望去，祇是稀稀落落的幾所矮小房屋，第一個印像並不怎樣好，卻沒有想到園中有那樣多富有興味的古蹟，我們所發現的有以下許多足以增長見聞，而且很有歷史價值的地點：

其中叫人深發着，厥爲大發明家愛迪生氏的舊試驗室，愛氏（Thomas Edison）未成名以前及成名之後，大部份的發明都是在這所破木屋子裏成功的，他老先生絞盡多少腦汁？經過幾何不折不撓，不避艱難的刻苦精神？唔！這個不是他平日天天用的玻璃管，酒精燈，吸鐵石，或鉛絲嗎？一切的一切，依然是照曩時他在世時的形狀擺着，連他往昔工作時所用的一把蒲扇，也是做當時他向例擺放的位置陳列着；此外，還有一架陳古不堪的老留聲機，是愛氏發明留聲機的第一具模型，也就是一話盒子的開山鼻祖。諸如此類的痕蹟，都使我們對這非常的科學家默然致敬，像他這樣傑出的人才，實在是值我們永久景仰的！

其次，我們婦孺皆知的華國林肯總統，壯年時曾在某一小城業律師，那時他日常出庭的法庭是當一所極簡陋的小木房子，現在更是又舊又破，有一些像一間極窮的小學課堂，但是因爲林肯曾經在那裏替人辯護訴訟，所以把他整個兒搬來了。重建在這史事博物館內。

其次，接着參觀一家一千八百幾十年代的舊式旅店，櫃台裏邊案板上放着許多酒罐，燻燻台，油

類等等的古物，據說是昔日專爲長途旅行的商客行旅在道旁開設的，每逢天色傍晚，不能再向前進，便下車進店休息，落店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向櫃台前要杯酒暖肚；以前非常盛行的，現在也拿錢買來樹立在此了。此外：還有一片最早的鐵匠店，供修打馬蹄之用；一片老式的郵政局，這郵政局也象一鄉村中的雜貨店，因爲從前窮鄉僻壤之處。照例鎮上的雜貨店都兼辦郵政的，所以每天都門庭若市，熱鬧非凡。一片皮匠店，一片磨坊，諸如此類的遺物，大約都不出兩三百年以外的東西，但都一律是房屋矮小，光線黑暗，在美國現代物質文明的背景之下，無怪乎美國人看了都嘆息不已。他們想到三百年來物質文明的進步，誠然是突飛猛進；在固步自封，進步遲緩的我國，我們需要新榜樣來刺激我們，可是在美國，則情形相反，他們的進步和造境，實在快到如同反過手掌來似的，既是這樣的迅速，他們就不能不竭力的想法保持舊的和過時的，來時刻的警醒民衆。尤其是對於一般享受現成的年輕國民，似乎告訴他們說：「美國的發達，不是偶然的，你們有今朝的種種福利，都是你們的上人茹辛含苦，經營奮鬥的結果；試如不信，請看幾多時以前的生活是怎樣的，你們就不難覺悟了。」

我們參觀綠田村完畢之後，出國乘車到一所遊戲場名叫「海濱公園」的去玩耍，裏面有可膩島的各種頑意，在密歇根湖邊還有遊艇及汽油船，備人乘坐，我們在內約盤桓三刻鐘之久，出來坐車沿湖邊馬路兜風，馬路的外邊是密歇根湖。馬路裏邊是成排的闊人們的寓所及別墅，大塊碧綠的草坪，層層蔥翠的樹木，房屋雖無宮殿式的講究，園地卻實在顯得舒服。我以爲不論地基怎樣大小，祇須用十

分之三建房屋就夠了，因為缺乏了國地，則任意房屋多大，也像住在一所沒有窗子的居室內，悶得透不過氣來。

接着又到少女島 (Belle Island) 的美島公園內去轉了一個大圈，這整個的小島闢作一座公園，內容很幽雅，佈置得很好，有露天音樂會場，有美妙的荷塘，有曲橋，有噴泉，用彩色燈影照着，格外的綺麗。我們因為天色不早，並沒有在內多耽擱，出國即疾馳，趕回安阿伯，進城已十點多鐘，到中國館去吃雲吞 (即餛飩)，等了足足有一個鐘頭，纔吃到口，大概現趕起麵來做的，我們一邊吃，一邊討論明天的計劃，大家都以為既已參觀過福特汽車廠，就無需乎再去參觀公用 (General Motors) 和克萊斯勒 (Crysler) 等廠。第曲羅 (Detroit) 是全美第四大城。我們今天所經過的地方，一部份是沿途所見的工廠不少，有的發出各種臭味，聞之令人作嘔，我真不懂附近一帶居民。如何能忍受的？

七月十八日 晨間修至學聯會的理髮室去理髮，據他講：理髮室內的佈置，也和上等理髮店差不多。中午承周邵兩女士邀我們到她家裏去吃飯，累他倆忙了一早晨，親自動手，做了八大樣整是一桌席菜，和我們昨晚約定的便飯小菜，全然失了原意，我們實在不過意得很，在國外很難吃到家鄉口味，今天可真飽餓了。下午大家都下湖中泅水，獨修同 K C 兩人坐在小船裏釣魚，他們釣到了六條不滿五寸的小魚之後，大家一致勸他們倆也下水。泅一陣水，又上岸在沙灘上晒一陣太陽，其樂無窮，劉君和邵女士打趣，感情很濃厚，他們已經訂婚多時了。

晚上我們擬請他們幾位吃晚飯，可惜除了許君以外，別位都有前約了，於是同許君三人在學聯會的大餐廳內吃過飯後，想去看密大學生劇團所演的「蘇革蘭的女皇瑪麗」(Queen Mary of Scots)可惜買不到票，祇得快快退出，許君提議開汽車去兜風，先開到該地很有名的呼郎道，沿途的風景極美，這時許多人還在小溪內泅水，我看錶已經八點多鐘，何以還不回家去呢？大約實在是因天氣太熱，日子又長，太陽還未全落下，溪水還在微溫，泅水的人大都興猶未盡吧。回到宿舍後，K.C.及劉，邵，周諸君亦赴約完畢來訪，大家坐下談天，至很晚才睡。

### ▽芝加哥的形形色色△

七月十九日 費君決定今天回一色加 (Chicago) 康奈爾大學去，因為他今夏畢業，須要回校去預備口試。美國的西部，初到美國時，他已約略的走過些地方，現在不想再去；一路來我們五人同行，現在開始少他一個，大家自不免有些離情別緒。下午送他上船，彼此不免有些黯然神傷；回想一路之上，多麼熱鬧！在車中有時哼幾句西皮二簧的京調，有時高聲合唱最流行的爵士歌曲，不論是在途中，還是在客寓裏，大家都和衷共濟，已經閱歷了如許的路程，雖然認識的時間不算是長久，可是彼此很投契，不啻是很知己的老友了，於今分首，依依不捨；相約候我們從西部遊覽回頭時，到一得加重行稟會，互道珍重之後，眼見着汽輪徐徐的開離碼頭，駛向湖心去了。

費君的船，是由第曲羅起旋，因此我們大家起一個大早，準備早一些到曲羅去，還可以在該城暢快的作最後一次同遊，安大的同學張吳二君要去送別費君，也同車。這時車內共七人，分外熱鬧，有說有笑，也沒有人注意沿途的景色了。到達第城之後，即開車到各處觀光，午刻在一家中國飯館吃飯，第曲羅究竟是大城市，所以餐館的規模也很講究的。飯後並去看了一次電影，然後送費君上船。

船開後，我們趕回安城，將吳張二君送回寓所。我們到宿舍提取行李，到六點多鐘起身赴芝加哥，約有二百六十餘哩路程，半路上停下來吃晚飯時，覺得夜色蒼茫，並且精神疲倦。便不想再走，找定一家「旅客的家庭」住宿一宵，到天明再趕路。

七月二十日 一路無話，下午一點半鐘開抵大芝加哥的城廂，未進城之先，經過郊外的工廠區，煙霧滿天。支城的東部（East Chicago）格外顯得工業發達，及到開進城中熱鬧區域，所有的街道，也是井然不紊，似乎還容易認，先到萬國學生寄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去，他們租定房間，因為女生部份沒有空房間。修同我便到附近另一家叫五華的（Mayflower）旅館住下，飯後驅車到中心地帶（Loop）去看看，但覺街市縱橫，車輛錯雜，確是熱鬧；支城沒有像紐約高聳入雲的大樓廈，可是佔地很廣的巨廈，也頗不少，若說是罪惡的淵藪，則其黑暗程度，實比紐約有過而無不及。全美最著名的匪徒與翻戲黨員，以及惡訟師雙輪大盜之類，在支城最有勢力。

李君提議到支城最大的百貨商店，也是全美規模最完備的分部店（Department Store）叫麻休飛爾

(Marshall Field Co.) 的去買東西裏面什麼都有，全是引人入勝的貨物。我只知看見了好的商品想買，修卻對於該公司的服務及管理諸端特別感覺興趣，據他的觀察，該公司有以諸點，確是獨到，為他家所不及的，譬如：

(一) 貨物齊備，種類繁多，可以隨心所欲，恣情選擇。該公司的房屋，佔地橫跨五條極熱鬧的馬路，樓高七層，我們在內走動，大有走入了八卦陣的神氣，迷失了方向，不知如何轉灣抹角是好，可見其傳貨面積之廣，與陳列物品之豐富了。

(二) 他家為顧客服務的設計，都在第四層上，除開公司的收銀櫃之外，全層是為顧客便利預備的各種部門，如：發票校對處 (Bill Adjustors) 專為顧客核對貨價與付銀而設，如果發現了所付的貨款超出應付的金額，則該公司當即找還誤收的部份；問訊櫃 (Ticket, Tour, Travel Information) 專為顧客查詢關於戲劇，遊藝，音樂會團體旅行，舟車客票及時刻等等之用。如果顧客委託代買各種票張，他們可以代辦不論電影院的入場券或是週遊世界的全程輪船飛機票，都照樣辦妥。理髮及美容室 (Hairdressing Saloon and Beauty Parlour) 專為男女顧客修飾而設；糖菓鮮花及圖書雜誌部 (Confectionery, Flowers and Books Department) 專為顧客臨時想起必須送人禮物時，可以就近採購並且吩咐他們按址送去。不但不誤事，並且可以博得收禮人的歡迎。廁所及休息室 (Comfort Station and Rest Rooms) 裏面佈置得清潔舒適，使顧客於購物時，不覺沒有憩脚之處。

(三)是凡日用必需的商品，都在街面一層發售；凡是廉價貨物都在街面下一層(Basement)內出賣；比較屬於奢侈品一類的東西，都在第二層陳列着，金銀首飾及器皿與珠寶鑽寶之類，則有特設的內室，以便顧客們安停的端詳。

我們每人買了些東西，出來之後，修獨自到伊利諾大陸商業信託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and Trust Company)去參觀，李君繼續購物，徐君同我則往觀電影。我們看的是一張強盜片子，在芝加哥而看這類的劇情，別有滋味，至六時左右散戲，大家回到萬國學生宿舍集合。據李君說他買完東西，去訪了一個朋友，修則報告他到伊利諾銀行去拜訪該行協理路易斯君(Mr. Reuben A. Lewis, Jr.)的情形，他承路易斯先生熱誠招待，派人領導參觀甚為週至；我們洗盥乾淨，便開車到庫爾一帶去找一家飯館吃過晚飯後，修看見「大廳戲」(Ballet)館前的廣告，說笑話似的提議還去看看，大家都贊成，便購票入內，這齣戲在支城不為法律所禁止，並且他們的營業，也是為警局所包庇的，簡單的描寫是這樣的：在一座彩色燈光照耀着的舞台上，有許多妙齡女郎，按着音樂的節奏，一邊扭扭着，似走非走，似蹈非蹈的，一邊脫衣衫，本來穿得就不多，大半是外面穿一件用揷鈕扣緊，貼身的一件長衣，卸去長衣之後，便只剩一條乳罩，一條短褲，由外到裏逐漸的脫去，則燈光越變越暗淡，台下觀眾催促的鼓掌聲也愈響，這時，那女子忽然的把乳罩除去，然後如鷺鷥一管般的閃身鑽進黑絲絨的垂幕去了，於是大家鼓掌，益發激烈，引他為鬚足觀眾的企望，再脫一些，她也許完全裸露，也許就

只從垂幕的合縫裏露出一節大腿或雪白的腰肢，無非想使一般貪心不足的男子們像做夢似的興奮。舞台上表演的女子，全靠富於肉感，而又充滿了誘惑性的身體，容貌雖不能十分看得清楚，可也不能不使得妖豔些。然而體格豐腴，動作風騷，就足夠博得觀衆們的歡心。常川照顧的觀衆，類皆中下流社會的人物，他們一天從早到晚像機器一樣的做完工作，到得晚上，必須找一些粗俗的刺激，作爲消遣，夾雜着極粗的笑話和表演，可以叫他們恢復他們的人性，從動物式「性」的觀念中去找點安慰，也就是在不健全的工餘生活中，去求理智的機能，他們或者會啞然失笑的自己對自己說道：

「我還會笑，還有七情六慾，還沒有完全變成我那朝夕爲侶的機器的一部份呀！」

「脫衣舞」(Strip-tease Act) 以外的節目，便是粗劣不堪的話劇，滑稽的雜耍，和其他簡陋的穿插，每隔一項，便有一個女子登台來做一套剝衣的把戲。有時一大羣的少女從台上跳舞，沿着搭出外台的木板跑下台來，到觀衆的當中，在客人的頭頂上，把大腿蹲得高高的，有時則跪下腰身來，和看客尋開心，她們這些女子最喜歡找一班光頭的男子取樂，如果你顯出急色兒或登徒子的神情，你就免不了要給她們調笑了。

在這裏，可以充分的看出美國人的需要連鎖着而無一刻間斷的節目，如果一家表演(Show)更換節目稍爲遲緩(Break)一些，觀衆就要批評說乏味(Dull)因此各種節目，必須生動輕鬆，並且都須像「脫神羅」那時快。」的接替得迅速，使觀衆們沒有一刹那的功夫可以轉個念頭。講話唱做，無一

而不快，叫他們聲色視聽的覺管不暇應付，這才是最高貴的藝術（Showmanship）呀！

七月二十一日 早上到支城，最大的旅館叫司蒂芬（Stephen's）的去搭乘遊覽全市的觀光汽車，這種汽車，專為載領遊客週遊全城，每人買票後，車子從司蒂芬出發，然後到各大旅館去接搭客，所以住大旅館的不必去就車子，車子自會去接的，司蒂芬是全美最大的旅館，有三千多間房間。每間皆帶有浴室，而且浴室的窗，全都可以向外開的。遊覽車的嚮導者開章明義的第一椿事便給我們講這家旅館是如何的龐大，據他的形容說道：

「假如某日一個二十歲年紀的青年住進去，他以後每逢星期六換一間新的浴間洗澡，一直等他到了八十歲時他才能將這家旅館內所有的浴室用遍過來，若以住房間而論，如果一個人每天調換一間，則其人也得費上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所有的房間住到。」

這兩個譬喻，無非是盛稱該旅館房間之多，見得顧客不論是需那一種的房間，該旅館無有不可以供應的，同時，從數學計算上來推論，也是不虛的。

先去看屠獸場（Stockyard），全美的牛羊豬各種畜類，大部份是運到支城來宰割的，斯威夫特（Swift）屠宰公司，是全美最大的屠宰廠，我們的車經過黑人居住的區域，接着便是屠獸場，屠獸場佔地極廣，還未到裏邊，遠遠的就聞見陣陣的羶腥臭味。不問而知是牲畜的穢氣，此時我們車中的嚮導員給我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有一次，一位英國的遊歷家來支參觀，某日行經黑人區時，聞得這羶

怪味，就對他的美國朋友說道：

「我祇聽說黑人是很髒的，但是我卻從未知道他們也是如此之臭的。」

屠獸場的內部，儼然是座小小的市鎮，火車的軌道縱橫，車輛雜陳，許多冷藏車是專預備爲裝貨用的，裏面的街道也另有各種名稱，並且還有自僱的巡警維持交通。屠獸場的外形是一大片廣曠，用木柵欄隔開，間成一方一方的圍子，錫鑲各種的畜類；今日不宰牛羊，只宰豬。我們等到了時候由嚮導員領帶，大家掩了鼻子進去參觀；還未走進殺場，早已聽得一片豬叫聲，我就有些胆怯，殊不知一到裏面，其情景更可怕了：大羣的肥豬，由一條窄槽內趕進去，到一個大輪盤的底下，有一個黑人屠夫把一只一只的豬提起一條後脚用一根鐵鍊吊住。跟着輪盤向上轉動時這豬的頭朝地，叫得最響，及到離開了地，所有的豬仔都直僵僵的倒掛在鐵鍊上，從大輪盤慢慢的轉到一條鐵上去。那邊一排的黑人，身穿橡皮雨衣。頭帶雨帽，腳穿長統皮靴，手拿刷亮的尖刀，臉上灑滿了鮮紅的豬血等鐵鍊吊着豬的嘴移到他們面前時，對準了豬的頸子用尖刀猛刺，再使勁一擰，頓時畫開一條五寸長的洞口，血流如注可憐的豬仔痛得發急，捧兩下腿，抖一陣子，爽性把所有的血都弄了出來，血落地後，流入一溝，再轉入收集之處，自有其用途；如此一隻一隻過去全都送掉「豬」命。

等我們走進第二間房去，所有的豬都已改變了原形，不但早已「亡之命矣乎」並且已有機器把全身的肉毛都抽拔得乾乾淨淨，血也流完，每一隻都是雪白滾壯，反而比先時有些餘生氣的形狀，雜顯

得多，但依舊在鐵鍊上倒掛着，仍然徐徐的向前移動，以後的工人，分工合作，每人執掌一部份開刀的工作，依次的剝削。開肚皮的開肚皮，切頭的切頭，取五臟六腑的取五臟六腑，割耳朵的割耳朵，各有專職手續熟練，一會兒便把整只的豬內裏撈空祇剩下一副空壳子；再到一間房，各豬都用機器切成腿，背，肚，諸部，機器的構造十分靈巧，動作也異常敏捷。工人的技術又精嫻，因此各部的大小幾乎全是一律的尺寸。從這裏：所有的腿都送往火腿（HAMS）部，所有的背脊送往煙熏肉（BACON）部，肋骨肉都遞去做烤排骨；從此，這些可憐的豬仔，就七分五裂的支配完畢了。

聽說宰牛的方法和殺豬，稍為有些不同，第一步手續，是用一把很重的木槌先在牛的頭頂心裏猛擊一下，叫牛失了知覺，一則比較容易開刀，二則亦不致像豬那樣的喊得悽慘難聽。

繼看冷藏間，裏面掛滿了整隻的豬牛羊，裏外刨洗得非常潔淨，是預備送往各處去的，冷藏間內的溫度只在華氏三十四度左右，外面卻是火熱的夏天，等到穿過幾千百只掛着的牲畜所造成的「肉林」之後，已覺得身上有點打寒噤；據斯威夫特公司審理員說，該公司收貨，選擇很嚴格，標準頗高，牧畜的重量多半很大，牛有上千鎊一只的，末後看火腿裝製部，那裏許多女工都穿着雪白的制服，帶着白橡皮的手套，在裝匣子，火腿和臘肉都用透明的紙先包好，然後裝匣，每匣的內容，都一律的齊整。審理員拿一盒來請我們嚐嚐滋味，雖則裝璜精美，外表令人垂涎欲滴，然而繼續看完屠宰之後實在吃不下牠的肉。該公司並設有研究部，專事試驗吃肉的方法，研究各種出品的滋養料刊行許多名篇

指導烹飪而實際爲宣傳的刊物，該公司郵寄廣告部，特備有格式。報紙須填一張紙，以後就可源源不斷的收到各種印刷品，內容不完全是無謂的，其推廣生意的方法，不可謂不週到之至，我們承該公司贈明信片多張，臨走之前，每人還送了一本小冊子，一個鑰匙圈，作爲紀念。到館內容，講一講的參觀的時間，足足有一個半鐘點，回到司蒂芬旅館，在地下層的咖啡館內吃午飯，吃飯時胃口沒有了，眼看着肉就有些害怕；飯後在旅館對面的革蘭公園內散散步，一羣壯碩的布鴿子，在台階上等

人喂，外國的鴿子，不是家禽，卻是市政的一種點綴品，可以自由自在的隨便在空曠地方走動，毫不怕人，因有法律保護。沒人敢加害的。這個公園，就是沿湖一條狹窄的地方，頗似我們上海的外灘公園，裏面也有很多的樹木花草，有很修整的草地，有幾張維椅可供遊人坐下休息之用。我們在內走了一週，就回到沿旅館一邊路旁開設的時裝店，花店，首飾店等，挨家看櫥窗，等到下午二時，再搭乘下午的遊覽車繼續全市的觀光。這次的嚮導員是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畢業生，他說話極其幽默，常能引得遊客開車大笑。

我們所看見的事物和所經過的地方，很多很多，茲僅擇其要者略述於次：支城是美國第二大城，是全世界內地商埠的最大的，人多車多，交通問題最複雜而且困難。在最熱鬧的城中商業區，有兩層的馬路（double deck）上下均可行車，惟下面一層不許行人，所以汽車的速度，可以高些無妨，這樣二則免去擁擠，二則一部份駛出熱鬧市區的車輛，可以很通暢的運去，而不必顧着其餘必須在該地段

內車輛的次序。我們向沿側邊的大道向北走，最初看見城中心一帶的崇樓，差不多全是外形黠賊，想必是因爲煙灰太濃，以致洋灰的面子，都給薰得黯黯了，惟獨留蘭口香糖 (Wrigley Chewing Gum) 公司的二十二層巨廈則是白色的，據說他家每年要全部洗刷兩次。每次恣浴的代價是美金六千元，公司靠廣告而發達到如今盛況，故而至今肯仍花用巨額的金錢在廣告上面。

其次看見的是幽靜的闊人住宅區，華堂大廈，庭院麗都，多半是達官貴人和富商鉅賈們經營成功的一種表現，其中幾個最顯赫的，諸如留蘭橡皮糖的製造商李格立的府上。又如規模遍全國的各大連鎖店 (Chain Stores) 的創辦者的住宅或無線電廣播事業中最紅的藝員 (Amos and Andy) 即其中一例以及實業界的巨子，他們的房子都非常雍容華貴；其中祇有一家的房屋並不煊赫，花園也荒蕪着，門口停着一輛二十餘年前舊式的汽車，嚮導員告訴我們說：

「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在美國社會上很有名的寡婦，她的丈夫於二十年前去世，因爲她和他丈夫的情好至篤，以致由於哀傷過度而神經有些錯亂，家內一切佈置，自她丈夫死去之日起直至於今，一切照舊，他丈夫的車子也放原處，她則一個人像守空幃似的住在裏面做寡婦，只有一兩個傭人，朝夕陪伴着，此外，還養了幾條惡狗，叫開雜人不敢進去，使一班親故沒法和她來往，她的性情，也可以謂之爲怪僻乖常的了。」

車子經過以文恩登 (Evanston) 市，看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然後繞道至湖濱浴

看淨潔上五顏六色的遮陽傘，妖豔的浴衣，和燕瘦鶯肥的浴女，並參觀愛基華特大旅社（The Great Mansions），該旅館規模極爲宏大，內容亦精美，接着看「孀婦屋」（House of the Widows）騎射會（Cycle and Saddle Club）該社的會員人數不多招收新會員的章則甚嚴，是支城最上流的總會之一）並參觀奧麗清規會（Fraternity of the Elks）所建造的歐戰陣亡將士紀念堂（War Memorial）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科學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Industry and Science）世界第二大的傢俱行（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Furniture Store）和全美「最」大的商場——物品交換所（Merchandise Mart）——這是一座龐大無比的巨屋，裏面約有九百萬方尺的公事房面積，其地板（Floor Space）之大在美國沒有第二所大廈，堪與匹敵；此外，還經過世界「最」熱鬧的店鋪街（Shopping Street）在美國任何事物，凡是稱爲「最」怎樣的必是當之無愧，就拿這條「最忙碌」的街（busiest street in the world）來說，並不是虛有其名或「道聽途說」的傳聞，確是由統計每小時在街中行走的路人根據各鋪店終年成交生意的數量，再計算車輛往來的密度，如是而得名的。我聽得嚮導員報告後，留神看看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大包小包的挾在手裏，急急忙忙的向前竄動，混亂得如同失火一般，那慌張的神色，大有昏天黑地，不可收拾之勢。又經過一所八層樓的大旅社，據嚮導說那裏面有一整層的樓面，完全是支城最有勢力的一團人——名叫阿耳開利尼（Al Capone）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裏面藏有最新式的機關鎗等武器，他的黨羽每日到那裏去聽他發號司令，然後各自去行事，在美國提起厄臉阿耳（“Scarface” Al）

可以說無人不知。

支城的南部，稍爲清靜些，多數的黑人居住在這一區內。支城是工業異常發達的城市，凡是工廠多而需要工人多的地方，黑人總是繁殖得格外迅速的，因爲他們繁衍得很快，所以他們往往把一個地段佔爲全黑的殖民地。自種人見了他們的先鋒隊侵入，就退避三舍，敬鬼神而遠之，結果他們就成爲清一色的黑人區。芝加哥大學也在城南，校舍的建築，非常端莊肅麗，其中以煤油大王羅基氏所捐資建造的一所禮拜堂（Rockefeller Chapel）最爲講究，裏面的棟樑全是用木雕刻的，不單說那架大風琴的造價，就化了八萬五千元美金，更不必說其他了；萬國學生寄宿舍就在這禮拜堂的附近，也是羅基氏捐資建造的。

在華盛頓紀念公園（Washington Park）裏面，看見很動人的象徵：是壁上的雕刻，某著名雕刻家的得意傑作，題目是「光陰與人類」，這幅雕刻的題材，是形容人類自呱呱墮地以後，在光陰的劇變之下，徐徐的在生活的輪迴中前進。年齡漸漸的長大，則苦難愈多，直到老朽，行將入木之時，簡直變成一個殘廢，在這過程中，光陰很虛閒地看顧人類，注意到人類的掙扎，歡樂，悲哀和墮落，壁上

有時會

光陰與人類的掙扎

Things Men, You May

Always Be

「光陰如白駒的易逝，

你說——唉！不是的！

韶光實在停留着，

去的還是我們自己。」

▽惠司康心省的省會——麥敵生城△

七月二十二日 早上徐李兩君來，早餐後回去湖邊的星象館（Planetarium）聽演講，我覺得支那的沒有紐約的辦理得好；演講員的口才真不錯，我們三人都聽得有味，聽完後，出來，我們一邊談天文，一邊開車至林肯公園去逛，這公園內附設支城的動物園，公園本身本來很大，動物園亦不為小，以動物的質量而言，要算是全美數一數二的；過去看了幾處之後，忽然發現修失蹤了，尋找許久，也找不着，我們肚子漸漸有些餓起來，想他或者會獨自到飯館去進餐的，我們便也自管自的進食堂吃飯，可是飯館裏也沒有看見他，吃完飯後回到停車處，修卻在車旁等得焦灼萬分了，飯也沒吃，車門鎖着的，又沒處可坐，他真有些生氣，立刻送他到一家飯館去吃了飯，飯後李君到蘇休飛爾去買物，徐

君想看電影，修則不作一聲，問他要不要去看美藝館，他也不回答，我以為他或者會要去看電影，可是我們邀他同去，他說不，他在街上兜兜就又回旅館去的，也不要我們同去；我便同徐君去看電影，看完之後徐君送我回旅館，因為李君同修都沒有用車子，暫歸徐君應用，徐君開我回家時，到一個轉灣的地方，車子竟駛上了人行道，嚇我一跳，徐君的駕駛術並不是不高明，不過他駕抄捷徑性子急的關係，以致搭上了邊階的一角罷了。

我們急忙回到旅館，見修尚未回，徐君他出，我獨自留守，等得無聊，祇有翻閱富天的報章，祇見本埠及國內新聞欄滿紙的驚人血案，不外乎謀財害命，白晝搶劫，爭奪遺產，離婚官司種種消息，看得我神志不甯起來。至七點三刻，修還未回，我便下樓吃了晚飯，再回房看書，也沒有心想，獨自坐在斗室之內，忽起外面隨時隨地都有出事的危險，越想越害怕；洗澡後，又洗滌一些服飾品，還不得定心，直到十點鐘左右，修才回來。他帶回來一套四隻大小木塑的小狗送我，這時我纔放下了心，忽聽得窗下有兩個黑人，一邊彈着樂器，一邊唱着山歌，雖然明知是求乞的一種，這時聽了，卻也似乎幽閒動聽。

至於修，他一下午倒也做了不少事情；他二度去伊立拿商業信託銀行，去拜訪幾位職員，談了許久；然後去參觀食糧交易所，幾家大書店，幾家百貨公司，並到大商會去看國民廣播公司（NBC）的廣播播音台；他所用的交通工具：有高架車，有公共汽車，有電車種種；他並在熱鬧區內徘徊了良久

之後，纔到一家飯館內去吃晚飯，飯後叫太莫先回來的。

七月二十三日 早起收拾行裝，至十一點半鐘，我們又在路上了；開出城郊，便找到一家汽油站，將車子的煞車修理好；美國所有的汽油站，爲競爭營業，服務都很週到；車子一停下來，站上的侍應員立刻上前來擦玻璃，加水，問加多少汽油，打氣，並審查機器油，諸事用不着關照，除汽油與機器油錢照算之外，其他各項，一律免費的，洗車子每輛大約取費一元，好的汽油每加侖只需一毛七八分，次一等的汽油只要一角四五分，所以坐汽車作長途旅行，是很合算的。

路上很熱，兩點鐘在水晶湖（Crystal Lake）吃午飯，下午六時抵達馬司康心（Wisconsin）省的馬會麥敵生（Madison）城，這裏有惠司康心大學，該校以農科著稱爲美國中部最高學府之佼佼者；麥城的四面皆湖，風景旖旎秀麗，氣候較途中涼快許多；進城之後，當即尋找住處，問了幾家旅客的家庭，卻沒有一家合式的便到該大學生會的寄宿舍去要了兩個房間，計雙人房間的房金每天是五元，單人房間三元，倒非常整齊乾淨；放下行囊，便到寄宿舍的會食堂內去吃晚飯，在會食堂內吃飯的都是學生，侍應的和管賬的也是學生；食堂一面臨湖，從一片大窗向外望出去，夕陽西照，一片水色，反映出微弱的金光，心胸爲之一爽。佐餐還有音樂，由一位女士彈鋼琴，二位男士拉大小提琴伴奏，所彈的各種樂譜，都是很曼妙的晚餐樂曲，他們每奏一段之後，大約總須休息十分鐘之久，想必是自動學狂，翻撥文「外快」，補助學費；吃完一頓很豐盛的夜飯後，到湖邊散散步，這時天色還未斷黑

湖邊的沙灘上有許多人在遊水玩耍，很熱鬧的。

晚上李君的朋友周君，同他的夫人一塊兒來看我們，大家聚談了一會，知道周君在俄大專攻經濟，明夏可以畢業，周太太是陳楚鏡律師的女公子。長得很美麗的，我們在海外結識朋友，大有他鄉遇故知，倍極歡樂的心情，尤其是周君伉儷篤厚懇切，和藹可親，真使我們客中的家思得了不少的慰藉。

七月二十四日 清晨六點鐘，門上一陣呼呼嗒嗒聲，把我們鬧醒，大約是傭人要進內收拾房間；美國的僕役似乎火氣很大，一語不合，即不免唐突東家，也不大願意做事，不曉得這是不是一勞工神聖」的一種現象？他們做幾小時的工作，拿多少錢的工資；記得太太有一次告訴我，說她家的女僕言明每天下午四點鐘下工，可是他一到三點半鐘便擦胭脂摩粉的打扮起來，等到穿好大衣，帶上帽子，祇等四點鐘一敲，拔腳就走了。

李君說他要去剃頭，叫我們等他回來下樓吃早飯，我們信他的話，等到十點鐘，他纔回來，告訴我們說他已吃過了，我們只得再下去找館子吃，因為食堂的晨餐時間已經過了。早餐後，我們商量行程，徐李二君，都贊成到附近的大城米渥基（Milwaukee）去走一趟，回到麥城再住一夜，明早動身西行，討論定當，我們十點一刻出發，至十二點左右到達米城，先在一家小飯館內吃過午飯，然後到大街上各處去轉轉，忽忽忙忙也沒看見什麼，祇看見米渥基鐵路的總站和許多大的貨棧，表面上不過是

一個不大乾淨而且很平凡的大城市，住宅區內有幾所住宅很講究，總而言之，遊覽了許久，印象並不深刻；回麥城時，車子開得很快，每小時約在六十至七十哩之間，此行好比去兜了一次風。

三點半回到麥城，周君帶領我們去參觀威大。該校的校舍甚多，分門別類，各院有各院的範圍，農科最發達，除課室講堂之外，有實驗場多處；校址築在形似小丘的高原上，地勢起伏不平，各種建築也都順着那忽高忽低的地形造的。我們幸而是坐汽車到各處去巡禮的，否則爬上爬下，總不免要吃力，想學生上課來回行走也必夠累的。在一棵大樹底下的芳草地上，看見一對男女學生，躺着唧唧談心，情致甚甜。參觀完畢，便去看省議會的會廳與省會辦公處，這所圓頂的大廈，好像專為裝飾觀瞻而蓋的。裏外都很講究，內部有各色大理石砌成的各種圖案，我覺得做辦公處所有些太金碧輝煌了，這種氣派，頗似暴發戶的擺闊，奢華則嫌其過份，莊嚴則或有不足。繼到公園內去遊散一回，並由周君領導至麥城各處觀光一遍，任何地方倒也乾淨秀麗，三面臨湖，一面是山，樹木蔥鬱，景物奇兀；可是周君說麥城並不宜於住家：因為冬天太冷，夏天太熱。此城約有居民五六萬人，其中學生的人數卻佔了五分之一，看將上去，實在是一個『大學城』（University Town）。晚上周君請我們到雜碎館中吃晚飯，這小小城中，居然也有中國飯館，菜也還可口；飯後到周君寓所去『拜府』，看見他們的小孩，很活潑可愛，坐談良久，然後回到宿舍，不即回臥室，在庭院內小坐，喝些冷飲，耳聽着噴泉的水聲下流，滋液淅瀝，甚覺涼爽。斯時，會食堂內，男女學生正在舉行星期六晚的跳舞會，非常熱

鬧，祇聽得一陣陣的笑聲，樂聲，和談話嘈雜聲，風送到院子裏來；原來今晚的跳舞會，與尋常的略有所不同，赴會的男女學生們，不必預先約定舞伴，可以在那裏臨時延請，也沒有固定的對象，隨請隨罷，在那鬧哄哄的聲音裏面，似乎女人的嗓門兒特別尖脆，可以想見場內的盛況。

七月二十五日 今晨結算房金賬後，至十點鐘動身往西出發，一路越走越熱，炎威漸著。中午在一個小城市進午餐；我的這家飯館裏面除了工人之外，就是蒼蠅，但一時沒有好的飯館，也祇得進去勉強吃一頓。在路上看見的，已不是幽美的樹林，或清秀的溪水，卻是一望無際大片的田地，田中種的麥類，玉米及餵飼牲畜所用的黃草，都長得很高大茂盛，間或有一羣一羣的牛，羊，馬，驟在田中吃草。這一帶便是美國中部西方 (Middle West) 的種麥及玉米區域 (Wheat and Corn Belt)，因為地方廣大，耕田各種工作，都用機器代替人畜，田疇的配置也和我國不同，沒有阡陌將大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狹隘。搬運農產品車輛，是用馬拖的，但也有不用機器耕田的，則用馬匹拽耜，牛只是爲其乳及肉而已，並不用以操作，至於其他的農具，如翻鋤犁耙之類，多管是機器的。一路上天氣太熱，車子前面的水箱，常常要冒熱氣，每逢車頭過熱之時，就得停車，以防損傷引擎，計停了三四次，等車子涼涼，坐車的人也喝些冷飲品，然後再前進；到六點鐘，走過阿啞瓦瀝布城 (Lower Falls City) 頗想找一個舒服的所在休息休息，祇因城小也沒有什麼好的地方可去，僅在藥房內吃了些冷飲品，接着再走；到十點半鐘，闖抵一個比較大些的城，叫西瓦克司 (Sioux City) 這時我們饑且熱實在不能再向前進

便決定打住，這一帶的氣候，乾燥異常，太陽雖已西落很久，熱度仍在有一百度以上，直到晚上七點鐘左右，還是一百零七度，其悶熱可以想象得到了，實爲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到最難受的天氣，今天我祇洗了三回澡。我們所揀的一家旅館，是本城最好的旅館，雖然第一家，可是房屋的建築已是很舊也沒有調和空氣的設備，因此室內氣悶得很，並且鄰近火車站，因此吵鬧不堪，幸而我們拿定主意，橫豎熬得不能睡，將就些也罷。晚飯後，我們便把所有的電風扇開上，再叫些冰凍的飲品坐下打一不列棋（Billard），準備好明天白晝再休息，抵配着晚上黑夜裏趕路，還風涼些；如是玩紙牌玩到清晨三四時才上床就寢。

七月二十六日 黎明的汽車聲與火車聲更是不絕於耳。並且熱到叫人沒法安枕；我心理想外國人因何至今沒有發覺我們中國人所用的涼蓆的美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實在是一件必需品咧！下午一點鐘起身，房內像蒸籠窗外也像火坑，昏昏沉沉的，不舒服得很。這時李君等已出外進餐修同我用外走過幾條滾湯的街，才找到一家很小的飯館，小城市內的居民大都在家中吃午飯的，何況今天又是星期日。這沿馬路的飯館，蒼蠅爲患甚厲，然而以裝璜而論，在內地也可以算得是堂而皇之的了；我們進去，也吃不下什麼東西，祇點了些水菓生菜，作爲果腹。飯後仍走回旅館馬路上就像「火坑」，行人寥若晨星，回到旅館，與徐李二位會合。李君提議去看電影，並不是爲影片而去，實在是在爲貪圖電影院裏的冷氣，可以藉此涼快一下，消磨掉一小時半的光陰，那天的影片既舊且乏味，可是我們

一團也不在乎，隨時還覺得極事滿意！

不過，及到五點多鐘電影演畢出來，往發覺得外邊熱得可怕，但是不能再事勾留，也只好走路。先回到旅館算清賬目然後到車房取車，裝上行李，向西開行，路上我們儘管開得飛快，但迎面吹來的風總是熱的身體的週圍，總像是有什麼滾燙的一團東西壓縛着似的，氣都吐不通來，雖至太陽落山許久之後還是一樣。

一路西行並未停歇，直到午夜十二時左右才發現一帶樹有草的地方，似乎很好，連忙停下車來，把車篷鋪在草上，大家坐下四人就借路燈的光線，玩了一會紙牌。此時氣候稍為涼快一點，伸個懶腰，活動活動筋骨，喘口氣，便覺得滿意多了。這一夜沒有睡覺直到東方現出魚肚白色的天光，我們開抵一個小鎮叫喔格拉拉（Ogila）的，才停下車來找到路旁一所加油站租下兩間小木房（Cabin）預備休息。這些木房是加油站主人建造營業的因此就在站旁邊，是一所一所的小屋，全用木料蓋成的，裏面有兩張床，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頂衣廚；至於浴室，是用板壁隔出來的寬度僅僅乎可以容身子在內轉動，這小小的一角，內裝有蓮蓬形的淋水浴龍頭，馬口鐵皮的漏水管，倒也楚楚有致；幸喜此時天氣已轉涼爽許多，我們倦極，於是乎酣睡竟日。

七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時半起身，精神清醒了許多，可是近邊沒有地方可以吃飯，祇好在加油站上買幾瓶新鮮牛奶買幾個油煎麵粉圈（Donut），胡亂吃了充飢；一面叫加油站主人把車子的機器

加好油，一切安穩停當，到七點多鐘動身。到八點半鐘在一個小城叫雪特奈（Cheyenne）的吃了晚飯，並加汽油擦玻璃，因為一路上鄉野田間，小蟲甚多都朝車子的燈光，一迎得趕至，一車子愈開得快玻璃上和水箱前的鐵絲網上積的死蟲愈多，幾乎將車子前面的玻璃完全掩沒了。途中還算涼快，十一點抵達外羅明省（Wyoming）的省城歇陽（Cheyenne），在大街上一家飯館內吃過午餐繼續前進開向可樂拉多省（Colorado）的騰佛（Denver）城去。下午二點半鐘駛抵騰佛，在騰佛旅館（Hotel Denver）住下，該旅館雖大，可是房間內有一股陳舊的氣味。西方的城市可以說是遠不及東方城市物質繁榮的摩登入時，地方上人也老實得多。我們今天在幾個小時之內，一窺經過了三個省份，從剛羅瓦省（Oregon）的邊境動身，經由尼白拉司克省（Nebraska），經過外羅明省（Wyoming）的東南角，折入可樂拉多省。從這一省到那一省，並看不出有多大的分別來，景物都差不多，盡是廣大而平坦。所經過的城市也大同小異。美國國內的交通非常發達，無線電，報章雜誌電影等宣傳媒介流通暢達，每個城市鄉鎮，不論大小，都能受到同樣的影響，因為居民所看的電影，所購閱的各種日報雜誌，能使婦女們的服裝都很入時，不像別國人的鄉村城市隔離得很遠，而知識的傳遞也不若美國迅速，所講的語言雖然各區有各區的土音，然而究竟祇有一種方言，所以城市與鄉村之間也並不顯然有甚分別，唯一的異點祇是鄉下人的性格樸實勤勞些而已。

### ▽登高山的壯舉△

七月二十八日 十二時離開騰佛，前往可樂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出城不遠便走上了山道。地勢漸高，天氣漸涼，精神爲之一爽；愈望上走，身上愈冷我們毯子蓋蓋了腿，情形與昨日有天壤之別。這一帶地方，山脈銜接，夏季涼爽，爲避暑勝地每年有許多遊客來玩。我們駛過「風洞」（Cave of the Winds），每人買一元門票進去看，內容不及花衣洞（Howe Cavern）多矣；無非也是依着石頭的形象怎樣，美其名稱之謂什麼而已，有時則「顧名思義」，卻也有些做就是了。有一個小池，名爲「願心池」，裏面投了許多輔幣和「稅幣」（Tax Note），西部各州不論買東西，吃飯或是娛樂，都要加稅的，這種附加稅的收付，另有一種輔幣，作爲付稅時的找頭，可以湊付稅項，而不能當錢用，其分等亦比幣制的等級小得多。投錢入池的用意，好像是投了下去，便可以得遂所願似的；此「願心池」（Willingness）之外，還有一處，像個小廚房，叫作「老姑娘的廚房」（Old Maid's Kitchen）據說未出閣的姑娘們若留下一根她們頭上的髮叉，便可以嫁得一位如意郎君，因此裏面擲坑窩谷，黑壓壓的全是髮叉，看上去真叫人起滿身的鷄肉疙瘩，像大堆的小蟲一般。

出洞後，向派克山頂（Pike's Peak）出發，從山脚到山頂，約有十八英里的路程，山道沿山邊來回的彎曲，有許多轉灣處，簡直成爲U形，車子轉灣時十分吃力也很危險，若是遇到下山的車子迎面

「顧盼，還須慢慢的相讓。我們的車，多虧李君駕駛的技術純熟，如此艱難的山道，竟也很容易的開了上去；到得半山，遇到大雨，我們反覺得精神興奮許多，望出車窗去，一片彌漫，就如騰雲駕霧一樣；到得山頂，最高處距離海面計爲一萬四千一百零九尺，那處還見積雪，氣候驟冷，身上不知不覺間，顫慄不已，溫度大約祇在四十度上下。我們雖然凍得發抖，可是我們的車子卻工作激烈，前面只冒熱氣，爬山爬得太累了，趕忙加些涼水在水箱內，然後到山頂咖啡館內去取暖。這時，地勢高而空氣稀薄，故而氣壓很低，心跳耳聾，頭暈得發昏，像害暈船病一般的難過，東西也吃不下，竟好像胃「激場」不在原處了！店內有郵政局和電報局，售賣紀念物的店鋪，我們買了一些明信片和小玩意。休息一會，然後啓程下山，聽說平時常常有人星夜登山，專爲等着看太陽出來，我想這高山翻「日出」，必是一幅絕景。我們開抵山脚已經八時許，沿途找住所，看見許多很漂亮的木房子（Cabin）進去問訊，祇是一疊連聲的「客滿」，家家都享我們以「閉門羹」，沒奈何祇得去找旅館，最後找到阿拉莫客棧，按人數算房租，每人兩元半，有一天算一天，我們看那家旅館倒還整潔，便住下了。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把車子拿去修理，我們走到附近的一家瓷器工場去參觀，進門之後，由一位女警導員引導我們至各部份去參觀。該店的主人是一位藝術家名叫勤脫，一切打樣設計及技術上的工作，都歸他主持。他見我們是中國人，過來招呼，他和我們的談話之中，盛讚中國瓷器做工造詣的超絕，以及選料監製的精細，爲西洋所不及。據他自己稱他研究製瓷業已十數載，經過長時期的實驗，

才真仿出兩種中國瓷的顏色來，這兩種瓷釉就是豬血紅和松石綠兩個色彩，他說美國的泥土不調，不能配合得真正的豬血色。東尋西覓，最後在附近的一處地方，方始找到合式的土質，可以製造細膩瓷器。此外，也仿製了些學我國『碎密』一類的陶器，故而他對於我國藝術，口口聲聲的稱道不止。他的用品除應用物件而外，就是各種式樣新穎的擺飾品與玩具之類，如各種動物的模形，如牧童的寬邊帽等等，其中最惹人注意。

下午俟車子修好，到七瀑布(Seven Falls)去玩；這個瀑布接連着共有七級從最高處，一層一層的下流，頗饒趣味；山的某一峯上，有一處極幽雅的地方叫靈感角，(Inspiration Point)是女作家海倫約克生(Helen Jackson)創作雷夢娜"Ranona"小說的著述之所，她仙逝之後，即卜葬在是處；這七層瀑布，非常高遠，我先走了二百餘級扶梯，才看見第三層瀑布，每層的水勢都很急遠每一層都是一落幾十丈，水聲清晰可聽，旁邊有『直上青雲』的通天長梯，李徐二君同修，都往上再爬，我實在無力再向上進，便坐在半路小溪中的石上，揀石子玩，祇見一位老者帶着他的幼女也在揀石子；修與徐君祇到得半山，便回頭下來，獨有李君一口氣走上絕頂；這幾日來氣候變化，過於激烈，行路又趕得如此的緊，使我覺得疲乏不堪，在平地上行走，且嫌喫力，何況爬山？更不必說拚命的到處跑，歇息了一會，等他們回來，一同回到山脚的小店中買了一些紀念物，在屋外的空地上看見許多金黃色梅花點，黑白相屬條子的編栗鼠(其形似松鼠，但尾巴沒有松鼠尾巴那麼大背上的紋路很好看)英文名稱曰Chipmunk。

買一包長生果喂牠們，牠們一點不怕人，用兩條後腳站住兩隻前腳捧着花生剝殼，從容的吃，在空地的另一邊，則有一條活水山溪，裏面有大羣的鱒魚(Rainbow Trout)鱗彩豔麗，在透明的水中游動，殊爲好看。離開七瀑布，順着山路，開車去看落葉絕壁(Royal Gorge)因爲沒有詳明的地圖，而山路又格外難認，問了好幾個路人，才找到方向，開上了高壘山公路(Corley Mountain Highway)走這條路需付的買路錢很貴，入口處每人納捐一元，因爲這路是新闢的，穿山過嶺，工程浩大，爲抽還承包工程的公同墊本起見，所以初通時的路捐很重；我們行到半山先就一家飯館進餐，究竟山中的禽類，其味鮮美，我們吃完飯後，還玩了一會的桌上「哥爾夫」，然後繼續前進慢慢的欣賞這條形勢奇兀，風景雄壯的山路路，確是很平坦，繞着山峯轉過去，滿心以爲前面必是陽關大道，不意又是一個山頭，更重復重重好像永走不完似的，穿過大石洞時，像在地道內行走，黑洞洞地如入深夜，車前的大燈照着前路，祇見山洞的頂壁用鋼骨支撐着，這樣一連走過約有六七個山洞，沿途的懸崖絕壁險峻非常，山脈的雄壯，與乎地勢的奇越，誠可謂洋洋大觀；中途忽下大雨，路上滑得很，天色漸黑，我們的車方開到一個山谷裏，迎面來了一輛車，我們攔住他們問由北去到落葉絕壁還有多少路？他們說他們適從那裏而來，此去還有不少的路，我們如果去回，恐怕時間來不及了，況天色已晚，也看不清楚，於是決定不再前進，就此打住，沿原路回來，關於這條路的風景，據說羅斯福總統曾經形容過牠的美絕絕倫，嘗道：「若要想描寫這路的風景，恐怕英文的文學也會要破產。」(原文是：「The scenery that

Bankrupts the English Language. 我這支秃筆，自然休想要嘗試，總而言之，「值得一看」四字似乎可以掩蔽一切了。

七月三十日 下午去看「神之花園」，(The garden of the gods) 是一塊二三英里見方的廣地，裏面有巨大的紅色怪石，像形各種人物或怪獸，每塊石頭，有十數丈高，人行其中，誠渺乎小焉哉！大約是祇有巨靈靈魔縱配在此園中遊散，所以稱之爲神的花園吧！像船的石塊，便名之曰：「岩船石」，像香菌的便叫作「香菌石」，大都不外乎是象形而已；其中有一塊，我覺得很有雋味，是一方幾百噸重的巨石，只有一小角擱放在下面的磐石上，完全根據物力學上平衡的原理撐持着，焦點雖微小，而中心不失，無以名之，便命之爲「平衡石」，(Balanced rock) 就靠這很小一點點的基礎頂着，也不知多少年代了？是經過幾百萬年的地質變化，由於水流的侵蝕，及礦植物的鏽蝕，最後纔造成如今奇特的外形，現在牠猶屹然不動，洵屬奇觀，不特遊歷的人們覺得有趣，就是地質學家也認爲很特殊。此外，還有兩大地石，像兩隻「大駱駝」在接吻；另外三塊大石頭像「三位女仙」在跳舞；還有一「巴比高塔」(即基督教聖經內記載的 Tower of Babel) 還有一「教堂鐘樓」，使我感覺到自然的偉大，和人類的小，天地間真無奇而不有，人力欲與比擬，能算得了什麼？

下午六點鐘動身到歐羅去，九點鐘走過騰佛，停車下來，徐君到西騰電報局(Western Union)去，託他們打電報匯款至西雅圖代定船位，然後在騰佛城中各處，略事觀光，該城號稱「巖石叢中的都會

1 (The Metropolis of the Rockies) 是美國西方的起點，是一個晶瑩潔淨的城市距離海面，高出約一英里；鹽佛本城內的幾個著名的觀光地點，是省會公署，市中心區，新落成的市區公所大廈，中央造幣廠，巍峨的郵政管理局，市公園及附設的動物園，和華盤頓公園，丹妮兒塔 (Daniels Tower) 諸處，鹽佛城外的名勝，則更不勝枚舉，若以該城爲出發點，可以遊覽的地方，有極美妙的山景，有一連串壯麗的國家公園，爲彌薩凡蒂 (Mesa Verde National Park) 如哈磯山脈 (Rocky Mountain) 等是，有雄偉的國家紀念碑爲柯洛拉多 (Colorado National Monument) 如惠勒 (Wheeler)；我們因爲時間匆促，僅開車在起士曼公園 (Chasman Park) 中兜了一圈，看過紀念亭 (Memorial Pavilion) 之後，再到市中心區去觀看希臘舞台 (The Greek Theatre) 和騎士銅像 (The Broncho Buster) 隨即找到一家飯館，吃過夜飯再走，十一點半到歇陽，看過藝術家旅館，都不合式，最後出城約六十哩路，到一個小市鎮上，看見許多木房子，卻很舒服，便住下了。

▽可迪公路與黃石公園△

七月三十一日 今天走過蓋世不 (Gasper) 在猶格控司 (Douglas) 鎮上吃的中飯，氣候熱得很厲害，路旁大塊的平原，都枯得可憐；我很替地方可惜，許多農地，都無人耕種，居民亦很少；房舍則更少，除開小市鎮有數十百餘家人口之外，簡直看不見什麼人，這樣滿目的荒涼，使我不諳了解美國

政府限制移民的真義；沿路汽油站也漸漸的少了，在冷清的鄉村內，都由雜貨店附帶售賣汽油，若是遇到不巧，車子的汽油用罄，而一時尋找不着汽油站時，那末只好暫向鄉下人家通融着先購買一兩加侖，等到下一村莊有汽油站時再加足；我就不懂爲什麼大好的土地，不能利用？若說是人口稀薄的話，爲什麼必須禁止華工入境呢？如果美國能容納我國農工入境的話，管保他們生地不出三年之內，變成熟地，開墾實在是我們僑胞的特長，一切須得吃苦耐勞的事，亦非我國人不可呀！

下午又在路旁休息了一會；這一帶樹木很少，難得看見幾棵，便覺得欣慰。因爲我們休息時必須找那樹蔭底下的地方，否則太陽太熱。真受不了；同時車子比人更需要休息，水箱翻滾了就不能再走，所以乘涼是一舉而兩得的事。晚半天在曠野之處，疾馳前進，天色漸黑，遠處半天的烏雲，和成塊的晚霞，又大又黑，看將上去，似乎在往下掉墜，遠遠的但見一條條的黑光從天空射出，心知那邊必在下大雨，車行不久，果然閃電打雷，淫雨傾注而至，愈下愈大，此時，在一望無垠的空際裏，爲蒼格外顯得廣大，反襯着我們的車子，就渺小得幾乎看不見；我們幾個人，孤伶伶的在這曠野荒郊之中，不免有些害怕，我想天地末日時的恐怖景象，也不過如此可畏罷？

九點鐘在沙香鎮吃過晚飯，十二點鐘才到達多麻泊立司(Thermopolis)當下找到卡德旅館住下，他家是當地最講究的旅館，所以房金有相當的昂貴；多麻泊立司擁有號稱「世界最大」的溫泉，由政府將該地闢作溫泉公園，除外哇明省轄管；一年到頭都有遊客前來觀光，不論春夏秋冬，都可以就溫泉

沐浴，長年居此發病的人亦不少；該地唯一的特點，就是根據最近二十年來的統計，一年之內，每年平均約有三百二十天是晴朗的陽春氣候，此地的病人非但有礦水可以洗澡，並且有充分的陽光，可以幫助病人增加體力與健康，因此本地的療養病院，也有許多家。

今夜臨睡前，發現旅館內並沒有預備浴間，而祇有兩個極大的水池，專備房客於白天作礦水浴，並不供給淡水至午夜已過沐浴時間，因此未能洗澡即就寢。

八月一日 早上出去看溫泉，行李已先裝好，因為我們準備看完溫泉，就要趕路的；在溫泉浴室的外面，看見一堆怪石，叫作滌痞泉，(Teepee Fountain) 石有三十二尺高，作礮彈形，驟然看去卻像印度人的篷帳，從尖頂的口子裏有熱泉一陣陣冒出來，沿着紅色的石頭朝下流，造成許多漏槽似的紋路，承接那一條條銅綠色的液汁不斷的滴着，這泉水的成份非常濃厚，礦質甚重，故有一股硫黃氣味；浴室內所用的天然礦水，平時熱度總在法氏一百三十五度左右，據說有許多老弱或殘疾之人，都聞名從遠邇而來到這裏休養，希望恢復他們的青春或健康。

再前去不遠，硫黃的氣味，益加濃厚，「世界最大」的大角泉 (Big Horn Spring) 便在眼前；的確！這是一片極大的礦泉；我們先走進一座亭子，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泉眼，從這泉眼鋪張開來，成爲一潭小池，我們站在池邊看泉眼向上泛泡沫，泉水碧綠澄清，十分乾淨，亭內一個賣畫片的小販，趕緊遞上一隻喝水的杯子，告我們說這泉水富於礦質，喝了於身體頗有益處的，最好奇的修，當然是

奮勇當先的第一個嘗試，他喝完一杯後，說道：『好極了，一點沒有氣味，和普通的開水一般無二，要試麼？』我聞了那氣味就作嘔，只有掩鼻的份兒，還喝得進口？

出了亭子向泉田中走去，一眼就看見那一層一層的『階泉』（Fountain）泉水由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一級一級的潺潺然湲潺，把石頭的角度全磨圓；水中的礦質也把石頭薰染成五顏六色；泉田上用木板搭成行人道，我們行走其上，週圍都是溜清的水，恍佛像八仙過海似的在江面步行，到很有趣味，心想若是冷的泉水，還可以脫了鞋襪走入水中去玩玩，可惜這裏的水幾乎燙得可以灼手；但是，卻又奇怪，泉田旁邊的岸上，是一所茂盛的公園，裏面花草蕪蕪，一切植物，似皆不受礦水的影響，想是礦質的關係，格外蓬勃向榮，亦未可知。我們還在一個茅亭內，小坐片刻，又在小溪中戲水作耍，看見幾只小鳥在近處跳躍尋食，心想這地方的禽類，因飲料特殊，想必滋生得格外健全罷；遊覽完畢，買了些畫片，便啓程向華蘭（Worland）出發，在華蘭吃過中飯後，繼續前進，兩點多鐘到達可迪（Cody），第一件事便是到汽車站去檢查車子的現狀，因為往後去，山路越發多了，沿途且找尋不到修理的場所，爲一勞永逸起見，必須確定機件是否完好，至少須知道全部沒於損傷的徵象。

車子留在車行內修理時，我們便在鎮上逛逛，無非是借此消磨時刻而已；這個地方很小：除了兩條大街而外，祇有幾條很窄的巷子，各種店鋪也很小，店中售賣的紀念品各貨，大都是粗造之物；在先我們四人同路，後來修去瞻仰畢耳（Buffalo Bill）的銅像，徐君赴郵局發信，李君則仍在店中買

東西，以致四人全分散了，我獨自回到車站，見他們皆未回來，一個人坐下休息一會，正在這時候，一個工匠模樣的人，向我望了一眼，在我身旁徘徊一會，見我左右並無同行之人，竟敢走上前來與我講話，他先問我歇腳在什麼地方？然後請求我允許同他一起出去玩玩，我被此人一問，正在目瞪口呆嚇得緊的時候，可巧徐君走來，一邊走，一邊嘴裏還說道：「你的丈夫來了」，其人聞說，也便走開；我事後想想，一個工人，居然如此放肆，隨便看見不相識的婦女，瞎說八道，這是一個太不注重階級觀念的一種表現呀。

會齊之後，到車行去取車子，便沿着可迪公路（The Cody Highway）向黃石公園出發，出城後，沿路的風景壯麗非凡，在九十英哩的長途中，所看見的一切，全是偉大的結晶，開路的元勳是美國歷史最著名探發西方，先進有功的可迪（Buffalo Bill Cody）不論當時或現在，如果在西部提起此人，真是大大的有名，他不是响馬，也不是地痞土棍，倒是一位正直無私，言行率真的壯士，他的騎術是異常高超，他的英勇更是可佩，畢生的職志，就是替國家打開西部蠻荒之地，做殖民的最前哨的工作，這條可迪公路猶不過是他所打通的路線之一，以後由政府費用鉅額的金錢修築成大道約；此路順着紹學尼河（Shoshone River）的流域，紆回綿連的巉巒中盤旋，起點是西達山（Cedar Mountain）和響尾蛇山分裂處的山谷，以後崎嶇起伏，俱是遷就山中堅固的花崗石壁蜿蜒而進，其風景之壯麗，可以想見，途中行經國有森林（National Forestry Reservation）時，大路的兩旁，大樹密集，下半截只見樹桿子

一根挨一根的排列着，上半截則是樹梢環接着灰白色的天邊，相映成半圓形的輪廓；途中有的地方，左手邊是懸崖絕壁，右手邊是明燭如鏡，有的地方則從亂石叢中，湧出一支急流，山坡上淋漓着山中的泉水；車子環抱着山灣的岩石行駛，形勢險峻萬狀，前後都不見行人或車輛的影蹤，在萬籟俱寂中，惟聞深山靜極空氣的流浪響，完全是一幅「空山不見人影蹤」妙的寫真，處在這種境界中，我們都不期然而然的消化在大自然的嚴肅狀態中了；稍焉，月出於東方，華光映照在那黑影洞洞，光怪陸離的崖壁和那銀白色的河水上，造成幽雅曼妙的景色，使我們回憶古人所謂披星戴月，青山綠水，連夜趕路的神情；其後至一處，忽然下起雨來，可是月色並不爲之少減，益且反而顯得格外皎潔，月亮和雨點同時出現於天空，我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

是夜開抵黃石公園 (Yellowstone Park)，入門票每人共合三元；方剛進公園的東門，即遇傾盆的大雨，我們坐在車中，祇覺身上戰慄，急於找尋住處，先在入門處的店鋪內打聽前路旅館情形，據告第一站的木房，均已住滿，旅館則更是沒有空房間，祇得到第二站的住宿區，向管理處接洽後，纔算找到兩間木房，由管理處派一個人帶領我們前往，轉灣抹角，穿過許多成排木房所造成的胡同，然後來到兩所小木房，我們四人分作兩起，各據一所，我走進木房一看，裏面有一床，一桌，一洗臉桌，洗臉桌上有臉盆及清水罐各一，桌下有污水桶一只，小火爐一只，爐上置水壺一把，木器全是本色的，表面似乎很粗糙，可是倒也合乎這種山居木房內的應用，初進房內，又寒冷又潮濕，趕快把爐子生

，燒些熱水，等到室內生春，方才覺得舒服許多。

八月二日，黃石公園是全美（也許是全世界）最大最著名的公園，幅圓的廣大約跨占外嚙明省內西北部三千四百餘方里的版圖，總共不下二百萬畝的地盤，連接打滿（Idaho）與蒙坦娜（Montana）兩州的省境，當初美國國會於一八七二年三月一日通過議案，在內政部裏面特設一國家管理公園處（National Park Service），決定開闢美國立國以來第一個國立公園，取名黃石；其後，又為保存美國境內所有的幾種特殊動物的生命線，讓牠們傳種接代，永久自然滋長起見，決定利用公園內廣闊的土地，佈置以下各種野獸安身之處，如野牛，（Buffalo—the American bison）山羊（mountain sheep）各種，麋鹿（Ball moose, antelope moose, prong-horned antelope, deer, elk）熊（Bears）以及其他各種小動物，無不盡種類輾轉遷旋的禽類；至於原有天然的景緻，足以吸引遊客，萬里迢迢，遠道跋涉，前去觀光的更是不勝枚舉，諸如間歇泉（Geyers）溫泉眼與溫泉池，（hot springs and pools），蒸氣洞（steam vents），偉大而色澤豔麗的，石崖驚人的瀑布，山中的小溪，湖塘，森林，和萬紫千紅的野花，都是值得世人嚮往的。這公園之所以與其他國立公園區別判然若揭者，第一是因為牠內部任何一宗勝蹟，都足以作為專闢一所公園的題目，第二是因為牠裏面『溫泉的現象』（hot water phenomenon）久已名震遐邇，原來這地帶是火山區域，全部是以前火山的底子，目下公園左近及裏面的山脈，無不是大火山爆發的結果，於今間歇泉吐噴地段高原一帶以及豢養着成羣動物的森林地方，全是火山中洩

放出來的熔岩與灰燼造而成的，到了現在，這區域內所有的間歇泉，比全世界所有的溫泉擺放在一起還多這大，火山中所吐出來的泥土，壓積起來，經過長時期的地質變化，風雨的吹淋，造成外殼至於地層的下面卻仍然是火鍊夷燒着沸騰的半液汁泥漿，把夾層裏的泉水煮得滾燙，但須站在溫泉眼的洞口朝下看，祇覺得一股熱氣向上鑽，不是像鹽鹼中燒開了的水，便是像一爐融融如熾的炭火，如此而形成的噴泉，着實不少，凡是從地面冒出熱氣的沸泉都名爲「間歇泉」(Geyser)，內中的熱氣，平均每隔多少時候，向外衝泛一回，洵爲奇觀。

該國的幅圓如此遼闊，在內行動，如係長途，便不能不靠汽車，故而築有公路環繞一週，沿這環國馬路到國的東南西北各門附近以及國內內的幾個中心地點，都有似村落一般的集體，此種小市鎮的組織內：有住宿處，有店舖，有飯館，有各種公共的服務設備，可以供遊客的採用，足夠日常生活之所需，遊客們在這幾處地方住下，能儘量開發其相近各名勝的長處白天從那裏出發，或是遠足野餐，或者遊山玩水，或是看獸釣魚，各種特殊的遊戲事項，都可以作爲單獨的舉動，專誠去行，到了晚上再回來住宿，要是慢慢的欣賞，那就以足足的玩上幾個禮拜之久，可惜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多耽擱，我們預定的程序，在這地方，只能用三四天的功夫，約略「走馬看花」而已，但是因爲我們很深刻的觀察，時間雖短促卻也得了個大概。

昨晚我們打東門進園，時間已晚，未能出外遊覽，今晨大早就有兩個女傭人進屋來收拾房間，起

身洗鹽後，就到公共食堂去吃早餐，新時食堂內非常擁擠，人聲鼎沸，就如一所大鷄籠內裝滿了鷄，噪鬧不休。食堂的進食方法，是各人自己動手拿盤子裝取各種飲食物，自己找尋坐處；我們吃過飯後，便動身向北門走：一路之上，隨時停車下來遊玩，計看了無數的大小噴泉及熱泥火洞等等，有的地方，地面上呈露一個很大的窟窿，有的地方，地面上坼裂成爲各種破縫的罅隙，裏面都是大小鍋形的陷窠，正在烹煮醃滾的爛污泥漿，遠遠的祇見冒着一陣陣的蒸氣，及走到近邊，則裏面發出一股既熱且臭的氣味；許多噴泉之中，最著名而又最大的，要算是『老忠心』(The Old Faithful)，據以往的統計，牠每隔六十三分鐘，必定要噴出一次熱氣，經驗及事實上證明，牠是十分可靠，從不誤事，所以稱這個間歇泉曰『老忠心』，我們爲要於白天一看牠冒煙，是晚便在她那地方附近找定兩所木房住下；今天所經過沿途的風景絕勝，一路之上，不是登山過嶺，便是穿澗越湖，不用說是十分的賞心悅目，各處均有特別劃出的豎畜各種禽類與獸類的區域，譬如深林之中，養着美國所特有特大的野牛，成羣的藏在樹林深處優遊自在，遊客們祇能從遠處遙望，不能走近前去，因爲若是沒有天然的河流，或山谷深坑將牠們軟禁在圍圍之中，作爲劃分界限的障礙，那末即使有鐵絲網攔阻也不免要害怕，牠們野性勃發起來時，傷害行人呢。小塘之內，蓄養着許多水獺(Badger)，可惜我們經過水獺巢穴時，不是餓食的時候，否則可以看到牠們，必定是很有趣味的；水獺的價值很大，因爲牠們的毛，在商業製造上有許多的功用，譬如西人宴會中所用高頂大禮帽的材料，其中以水獺的羽毛成份佔多數，就是

平時帶的氈帽，考究的氈料，也都是用水獺毛參雜製成的。此外西洋婦女們頸上所圍的皮領，以及身上所穿的皮衣許多是用獺皮做的；水獺的齒牙，異常銳利，能鋸斷很粗的樹木，使高樹跌倒於地，然後將樹身上的枝節一根根的鋸下來一根根的搬到牠們的巢穴上去與泥土混合起來造成很堅固的堡壘，在池塘的正中，可以免得被流水衝倒，我們看了水獺的巢穴，不期然而然感覺到造化功用的偉大，以身裁短小的水獺竟能營造如同小邱形的棲身之所，保護牠們自己，確是令人驚奇；其他的禽獸，則有北地鹿（Reindeer）錦鷄（Pheasants）種種，大都聽其自然，一種優然自得的雅趣，令人忘卻此身尚在拘有束的人間，恍佛世外桃源，鸚鵡安甯，各得其所，沒有些微紛爭的景象，儼然是不必管治的天然境界若不是西藏的散格里拉（Shangri-la），也必是俗諺所謂的「烏托邦」吧！

### ▽狗熊的奇趣△

八月三日 八時吃過晨餐，便出發去看「老忠心」間歇泉，果然名不虛傳，還未走近噴泉時，但見蒸氣朝天上冒，從出口處到頂尖，足足的有五六丈高，蒸氣愈向上升，散化得愈開，遠遠的就像一棵奇異的樹，滿身銀色燦爛的花，蒸氣的水珠，給日光照耀得晶瑩奪目，發出透明的光彩，又像雲端裏一束曇花，十分美麗；待去近「老忠心」時，看見幾百個遊客環繞着，仰首上望，還有許多人拿着照像機在拍照，據說每天總有六七千人前來看牠冒氣，平均一天之內，以牠爲對相的攝影，總有五

千張之多，可是難得佳作，因為噴出的熱氣，使照像機的鏡頭糊塗，所拍的照，往往會一無所有。故而遊客多向店中購買，根據以往的統計，平均每季從黃石公園寄出的一萬五千張明信片之中，「老忠心」的照相，總估其中的大多數；再看路旁豎着一塊木牌時，上面寫着「老忠心下次發作當在……」，「接着下面是一個鐘面，長短針指着幾點幾分，叫遊客們知道準時刻，可以前去看牠噴吐煙霧，這也是政府管理公園設施週到的地方。

我們在「老忠心」前面賞鑒一番之後，隨即登車沿間歇泉的灘地（Geyser Basin）向公園的北門開去，一路之上，所看到的風景，可以說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無怪乎每季前往黃石公園遊覽的人數，總在二十萬以上。從每年六月至八月很短促的一季之中，黃石公園開放給遊人，裏面有三千個大小的間歇泉和溫泉，有各色各樣的山谷與巖石，有雄壯秀麗的瀑布，有一萬九千畝的野獸，這三千五百方哩的天然景緻，橫跨懷俄明（Wyoming）挨打禍（Idaho）及蒙坦娜（Montana）三州的境界，一般的遊客多半遊覽各處公認的名勝地點，而不走出大眾所必經由的路線以外去，若是照這樣的觀光方式，大約祇需三天半的時間，便可以將公園內最有精彩的勝蹟，全部看到，然而亦有少數的遊客，或者因為他們是再度來遊，或則他們的目的，祇在休養或消暑，而不在觀光，那末他們不一定處處都要去到。通常他們進園之先，早已決定了一個他們認為最適宜的據點，然後從這中心點出發去尋找他們最愛好的娛樂。譬如有人專為釣魚而往的，他們自然會在垂釣橋（Fishing Bridge）的附近住下，每日不作

別事，從早到晚，祇是去開發新奇的釣魚所在，又如喜歡喜爬山的朋友，自然是駐紮在多山的地帶；在黃石公園內，可以搭帳棚及停駐汽車拖車（美國人叫作<sup>Trailers</sup>，英國人稱之爲<sup>Campervan</sup>），露宿的空地（<sup>Camp Grounds</sup>）共有九處之多，但是公園的規則，禁止在任何一處空地上，露宿至一個月以上之久，更不得在地面建造跡近永久性質的住所，並須嚴守清潔的章程；此外，遊寄如願意得到相當的舒適，而不欲與「大自然」爲伍者，則有黃石公園公司所經營的四家旅館，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位旅客，和幾個集團的木房子，如同我們所住的，在這種木房的服役的員工，除公司常僱的少數職員外，每季約有大學生九千人爲賺得下學年的學費用項，向公司要求擔任臨時僱員，這九千人之中，祇有八百人被公司僱用，於此可見美國人勤工儉學，圖自力生存的精神。

到達北門之後。卽向守門職員說明我們要送徐君上火車，一俟徐君登車啓程後。我們仍舊要回到公園裏轉向西門去，守門的人當時發給李君和我們各人一方入門證，並指點我們到火車站去的路由，及到達車站，徐君去打聽火車的行車時刻，我們便在候車室內翻閱雜誌報章，等徐君購得車票回來，然後回返北門外，在一家咖啡室內略選茶點，互道珍重，握手話別，徐君在半小時之後，將由此地乘坐火車前往西雅圖，候船回國，我們則尙須回到東方買舟橫渡大西洋去歐洲，就此如勞燕之分飛，背道而馳；我們一行中，又少了一個同伴，相處多時，一旦分袂，彼此不免黯然神傷，我們送別徐君後，登車進北門一路向西門駛去，車中談起徐君平時最愛吃蘋果餅（<sup>apple pie</sup>），又歡喜口中哼哼不已

的唱電影中所胎生的最新時調，回憶一路來，大家非常快樂，以後聽不到他的洋歌，看不到他一連吃兩三張餅的神情，總不免要引爲憾事的，即使要和他開開玩笑，請他唱兩句滑稽的西皮二簧，也會可惜他沒在面前呢！

我們一路相處多時，共嘗甘苦——特別是回憶到他在蒙特理沃旅館中因爲我們而致滿身虜息，飽受委屈的故事——現在祇剩他一個人孤伶伶的，尤其那時車站上冷落得空空如也，不見什麼人，我們離開了他，自然有些悵悵；三個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錯過了沿途許多的美景，幸虧修提醒，否則豈不是讓情感就誤了我們的正事！

這是向曼麥站進發的途中，曼麥 (Mammoth Station) 是黃石公園中最熱鬧的大驛站；途次，我們經過了養鷹和整鸞的山峯 (Osprey and Aerie)，這一帶的岩石險峻，山脈起伏儼如鬼谷魅域，許多神鷹繞着山峯在飛翔，使人想起古墳墓中，鳥鷹啄食死屍可怖的情景，這一段路遊人稀少，大約祇是駕上下火車者所關的路徑；後來漸漸的開入熱鬧地帶，纔見三五成羣的遊客在路中徒步前進，少頃，我們經過那雄偉壯麗的大峽谷 (Grand Canyon)，谷的兩旁是巉崖削壁，石面都給硫黃質熏染得五顏六色的，頗有奇趣；絕壁之間，是莫測高深的窄峽，風景殊值得留連，因即停車下來，到懸崖邊上俯望，並順着那修整的小路步行到建有天橋的地方，走上那用鋼骨水泥搭成的高台 (Point Lookout)，從正面去看那崎嶇不平的山澗，祇見澗中水流至急，有的瀑布一落千丈，瀉水如帶，那即是上瀑 (C

Upper Fall)，有的瀑布如水開關啓，滾滾而流，如黃河決了口似的，那即是巨瀑（Great Falls），此外其他的小瀑布，還有不計其數，上遊的水深而綠，下遊的水淺而濁，大約是衝下來的水，其中所含黃砂成份很多的緣故；我們留戀美景，不期天色將晚，拾級而下瞻望台，沿着山澗走回停車之處，當時的先決問題，是找一餐館吃夜飯，飯後既不能趕路，又不能遊覽，便就旅館住宿一宵，以待天明。

八月三日 早餐後，整裝出發，經過麋鹿灘（Antelope Creek）鱖魚溪等處，都曾下車流覽一番，遠處未能看得清楚，祇抱怨身畔沒有千里鏡，否則定要將許多車子不能到的地方，看個仔細；當我們在一坐座森林中時，行至一處，看見一隻黑熊站在道旁，雙目炯炯朝着我們的車子直瞪；我們盼望和黑熊（Black Bear）接近玩玩，已非一日，於今不期巧遇，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頓時停下車來；這些黑熊都已非常馴熟，遊客用菓餌餵牠們，已成習慣，因此車子剛停，黑熊便走上前來，靠攏汽車車廂，直站起來，用前面兩隻腳掌，搭伏在車窗上，一邊舉起右掌好似招手一般，（Bear's hand-out）一邊張嘴露舌，表示討東西喫，可巧我們車中帶着一包蛋餅，預備趕路肚餓時果腹的，便一塊一塊的請了牠的客，不想熊的食量很大。區區食物，豈能滿足牠的食慾，一口一塊，囫圇吞下，還是瀟瀟的向我們望着，這時我們祇剩下一包水菓，是我們自備的最後糧食，因為看牠實在有趣，就說取一隻蘋果與牠罷，豈知將一袋水菓提在手中，正待打開探手入內取時，冷不提防，竟給牠整個兒袋子一口奪了過去，說是遲，那時快，牠已至路旁，連紙連菓子，慢慢的喫個乾淨，我們看了又好氣，又好笑。

祇好說：「任牠喫了。橫豎到了下一站，再好買的！」我們既已盡我們所有，報效給牠了，後面塵土揚處，跟着又來了另一輛車，緊接着我們的車停住，我們見後邊有人，便撥動機器，向前出發。

一路上飽爲賞鑒，出水實在可愛，不久沿着黃潭湖（Yellow-stone Lake）的湖濱行駛，見湖中水淺之處，許多人站在水中，持桿一擲釣魚（釣魚）。水深之處則有汽輪的渡船，徐徐開動，洋洋大觀，心曠神怡。少焉經過公園新闢的路線，移山開道，興革良多，這一帶地處偏僻，黑熊出現又比較多些，可是身上沾污了爛泥，沒有前次所見毛色光亮的黑熊來得可愛。

沿途空氣清鮮，景物宜人，不在話下。十二時許開抵曼寧站，這地方有美國開國先鋒（Pioneer）

墾殖西部時，所築的黃石堡（Fort Yellowstone）。

當初開始經營黃石公園，監工的第一個總部，也設於斯；那時，黃石公園還不過是一片曠野，政府爲便於管理起見，特地派專員駐紮在是地，至今政府

機關有專員公署（U. S. Commissioners' Office），有國家公園管理分局，有氣象報告所（Weather Bureau

），有公路管理局，有黃石公園博物院，有郵政分局，有禮拜堂，大凡在公園內經營的各種商業公司

的總號，如卜萊奧（Pryor Provision Stores）如海恩思（Haynes Picture Shops）也都設在此，此外則醫

院，交通總站，無不應有盡有；我們下車之後，走入博物院參觀。該院內搜藏關於紅印度人的文化及

開發西方時代的遺物，極其豐富，餘下就是經營黃石公園歷史上的各種考證資料。院外陳列幾輛殖民

時代所用的牛馬車，有的是布蓬大車（Covered Wagon），有的是無頂的木車，我看完博物院後，印

象最深刻的，還是整套的動物標本，都是美國所特有的鳥獸，詳細註明其棲生的地帶和簡單小史，從這部份標藏標本中，可以看出黃石公園所以蠟連各種動物生命線的用意，因為其中已經有幾種將近絕跡，緣於政府早未注意而妥加愛護，以致日漸稀少，譬如野牛，如再不設法延長牠們的種類，將來終不免有消滅的一天呢。

出院後，看見鹿角屋『House of Antlers』，是一座高齊人身的小房子，全部用鹿角造成的，和我國故宮博物院中所見的鹿角椅的建搭方式相做，大約總有萬把副鹿角，走到裏面，居然也嚴密得很。

曼麥最負盛名的景緻，是溫泉區域（Hot Springs Region）這地段內的驚人奇跡是：大的溫泉，鑄岩的山，迴旋的層台（travertine terraces），冰河時代的遺跡（glacial drift），愛佛山（Mount Everts 係古代沈澱物堆積而成一千尺高的水成岩），還有可以乘坐汽車前往遊覽的幾處名勝，爲自由巔『Liberty Cap』，如魔鬼的大指姆『Devil's Thumb』，魔鬼的廚房『Devil's Kitchen』，等我們也一一的去看過，以上這三處，第一處是怪石形似茶杯的，後兩處是由岩石地面豁縫，走進地下去，裏面像山洞般的窖穴，頗似一間廚房，還有一塊大石罅，簡直是巨靈掌首屈一指，看過之後，攀援木梯走上地面，接着便去看各種層台。

曼麥層台，實在是看了令人生敬畏之心的奇跡，我們可以爬上去沿着那些冒熱氣的水池走着，隨陽光映照水面，發出各種豔麗的色彩，深的溫泉多半是顯油綠色，硬殼多半是極好看的結晶體，池中

露見一蓬一蓬的草（甚至於花，）給飽藏礦質的泉水泡浸多時，梗子和葉子都像鍍了一層鍍蓋，隨處在任何一種境況之下，所不能看見的現象，因為溫泉的水從地層底下帶上來大量白色的礦質成分，積少成多，慢慢的堆成鑲嵌着花紋極美觀的層台，久而久之，竟高聳入天際。或龐大的高樹也被吞圍住了，層台的邊上，源源不絕的淌着熱水，層台的各處遍長着一種極細微，形似海藻的植物，內外幫助礦質成份的沈澱，燻染成紅紫粉藍各種色彩，美奐絕倫。

層台中面積最廣，而又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要推木星台（Jupiter Terrace），這台上的泉水，雖則最燙時，不過到一百六十三度的溫度，可是因為地面底下蘊藏着大量的炭酸化氣，時刻要鼓動作祟，以致層面的水，總像是滾滾了似的起泡沫；次大的要算安琪兒台（Angel Terrace）不過牠沒有什麼特殊之點，值得我們詳細欣賞的；此外，則有「更上」層台（Excelsior Terrace）海門層台（Hyman Terrace）彌奈佛層台（Minerva Terrace）等等，我則以為克麗妖瀨得來層台（Cleopatra Terrace）的圖案為最古怪，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牠的礦質成份幾乎完全是石灰，經過長時期的堆積，積壘成邱，光彩如大理石，堅硬若鐵，取名叫「互山」[Travertine] 泉水面上所浮呈的質地，不消一兩天，便結成一層厚厚的外衣，因此牠的儲存率極迅速；這種地層上的特殊現象，我想地球上任何別的地方，恐都不易見罷？

看完層台之後，腹中漸覺饑餓，急找一所餐館進午餐，這是大旅館的餐廳，佈置得很堂皇富麗，

我們就費勞的一張方桌坐下，拿起菜單一看，見定價頗昂貴，懊悔沒有購買些麵包水果之類喫了與  
經濟得多，可是當時已經坐下，也祇得每人叫了一份公司菜，是一杯蕃茄汁，一盆湯，一道魚，一道  
鴨，一道點心，然後一杯咖啡，每客二元，喫得很滿意，圖時我們留意同席的客人，都穿着的俱入時  
，選購時，從容大方，絕不像在紐約時所見一般小飯館食客，如圖牆壁上螞蟻一樣，急忙吃完即去趕  
事，這裏可以看見他們一邊談笑，一邊徐徐的細嚼飲食的滋味，使我們感想到美國人平時的辛勤，以  
勞苦還換得來的假期與使用的金錢，作爲休養身心的報酬，尤足見他們工作時的認真，和遊樂時的盡  
興，不似我國人終年到頭，無時或刻不在孳孳於名利，不啻於利用他們所賺來的金錢，殊爲可憫，反  
之，我國亦有一部份游手好閒之輩，則取另一極端，平生不事生產，天天以嬉遊爲務，亦甚可惋惜的  
，我們吃這一頓飯，得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就是我們平日工作應當努力，以期隔若干時，能獲得一次  
休假，並儘量利用這休息的機會，恢復身體與精神的健康狀態，以便假期滿後，再好好做一個時期的  
正事，這樣，工作的能力，不但不會消滅，並且可以長此維持水平線的常態，於個人，於社會，都有  
莫大裨益的。

飯後，到旅館內附設的商店去看看，這裏面紀念黃石公園的物品種類繁多，珍奇雜陳，目光繚亂  
，流覽一過，唯覺其美不勝收，我看見那大幅的白熊皮地氈，十分可愛，近前去一看標價，要美金二  
百餘元，祇能朝地望望。走出旅館登車，再度向聞歌泉的區域「Gayserland」出發。

途中經過滿泥火山的噴泉口「Crater of Mud Volcano」，下車走上欄橋。向下看，祇見一個大窠窠，裏面爛糊糊似的黃泥，直望上泛，像麥片粥似的，也無甚特別，上車再走，約在三時左右，抵達老忠心大旅社，入內索取幾份關於由紐約開赴英倫的大西洋船隻行期表和輪船公司的廣告品，以便參考下月赴英時，如何購買船票，向該旅社的旅行部詢問一切後，順便參觀各處，這旅館的建築，全部是用兩尺直徑的木樁搭成，外面的形狀，仿像是一座玲瓏的樓閣，古雅耐人尋味，因此住客如雲，川流不息，但是牠的優點在環境幽雅，必須在裏面住宿飲食，方能充分領略其長處，我們隨便的巡禮一番，是不能辨別牠與眾不同及舒適的特長的。

在一英里長的地段內，位置着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各種間歇泉其顯著而有單獨名稱的計爲：海綿泉（Sponge Geyser）河邊泉，（Riverside Geyser）大泉，（Grand Geyser）巨泉，（Giant Geyser）矩形泉，（Oblong Geyser）穴泉，（Grotto Geyser）古堡泉，（Castle Geyser）愛神泉，（Valentine Geyser）哨礁泉（Ledge Geyser）等等；其最小的間歇泉每隔數分鐘發作一次，還有許多溫泉眼如朝陽泉眼（Morning Glory Hot Springs）如龍口泉眼（Dragon Mouth Spring）等等，或泉流如湧，或每隔一兩分鐘，向空中噴射泉水達兩三尺高，實則此類泉眼，也不外乎是一種未醱釀成功的間歇泉；此外，再有更歧形的地質變化，便是大片的溫泉池，如火洞江（Firehole River）兩岸全是發洩蒸氣的空隙，又如餅干盆地（Biscuit Basin）上，除了直冒熱氣之外，還有許多圓形的土堆，薩派恩池（Sapping Pool）

和凱卜勒小瀑布 (Kepler Cascades) 也都有其特殊的地方，至於翡翠湖 (Emerald Pool) 油漆罐 (Moth Paint Pots) 和怒吼山 (Roaring Mountain) 等，則更是不可不注意的足跡：附近還有彭僧山 (Bunsen Mountain)，相傳蘊藏着大量的煤氣，塚山 (Sepulche Mountain)，風景絕勝，亦都有馬鞍橋形的小路，可以直達其頂。

看完這些地方，便動身向西門出發，一路沿溪駛進，溪水很急，溪內站着許多人，水深至膝，手中持竿釣魚，腳穿長繡靴，長可及膝，把鉤子向水面拋去，引誘那愛鬧的鱒魚上鉤，這鱒魚的性情，喜歡逆水往上游，所以非活水不能生存，牠又是極端靈活的，不易叫牠就擒，釣鱒魚須用一種形似蒼蠅的錦雞羽毛，利用牠喜歡搶奪的心理，騙牠上鉤，釣者非具有嫻熟的藝術，難得一尾。我們停下車來，略為注意一位技術精良的釣者，運用靈巧的三腕，釣到一尾花點的鱒魚 (speckled mountain trout) 估計斤兩，總在三磅重左右。

### ▽ 巍巍乎金門巖的雄姿 △

行不多遠，看見兩座削壁，矗立於前，汽車道便在懸崖中間穿過，這就是「金門巖」(Golden Gate Canyon)，築路工程的偉大，看到這一段，可說是歎觀止矣；走出金門巖看見「淳樸瀑布」(Rustic Falls)，一條白水從那粗拙的岩石上，傾注而下，約有五十尺高；慘因為他在金城銀行服務，覺得

這金門巖形勢的雄壯，大有『金城湯池』之意，想到這種風景照片，如果用來作該行廣告中的插圖，可以使讀者發生一種鞏固穩妥的心理，提議下車留影，以備日後如果得用的時候，可以取出應用，拍攝數影後，即上車再向前進。

闌出西門後，見一座立武岩石砌成的牌坊，上面橫陂着『爲國民的福利與享樂』數字，（For the benefit and enjoyment of the people）穿過這座牌坊便是康莊大道，山明水秀，景物宜人，有詩爲證：

『曠野的呼聲不在海，

爲來自西方，曲徑是關懷的；

我的汽車是古堡的鑰匙，

啓放西方的世外桃源於我之胸。』

The Call of the Trail

"The call of the wild is not over the sea

It comes from the West, the Trail is free

My automobile is the castle key

That opens the western world to me."

又云：『叢山疊翠在遙望，

平原起伏無定時，

從古道的呼聲向前路去，

西方的絕景前是新鮮。」

"The sweep of the hills in their distant view,

Nor the roll of the plains I never know,

Till the Call of the trail lured me to view,

The wonderful spots where the west is new,"

我們出公國後，向南進發，至六時半開抵包克脫羅城（Pocatello）在惠民旅館（Whitman Hotel）住下，這家旅館是新近落成的。陳設尙新穎，房金雙人房是五元，單人房是三元，放下行李，洗盥完畢，就出外至大街上一家中國餐館吃夜飯，這家飯館的老闆是廣東老，見我們入內，喜得他眉閉眼笑，高興萬分。我們點菜時，他定說要做個小小的東道主，我們那裏好意思白吃，當下叫他配了二元錢的飯菜，他接了吩咐，趕忙進去，自己動手烹調起來，摸撈了半天，端上桌來，是四大碗菜，一碗湯，精緻得很，我們一邊吃，他站在桌旁陪我們談天，很親熱的，知道他的名字叫湯定述，曾在南京居住過多時，飯後告辭出來，回旅館洗澡安憩。

八月四日 今天早晨，發生一件異常特殊的事情，便是修在無意之中，發現當初離開波城時所買

的旅行支票，忘下了一本在他那隻留放波城的公事皮包裏面，以致此時一本用完，現款所剩無多，要  
拿出來派用時竟不在眼前。因此，會過早餐賬後，他囊中僅賸下六塊多錢的現鈔，以我們三人分  
用這六元，實際上等於破產。一時情急無奈，祇得去找我們所住旅館的經理，問他可否兌換一張普通  
的支票。他見我們是外國人，問我們當地有無熟識的朋友，可以代為保證。修回答他沒有，如果有的  
話，當不致於前來煩他。他一看是一張遠地銀行的支票，心中想：如果他們是騙子的話，我一時還找  
不着他們追償；當然不肯。修說：『你可以將我們的護照中各項記下，以防萬一有錯時，可以根據情  
形，向我們的使領館交涉。』他聽了修的話，仍是懷疑，說道：『那時我將不知所措，不如你們去找  
本地任何一位中國朋友去商量通融一下吧！因為你們如果有商業信用證（Trade Credit Badge），我當  
然是可以承兌的，現在你們不過是旅行的學生，我實在沒法幫忙，抱歉得很。』修一想他所說的也不  
錯，假如我們處在他的地位，必是一樣的顧慮。轉一個念頭，就另到該城的第一國民銀行（First Na-  
tional Bank of Pocatello）去打聽有無辦法，那位協理先生穿得很乾淨齊整，問明我們的事由後，用很謙  
和的口氣向我們解釋道：『你們以一紙個人支票，向我們兌換現款，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一張銀行保  
付的支票（Certified Check）或銀行本票（Cashier's Order）向我們兌現，劍橋信託公司和敝行都屬於一  
個交換系統，我們自然可以承辦，再不然是一紙匯票，我們亦可立刻兌付；但這是一張個人的支票，  
連一家比較出名點商號的背書都沒有，叫我們如何可以貿然應允？照我個人的意見，不如諸位打一個

電報給你們往來的銀行，請他們馬上將存款電匯過來如何？「我們就問電匯需要若干費用。他約略計算一下，說非十餘元不辦，我們嫌這筆費用太無謂了，李君的意思又以爲前一站，城市較大，當有辦法，於是謝過那位協理，決定向前出發。回到旅館，付了旅館房金小帳等等，三人的餘存，幸而李君身畔尚有兩元，我們留着一個半元的硬幣，以及一些零碎錢，一併搜刮出來，拚湊成一筆四元錢的最後財產。這共同的行囊，雖將近『如洗』，然李君目光很遠，主張先把車箱內的汽油加足，有備無虞，因此途中加汽油八加侖後，庫存益發減少了。

情形行見漸漸的緊張起來，我們在這哭不得笑不得的時候有時面面相覷，不由相顧失笑，祇能埋怨修太大意了。修則辯稱他途中借了一筆款項與他人，也是如今山窮水盡的原因之一。可是這種遭遇，確是有生以來第一回，又不免有些欣幸着嚐到此種新鮮滋味的特殊經驗；同時卻有些害怕，惟恐車子『拋錨』；修則獨自一聲不響，似乎在盤算着出路。古諺說：「情急智生」修和李君商量的時候，認爲非急忙想出一條妙策，斷不能解決前途的癥結。修這帳房固然做壞了，可是「巧媳婦難爲無米炊」；到一點四十五分鐘，我們經過落根（Lodge）小城，看見一家銀行。修再度接洽，硬着頭皮去找他家檔手的問明可否，據回答仍是不行。眼見自己快沒有吃飯的錢，車子亦快沒油燒了。銀行中人告訴我們說，我們在支票上的簽字，他們沒法辨別真偽。這一語卻提醒了我們，還纔想起即使我們的銀行將存款電匯一個數目過來，此間的銀行亦是沒法證明我們是正常的取款人，他們既無所憑據，仍是不

中用，想到這裏，不由心中涼了一半，幸而銀行中的職員關切，給我們指點一條明路。他們說：「你們何不到西聯電報局去詢問，他們應當會有辦法的。」正在無計可施的當口，無意之中，聽到這個意見，欣然接受。

西聯的辦法，是建議我們打電報給一個朋友，請他立刻到那一頭的西聯電報局（Western Union）去繳錢囑匯前來。我們一想可以借錢的朋友很多，但是曾經同我們共患難的以費君爲最合式，況且我們的公帳還未清，以後終歸是要算的。當時便決定找費君救急，打一個電報的電文是：「破產，需壹百元，J」（“Broke Need One Hundred Dollars”）打電報的費用，叫電報局向收報人取，但是我們不好意思告訴辦事的人說是我們的錢果真用完了，祇好說是皮包遺失了，否則他們必然是要詫異我們如何會這樣糊塗！

電報發出後，祇唯靜候覆音。據電報局裏的經驗，他們說祇須收報人在家的話，那就不消一個時辰便該有回音。我們就到電報局隔壁一家大旅館的接待廳內坐在大沙發上乾等，因爲電報局和旅館有一扇門可以通行，便與電報局的執事先生約好回電至時，請他們過來知會一聲。第一個鐘頭倒還容易過去，說說笑笑，覺得是一種新鮮滋味，可是接連着又快一點鐘，越等越心焦，談笑的資料漸漸缺少，修一邊偷偷的看錶，一邊從手提小箱內取出許多明信片，就接待廳的小桌上開具姓名地址，貼郵票投寄，這些郵片中有一種的格式很新穎，正面是書寫的封皮，背面畫着一個頭帶火鷄毛，手持弓箭，

全身赤裸的印第安人像，頂上一排寫着：「僅僅乎」能寫幾個字——懶惰的通訊卡片，下附一首詩，祇四句話寫道：

「我衣冠齊整，無處可去，

因此書此數字，盡我所能想到的奉告，

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說得，

祇得就在附表中，用符號來代替我的意思。」

親愛的：

朋友

好兄弟 (old kid)

心肝 (sweetie)

家人

老傢伙 (old thing)

丈夫

妻子

孩子們

女兒

你(們)好嗎：

我是

你的甜吻

更高尙的志趣

一封信

近來我做得最多的事：

遊覽觀光

掛記你

正經的工作

閒蕩

睡眠

遠足

和女子親愛

釣魚

順遂

艱苦

進展很遲慢

非常有刺激性

不久將要：

看見你

離此遠去很久

思念你

再寫封信與你

出外去玩上床睡覺了

我看見：

體緻極好 心緒很劣 掛念着你(們) 破產了 很安甯的 快樂得很	我祇希望能得到： 你 多一點睡眠 多點錢使用 多點時間 一個心愛的人
打哥爾夫球 辦商務上的事 旅行 看書	希望你： 沒有忘記我 很規矩 常找樂趣 餐衛咸宜 對我真心 沒有忘記寫信 我的近況是：
高山巨川 紅印度人 西方牧牛騎士 野獸 積雪很深 許多美觀的女(男)子 魚，鹿，野牛	你的： 最親愛的 朋友 (姓名)

下面還註着；『請注意將你所要填的幾項慢慢的標記。』

像上面的格式，寫信竟變成『機械化』了，我們正在『窮極無聊』的時候，心緒正是十分碌亂，寫消磨掉一些光陰計，自然以填寫此種郵片為最便捷，郵票是尚有餘存的，貼上投入郵筒中。

我們坐着等的時候，心中疑慮叢生：唯恐電報送去時，費君適不在家中，不是上圖書館去用功，便是出外遊散去了；或者電報送到時，銀行已經關門，一時籌措不到這樣一筆現款，說不定就要耽擱一晚。萬一這種種情形發生時，我們也商議好辦法，就是在旅館住宿一宵，在旅館內吃晚飯，好在我

們尙有的是車子和行李，非赤手空拳可比。然而想來想去，時間是很迅速的度過，回電仍不見到來，大有『楊老令公困自在兩狼山下，內無有糧草，外無有救兵』的境遇。眼見得時間將近五點鐘，腹中覺得饑餓，因爲沒喫午飯，肚子天然要造反。李君同我便到附近一家『熱狗攤』(Hot Dog Stand)上去喫點東西，留下修一人在旅館裏等電報局的回音。我們限於金錢，我僅吃了一條『熱狗』麵包，一小瓶葡萄汁，李君吃了一個火腿蛋的三明治，一杯鮮牛奶，合計不過兩毛五分錢，小攤頭向例無需小費，因此所費無幾，實在是自從旅行以來最便宜的一餐飯。我們想起『留守』的修，又給他買了五分錢一包的餅干帶給他，可是他祇說不餓，仍是不要吃，伸長了頸子盼望着。

肚子固然不響了，電報仍不見來，若在旅館住下的話，美國旅館的規矩(American Plan)是帶飯的，我們祇須足不出戶，兩三天住下去是不必花錢的。於是我們又計議好用航空信寄一張支票給劍橋的銀行，請他們電匯款來，也是一法。正在發愁，電報局打發一個人過來，他向我們很平淡的說道：『你們的款子來了。』我們喜出望外，頓時如釋重負，究竟費君不耽誤我們的事。電報局已經打好一張支票，可是上面寫着收款人的抬頭，而銀行的辦公時間已過，電報局爲手續上整齊劃一計，又不能通融支付現款予我們。幸虧該局有一個小職員，名叫彼得森(Drs. Peterman)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算是他做好做歹，替我們介紹給隔壁一家百貨商店的一位部長，代我們說明情由，要求他兌現。這位先生便請我們在支票上背書轉付與該百貨商店，作爲我們購買貨物的價銀。修於是在該店內

買了一件襯衫，下餘的找了現錢收下。彼得森從未到過紐約，請我們從紐約寄點東西與他留作紀念。我想這次的窘況，在我們已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事，就是隔壁的愛克爾大旅館（Hotel Eccles）收容我們到幾個鐘頭之久，亦是應當永誌不忘的，何況他這位『送佛到西天』的義士，我們當然要設法報答他的，因留下他的通訊處，以便日後償約。

不久我們就上了路，此時『腰纏十萬貫』，大有『跨鶴上揚州』的飄然氣概。當晚就在挨打爾的省界內（Idaho），飽餐了一頓夜飯，因為消失的時間很多，不得不趕路。到十二時，開抵愛文思頓（Evansston）找到一家名叫卜列斯特的旅館（Hotel Bristol）住下，這旅館的建築尚精美，夜晚很涼爽，白天耗費精神很多，一宵睡眠很安。

### ▽西部及中部西方的風土人情△

八月五日今早起身較遲，吃過早餐後，店主人告訴我們西部各州的山中，有幾處印第安人的營盤，每逢紅人風俗中有何節氣之時，印第安人的酋長必召集同族舉行一種典禮，遊客如果能躬逢盛會，參觀這種典禮，必定覺得異常特別。他們素來以騎術擅長，而他們的馬也是格外的壯觀，毛色參雜，氣宇軒昂。土人的服飾又豔麗非凡，同時還將他們平時狩獵所得的各種狐裘皮貨，也悉數取出陳列在營帳的外邊。再搭造一起火堆（Bonfire）鳴鼓爲號，就有許多土人環繞着火堆舞蹈，一方面口裏怪聲

喊叫，真是形形色色，令人目光潦亂，神志迷離。大凡進化迂緩的民族，皆須利用一種含有神祕性的禮節，來迷惑大眾，以顯出領袖的尊威。這種「愚民政策」式的舉動，必是先使大眾的神志昏庸，然後民心可以依順。

這位店東和我們閒談之間，竟發表了一番辯論，我們恭聆之下，覺得也是一種見地，姑錄於此，以誌所聞。我們在旅館中休息一會，到十時左右又上了路。

途中看見公路上豎立的各種標誌，心想有了這些牌記，駕駛汽車的自然覺得方便，譬如：

- (一) 停——橫穿公路 (Stop—thru Highway)
- (二) 鐵道交叉 (X Railway Crossing)
- (三) 速率限度十五哩 (Speed Limit—15 miles)
- (四) 山坡路潮濕時滑溜 (Hill Slippery When Wet)
- (五) 慢車前面學校 (Slow School)
- (六) 紅綠指揮燈距此五百尺 (Traffic Light. 500ft Ahead)
- (七) 灣路 (Curves)
- (八) 當心前有窄橋 (Caution, Narrow Bridge)
- (九) ——公園十五英里速率區 (——Park 15 mile Zone)

(十) 築路工程在進行中 (Road Under Construction)

這種種的路牌，都是白地黑字，黑字或標記及圖框上面鑲釘着玻璃釘頭，夜間祇須有微細的亮光，照耀在上面，這些字紋就自然而然的反映出來灼爍晶瑩的光彩，使駕車的人能從老遠的距離，就看清楚黑洞洞的路上的各種南針，設思誠巧妙極了。

◎午餐是在路旁一間小餐館內吃的，沿途是廣大的田園，滿植着金黃色的麥穗，和餵飼牲畜的蕪荻。美國的中西部 (Midwest) 出產大量的稻草，這種稻草 (Hay) 分許多的種類，其中營養質地最豐富的，要推零陵香草 (Alfalfa)，拿來餵牛，產乳量必多。因此價值也相當的昂貴，每一屯堆 (stack) 的代價，最高時竟達美金五十元左右，由此可以想見美國農業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國內的工業領袖都一致承認，若要工業品暢銷，首先要希望農業收成豐盛，因為農民生活寬裕，然後一般的人買力纔能增進，由鄉村推動到城市，而後整個兒的經濟機構可以活躍起來。我想在美國各地遊歷的人，觀光的目的，應當在審察他們民間的生活狀況，而不僅僅於在看他們的名勝風景，因為要想明瞭一國的內情，必從其基本的國計民生問題着眼，若祇流覽表面的城市風光，斷不能澈底了解他們的政治文化一切的一切。到下午七點鐘歇下來，這城的名稱叫拉拉米 (Laramie)，找到一家很精緻的小飯館去吃晚飯。進膳時，留心看看這家小館子內部的佈置很適意，還有一位帶眼鏡的小姑娘，很熱心的彈着鋼琴，看她溫文爾雅，像是一個女學生，又看她奏樂時的神情，絕不似一個職業的音樂家。猜想上

去，必是謀餘找個零錢來補助學業吧；飯後細細閉車，未一小時抵歌陽。(Cheyenne)

歌陽是亞臥敏州的都會，自早歲一個小小的販牛市鎮，漸漸的掙扎到目下的狀態，不特站在亞臥敏州各市的前面，並且因爲它佔的地勢，適當衝要，爲三條主要鐵路幹線 (Union Pacific, the C. B. & Q., the Colorado & Southern) 及一個最要重的公路網 (Lincoln High Ways) 的交岔點，故而交通異常方便。同時，這幾家鐵道公司在這彼此銜接的樞紐，共僱用職工計二千五百名，每年付出薪工竟達四百五十萬元之多，因此人煙稠密，氣象蓬勃，終年到頭，房屋總會感覺到不敷用的困難。加之，從歌陽出發前往各著名國立公園的公路都是修築得平坦寬直，維護得整齊清潔，因此全國旅行的遊客都有取道的必要。一年四季打從此地經過，前往國立公園，國有森林區，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遊覽勝地，或爲觀光或爲漁獵的人，着實不少。因此除了運輸事業格外發達，郵政亦特別方便，每日有航空信寄到和發往他地，因爲歌陽是美國航空郵遞網中的一個焦點。在紐約到舊金山的航空線上，歌陽的飛行場是設備最完全的一處，由歌陽到紐約祇需十七小時的飛行，到舊金山僅十三小時。

歌陽的人口，約有一萬八千名，我們車抵城裏，即向客棧詢問有無房間，竟家家客滿，我們祇得出城赴郊外去住木房子。歌陽有絕端新式的露宿場 (Camp Ground)，方便行旅，附有拖車的汽車可以寄放在這種空場上，每夜取寄放費五角，車主可以得到以下的種種便利，冷熱水的淋浴，洗澡缸，洗衣盆，柴火，燈光，公共聚會廳，洗車架，火爐，桌椅，衛生設備，日用物品商店，郵政局，游泳的

沙灘，警察的護衛等等。但是所有的木房也都住滿了，我們既找不着空位子，祇得再向前邁。是晚，月光皎潔，路旁的曠野，寂靜無聲，我們車前的燈光直射在中途，引得田間陌上的野兔子亂竄，有的竟朝着我們的汽車直奔而來，猛然車輪抬起，竟把一隻可憐的白兔壓死在路中。野鳥亦復如是；小蟲及撲燈的飛蛾更是多得無以復加，將我們車前的玻璃和水箱的紗罩，全都粘得密密層層，可見車行速率之高，勁道的凶猛！

十一時半到金波 (Kimball)，因為時間已晚，祇得在此過夜，這小城最大的一家旅館，叫作「麥農旅館」 (Wharf Growers' Hotel) 大概這區域內產麥量很豐，各方前來與產麥農民接洽訂購的商人必不少，因此開設這樣一家旅館，以便客商歇腳，同時算是一所比較像樣點談生意的交易機關，故而旅館的臥房雖不多，可是飯廳倒很寬敞，飲食還精美，佈置亦雅緻。這小城和附近村莊的扶輪社，也假他家舉行聚餐的例會，然而表面上卻看不出有什麼和產麥事業相關的現象，就是店主東本人，也並不是個穡稼人的模樣。我們打開行裝，洗澡後就寢，枕畔祇聽得火車頭呻吟叫喊之聲不絕於耳，起來伸首向窗外探視，始知旅館就在火車站的旁邊。忽然聽得一聲很長低音的汽笛嗚嗚，從鐵道的遠方來了一列銀色的車輛，如風馳電掣一般，一瞬間已到窗下，卻是最新式流線型的火車，並不停留，很平穩快速的經過車站，一溜煙就不見了；心想這必是通過大陸的特別快車 (Transcontinental Express)。愛惜寸陰如同寸金的美國商人，由紐約趕赴舊金山，欲圖節省時間，而不欲搭乘飛機的人們，坐這種

火車祇需一天兩夜的功夫，豈不是金錢和時間兩下裏都經濟？這一夜的嘈雜聲，竟使我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睡眠。

八月六日 清晨，旅館內反而十分清靜，寓客除我們而外，其他不過兩人，據說有幾位一大早已盪搖車動身了。接待廳內，一隻立地的鸚鵡雀籠的門開着，一頭紅嘴五彩的鸚哥卻在籠子的外邊逍遙自在的閒散；還有兩缸熱帶魚，一缸裏面盛着幾尾神仙魚藍星魚之類，一缸則全是很小的魚種。我們吃過早餐，在客廳裏面看報紙，聽得櫃上有人學琴，教的人口口數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問管事的人，知道是老闖娘在教授她的幼女，一室融和，迥然家庭的景象，卻也別有格調，十點半鐘，我們便整裝出發，一路上所經過的田地，以畜牧事業爲主，牛馬之多，反襯出人煙的稀少；土壤似乎很貧瘠的，村落也蕭條。

晚上八時許，在布萊耶(Brye)進晚餐。吃完已九時左右，我覺得很疲乏，頗想就在此地住一宵，等天明再行，免得又像昨晚在午夜間奔波，一時找不着相當的住處，可是李君飯後精神很好，自告奮勇要繼續駕車前進，祇得依從了他。及到了密蘇里溪(Missouri valley)我們都嫌那裏的房子太熱，並且嘈雜不堪，祇得再走。十一時半始開抵但尼生(Denison)，郊外的木房子均告客滿，「旅客的家庭」亦都閉門熄了燈。如此夜深，又不便去驚擾人家，祇得找到但尼生旅館去要了兩間房間，這家旅館也沒有完全脫離鐵道線相近火車的騷擾。

我們近日乘所經過的這段公路，大致與鐵路平行，因此我們勾留的城市，也大半是和火車站接近的。我們得到兩個比較顯著的印象：第一，火車站旁的城市，運輸事業格外發達，差不多每城之火車站左近，總可以看見許多的轉運公司和各種捷運的設備，如囤儲糧食的高塔及裝灌貨車的管筒，如暫時寄存牲畜的圈欄及驅趕牠們上牲畜車的架板等等；第二，公路上看見的運貨汽車特別的多，尤其是在夜間，這種運貨汽車在遠處蠕蠕而行，若是朝我們的方向來，前面兩盞大燈（Headlights）在黑洞裏就像貓頭鷹的兩隻眼睛；若是順着我們的方向去，後面紅色的尾燈（Tail Light）卻有兩三盞。這種車子異常笨重，不消片刻，我們的車子便可以趕上，及到走近前看時，無不是龐然大物也，既高且闊，儼然是一座雛型的小貨棧，在整個兒搬家，雖然是一大塊文章，其構造卻很巧妙，譬如汽車廠的新出品，送貨時不欲啓用本車的引擎，就得用卡車運送，祇須裝配齊全之鏡，架上卡車轉運就行了。但每一次祇送一輛，太不經濟，用重床疊架的方式購許多輛，有一次看見一輛卡車裝盛着九輛簇新的客用車（Passenger Cars）裝卸都很便利；又如冷藏車運送冷鮮的時貨，卡車的裏面，有小規模的冷氣機器，設備是相當複雜的；而最常見的，卻是汽油公司運送煤油及柴油的坦克車，上面分門別類配置着各種油箱和皮管。亦是洋洋大觀；大半這種卡車的功用，都是爲短距離的遞送，路途十分遙遠的，則須仰仗火車，因爲火車的運費，距離愈遠，則定價愈廉，短程的遞送，以卡車爲省費，亦且直達迅速，故而卡車的用途是很普遍的。

### ▽自動取食的飯館△

八月七日 今天照常趕路，途中沒有什麼可記述的事，但記得經過麻路兒城（Marshall Town）時，田間濃澆的肥料，氣味很重，約有五六英哩的行程，叫我們感覺到掩鼻不能的痛苦。一路無話至晚間十一時許始開搖支加哥。我們舊地重臨，這一回很想改變方針，前往司提芬斯大旅館去投宿。因為時間已晚，進城後仍決定住在萬國學生宿舍，車抵宿舍，時已鐘鳴十二下，可是當夜的氣候悶熱，許多人圍坐在正中堂院內乘涼，我們要妥房間後，便到院中去坐坐，這時天井中的十餘張桌子，尚有一半是坐着男女學生在閒談，我們就噴泉旁邊的一張桌子坐下。李君和修覺得腹中饑餓，向侍者點菜，滿想飽餐一頓，好上床就寢，豈知時間已晚，廚司已經回府，侍者也想急於收拾完畢回家休息，祇得喊兩份三明治，叫了點酒水，聊以點心。到一點鐘各自回臥室。我在女部，值班的女侍非常和氣，引導我至睡房，並指點浴室給我看，我想她們的訓練，真是週到極了。

八月八日 昨夜睡得很遲，我特地在臨睡之前，將一張「請勿驚擾」（“Please do not disturb”）的紙牌掛在門外的捏手上，寫的是要警戒僕役清晨不必來收拾房間，滿心想睡一上午，誰知自己福分不夠，侵晨六點半就醒了。昨晚李君與修約定今早同去參觀一家工廠，沒有我的份，因此我一上午沒事可做，不得不勉強再睡數時，怎奈室外的吸塵機刺刺作響，煩擾不堪，如何能睡着？在床上翻來覆去

，總算挨到十點半起身。到洗澡間去盥洗時，看見許多外國女郎都赤身露體，或者洗面，或者浴身，一個個一絲不掛。我走進去，見她們毫無忸怩的神情，大有瀟不在乎之意，我沒有習慣這樣的場合，一時倒不免有些羞人答答的，心想中國女子對於自己的身體是何等的重視，決不能任第二個人的肉眼輕易看見，因此我會感覺得不自在，其實這又有什麼希奇？方今世界各國有法律特許的日光浴健康園（Nudists' Colony）。這種集團的團員不論男女老少，在一起聚會，概須全身裸露。又聽說德國男女圓溜游泳，不著游泳衣的很多，較之我所見的光景，誠不可同日語矣。凡事重在習慣，祇要有膽量敢做，我想將來的世界，移風轉俗，或者會逐漸回到原始社會時代的生活，也未可知。

我收拾停當，即下樓到客廳中坐下，等他們二人，一邊閱書報，一邊留心看來往的男女青年，諸色人等，印度，亞拉伯，丹麥，南美洲的，應有盡有，國際的氣味很重。等到一時半。他們仍未返來，我祇得回臥室休息。一會兒，牆上的黑色小電鈕響了，我便到電話間去接電話，知道他們參觀的時候稍久，因此回來較遲，下樓和他們一同出去吃午飯，並決定遷到司提芬斯旅館去住。

這餐午飯。是在一家自助餐館（Cafeteria）吃的。這自助餐館的制度，在美國特別盛行，生意也異常興隆。譬如我們去的這家，雖時間已在午後，食客仍是源源不絕而來。每人進門，首先從一架機器內，抽取一張空白帳單，隨後沿着蛇形的櫃台前進，櫃台外邊有一圍短的銅欄，畫出界限，免得食客走亂了路線，無從稽考。櫃台和銅欄的進口處，翹首是堆放着兩三疊長方形的茶盤。食客先取一茶

盤，然後取白紙圍巾，碟子，刀叉，調羹，湯匙，繼而順序領取小瓶牛乳，玻璃杯，牛油麵包以及湯  
菜點心等等。及到最後走近櫃台的盡頭將帳單交給一位司帳的女郎。她用很銳利的目光，在茶盤內瀏  
覽一遍，以敏捷的計算，將所取用各種飲食品的代價總加起來，一共若干，就把帳單塞進計算機器打  
出一個數碼，交還給食客。因為在取物的時候，每樣都標明價目，所以客人取用時，心中有數，預備  
吃多少錢的東西，自己肚裏早已有過計算，祇須和司帳員所計算的總數合對一下，錯誤的可能性，早  
已減低到微細的成份，何況食客認為店方計算的數目，有懷疑之處時，儘可向她說明。同時，美國人  
自尊心頗重，如果店方漏算而自己發覺時，必定會關照糾正。這種自己動手的方式，既減少了店方的  
開支，而且經濟顧客的時間，在這一二十世紀時代中，誠然是最合理的。我所不解者，就是上海的人口  
如此繁重，何以竟沒有想到在城中心區開設這樣一家餐館？照我看來，優點很多：第一，開支省而營  
理簡便；第二，按這種付帳的方法，兩人同往就餐時。可以免去爭奪會鈔的麻煩，並且誰若有事，誰  
便可以先走，不必等候吃完闖走；第三，吃多吃少，完全聽每個食客自己的高興，既無需小費，則少  
吃東西亦沒有什麼不合算。我想祇要管理得法，由小做起，先則一家，以後看生意發展的情形如何，  
再推而廣之，尋覓適當的地方，設立分店。在這一一般知識程度在水準以上的上海，似乎不是不能做開  
的一宗好生意罷！

司提芬斯大旅館，曾於本文的前回提到，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棧。我們去住，爲的要經歷一下這家

舉世聞名旅館的滋味。當時走進旅館，向應接櫃要了兩間二十五層樓上的房間。雙人房每日房金七元，單人房減半，室內的佈置，非常摩登，一切裝修，很富於美術觀念，浴室是向外的，臥室的窗戶外望，密歇根湖的洋洋一片白水，展開在眼前，湖邊公園似孩童玩具的，陳列在旅館的腳根，街道中往來的車輛如團螻蛄一般，行人更是渺小得幾於看不清楚。

下午在芝加哥最熱鬧的區域閒蕩。這熱鬧市區的中心，通稱為「圈子」(The Loop)前此亦已說起過，這小範圍中的地價，分外昂貴。支城的市政當局禁止建造過高的房屋，所以重要的大廈，其最高的也不過十幾層；地位既有限，則房屋的租金自然昂貴得驚人；馬路亦狹窄，商店櫛比，步行的地位尚嫌不夠，何況停車？我們想尋找一處停車的地方，兜了幾圈，終無一空槽。想到不如寄放在收取租費的私營停車場罷，反正我們沒有一定的目的地，週遊之後，終歸要回到原處去上車的。開這一家停車場，在門口領得寄存證，就將車交付他們管事的人，由他開去停妥，然後將引擎與車門鎖好，取回鑰匙，我們便可定心的去遊散了。停車的規矩，第一小時寄存費是五角，以後每小時兩角半。這也是好生意，裏面的空地儘量的利用，緊密的排列着，真是一寸金地！呀！停車的費用既若是昂貴，則用車的主兒除非不得已，就不駕駛到這區域內去。試想吃一餐飯或是看一次戲總化多少錢，停車的費用倒很可觀，坐街車或高架車反而可以免除這累贅。

芝加哥是美國唯一沒有地下電車的大城。據說原因是在「圈子」內擁有房地產的財團極力反對所

致。每次提出修築地下鐵道的計畫，他們就從中阻撓，理由是「圈子」之所以成爲「圈子」，全仗高  
架電車環繞作一個中心。這裏面包圍着支城最大的商店公司，俱是特殊階級的根據地，似乎二等的舖  
家都在圈子以外。如果地下電車，造成交通方便，則這小範圍以內地產的身價，難免不受其影響。財  
閥居奇的私心，竟能阻礙市政的改進，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結構所不能避免的流弊。財閥的  
反對，固然是不能解決支城交通困難的主要原因，別的原因，自然尚多，不過這是傳聞尙待熟悉支城  
政治者的指正。聽說自從支城把持一切的湯浦森前市長下台之後，市政的興革漸見起色，地下電車的  
計畫，重見曙光，並有人說已在設計趕造，大約一九四〇年可以完成，倒是好消息。（註）「支加哥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電）經過三十年之艱難，本城地下電車之建築，今日開始動工，全部經費  
約計四千萬美金。

轟行破土之時，本城二百餘名流均執鞭轡之小繼，恭與備節」。今後支城居民的交通，當可便利  
許多。

晚間在一家中國「雜碎」館進晚膳，這家飯館的規模相當宏偉，登樓第二層是統間的雅座和隔成  
火車內坐廂式的座位，第三層則是跳舞池和食座。舞廳的佈置，用我國舊時雕漆畫棟式的木刻，作爲  
隔扇，再裝上動盪宮燈，十足的東方味兒，裏面夾雜着爵士的銅樂隊和穿夜禮服侍者卻也冠冕堂皇  
，營業非常鼎盛，我國人在海外賺錢確實不容易，這班主其事的人，看上去不見得有多大的學識，但

他們大都在這「行」職業中生長成熟，吃的這門飯，耳聞目見，經驗自然豐富，對於市面的情形，顧客的心理，以及經營的實務，自然是詳悉無遺，因此他們做這行買賣，反而出於那些頭腦靈敏，知識新穎的「外行」反而順利。猶憶在波士頓，有一位麻省工專畢業的中國同學開設一家中國飯館，用最舊式的吸引顧客方法及科學管理，一切佈置和設施，無不按照最能適合外人脾胃的辦法，而結果被其他的中國飯館聯合起來，一致排擠終於站不住腳，出盤給別人；我想在腐舊勢力盤據的狀態下，要想獨樹一幟，別開生面的打出條新牛路，的確不易，就我所知，這位同學的才具和手腕很高尚且得了如此一個下場，別的人當然更不必論了。

飯後在街中走走，看各大商店的窗飾，真是「有雙皆備，無麗不兼」，時裝店尤其能爭奇鬥妍，儀態萬方，每一件新裝，就有牠特殊的用途，譬如夜禮服 (evening gowns) 如何算是最流行的，穿著之時，應有其他種種若何的配件，陳設姿容的曼妙，和設計心思的細膩，與其說牠是廣告，毋庸說牠是一種教育，因為沿街的櫥窗，都使路人得到許多新的知識，即如電氣公司陳列一個廚房的內容，便我們體會標準的新式廚房，裏面應當如何佈置，模範的家庭，應當用何種的爐灶，何種的燈光等等。又如皮箱公司陳列的各種箱篋，使出門旅行的人，明白使用何種行裝為最利便，如何就可以滅除許多的麻煩，諸如此類，都含有灌輸新知識的功用，是商業競爭尖銳化以後對於消費者，一宗莫大的供獻，也是閑來無事的人，上街散心 ("Window Shopping") 時的無上消遣方法。我們一邊走着，不知不覺

竟離開停車場漸遠，趕緊朝入另一條路回頭走，到停車地點取回汽車繼又開到湖濱公園去看噴泉，這是一「世界最大的噴水池」，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間，就開足了水力，讓幾十個噴水的龍頭將水噴得高高的，旁邊圍着極強的燈光，向這水山映射，五顏六色，徐徐的轉動，誠然美麗無比，不啻是一幅水晶宮的夜景，站在遠處注視了良久，涼風襲襟，心曠神怡。又在公園內徘徊一番，然後回旅館休息。上床之先，開窗望見一塊龐大的廣告牌，記得上次來支城坐觀光汽車遊覽全市時，嚮導員曾指出那是全世界最大的電燈泡廣告板，其所用電料加電力，誠與前文所述紐約所見全世界最大霓虹燈廣告

板相伯仲。

卷之二

海島之形勢。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其地之險要。非尋常可比。其地之富庶。非尋常可比。



## ▽康乃爾大學小住記△

八月九日 昨晚睡眠並未能安，因為旅館的鄰近，是鐵路線，穿城的火車到此是一大站，站地上的鐵軌，鑿於和鉛筆線一般稠密，我們的臥室，雖似在九霄雲外，但仍逃避不了火車頭汽笛的騷擾，白天尚不十分感覺到，晚間枕畔格外顯得靈亮，加之，我們的臥房朝東，一早便陽光滿床，薰晒得沒法久睡，於是起身，到十時半整理就緒，便至帳房算帳，又在接待廳內憩息一會，到旅館所附設的商店內去瀏覽一番，將近正午，坐車到一家名叫「好球」的中國餐館去吃午飯，我們都很稀奇這家餐館帳名稱爲什麼單挑這兩個字？想必是取自詩經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吧？但中國古字「球」與「逑」斷不能通用，莫非是寫錯了？再看餐館的裝璜，雖掛了許多我國的繡貨和字畫，但全部的格局，卻是十足的洋味，我們要了一大盆什錦炒麵，三碗雲吞，吃得飽飽的，到下午二時動身向城外出發，支城外郊的工廠區，烟囪林立，烏烟瘴氣又靜又臭，這是工業發達的代價！

此時，我們公庫的現款，頗告短絀，幸而離開潑色佳（Lithonia）很近，祇須酌量着用，想不致像前次的宣告破產，因為要節省開銷，所以竭力的避免經過須納路捐的橋樑，某次爲包抄遠路，兜過一條路捐很重的大橋，竟多走十三哩的路程，我們當時從地圖上標明的哩數比較一下，再精確的計算費用，認爲繞道是值得的，遂決定舍近取遠；到晚間十一時，剛抵克利夫蘭城，不欲在城中過夜，穿

城而過，到城外一家比較僻靜點的「旅客的寢庭」，在公路旁邊一條深巷的廂裏，我們看見巷口掛着一塊牌子，上寫：「內有潔屋，無車馬之煩擾」。當即決定借宿，及抵達時一看，果然乾乾淨淨，屋內很涼爽。很舒服的，安頓完畢，淋浴後就寢，今夜睡眠殊安。

八月十日 今晨微聞火車頭叫喊聲，但比之前幾日，確是清靜許多；一覺醒來，懶洋洋在床上留連時，見床頭掛着一方鏡架，裏面用羊皮紙描金線，飾以五彩的圖案，寫着一首詩歌，照錄於次：

「大道之旁，有一深巷，

引到一家人家，竭誠的期望，

盼望着尊駕的光臨，

時永晝的工作已經過去，

熱烈的歡迎，還帶着親愛的情感，

大道旁的人家，洵是投宿之處」。

原文是：

There's a lane leads off the main road

To a home where hearts beat fast

At the prospect of your coming

When the day's long toll is past

For a welcome warm and hearty

Fanned by fair affection's glow

Just a little off the main road

Is the proper place to go.]

下面註脚是『柏園』(The Pines) 在歐海奧州第二十號公路旁邊；我想這首詩裏面的詞句果然不虛，庭前小院，栽着幾棵柏樹，我們吃過早點之後，在屋前的陽台上小坐，修給我拍照，房東太太立刻前來和我們攀談，問長問短，先問昨晚睡得可好，繼問我們在路上的情形，後又要求我和她的女兒合攝一影，以留紀念。

動身之前，我們計算一下，盡三人所有，僅僅乎七元之數，汽油就需六元左右，廢餘的一元，可以作飲食的費用，因此不得不委屈肚子，直到下午三時，纔停車吃點零食，李君吃了兩個三明治，修回我各一個半，總共的代價不過九角五分錢，幸而車子已加足了汽油，奔騰前進，沿途風景漸漸美麗，一路賞心悅目，竟忘了腹中饑餓；開進紐約州的境界後公路修築得特別齊整，再加上路旁的明山秀水以作陪襯，自然格外的美觀。將近滿色佳時，地勢漸高，氣候頓時轉涼許多，我們一行，如天涯游子，離家日久，和我們的朋友睽隔多時，今快要抵達一地，可以和許多熟人聚首。心中自然有一種莫

名的愉快，雖不能說是「歸心似箭」，卻也有幾分相像了。

晚間九時一刻，抵達滌色佳，當即按着地址先去尋找費君，事前我們曾互通電報，約定在另一會君的寓次把晤，所以先到會君家，這時費君和另一國君均在，我們開章明義第一件事，還是告訴費君以我們在途中忍受饑餓的情形，請他帶我們到一家飯館去飽飲一餐，其他的問題，可以暫時擱下不談。費君聽說，也不追問其他，馬上叫我們起身，跟隨他下樓上車，直奔一家大旅館的餐廳而來；這一頓飯果真又香又實惠，一輩子也忘不了。吃飯時討論我們住處的問題，費君告訴我們：他已爲我們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聯學會會所（Student Union）留下兩間房間；飯後，我們就到這會所去，見門首刻着「思施堂」（Willard Straight Hall）字樣，入門後又見一塊銅牌，細讀其上的字文，知道是一位富有的寡婦，爲紀念她的亡兒，捐資建造的，裏面的工程很精緻考究，時大客廳內琴聲抑揚，奏的是「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這是學校中的氣象，立刻使我回憶到我在學校時生活的憧憬，似乎是舊地重遊，口味非常濃醇，竟也不覺得這地方是生疎；走進臥室，窗外一陣陣樹木花草的香氣吹進來，沁入肺腑，空氣沉寂，虫聲唧唧，頗呈秋意，盥洗完畢，解衣入睡。

八月十一日 昨夜疲乏已極，睡眠很甜，今早費君來叩門，第一次竟在甯睡中，他又敲得很輕，以致沒有覺察，到第二次纔起身邀費君進房小坐，一面洗盥，一面談天。到十一點半鐘出發到吉利館

（Gilllette Cafeteria）去吃早午餐，飯後驅車在康大的校園內環行一週，見校舍莊嚴，建築巍峨，小山

山，地勢起伏，綠茵鋪地樹木森森，富有學府的風光，而又帶點田園的景緻，誠然是修身養性，努力學問的勝地也。出南門逕赴卡德軌邱 (Cayuga Heights) 邱上有奶油瀑布 (Buttermilk Falls) 從邱脚跟沿谷中箭道到半山去看這泉水，祇有四分之一哩的路程，直通邱頂也不過四分之三哩的路程，回來下山時，另有較短的路線，故全程約計一哩半的光景，我們走了一轉覺得不過如此，景物平凡，箭道 (Gorge Trail) 雖是全邱的精華而這邱且是當地的名勝之一，然而比之我們最近月餘來所飽餐的秀色——坎拿大的名山大川和西部的雄壯天然美景——就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不可以同日語了。我們腦海中也隱藏着這種觀念，覺得這邱雖在當地負盛名，亦無非是供本鄉人仕閒來無事息遊之所，每達週末作遠足或郊宴之時，有個去處，不能用欣賞特殊風景的眼光去嚴格求之，否則就會感覺得乏味。

離開卡德軌邱，又到谷泉州公園 (Glen Falls State Park) 去看看，覺得也很尋常，適值公共事業工總局的工人在此作工，該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簡稱 PWA) 是羅斯福總統新政 (New Deal) 下產生的甯馨兒，爲救濟當時美國嚴重的失業工人問題而誕生的，所謂「寓救濟於工作」，利用失業的工人興建國內各種事業，如修築園林，如開掘河道等等是，谷泉公園是紐約州的本省事業，但經申請聯邦政府協助，就利用該州內的失業工人，由中央撥款興修，我們看當時的景緻，也不過爾爾，可是說不定經過州政府的經營，日後就會成爲一個極有精彩的公共樂園。凡地皆能由人傑而靈，即使是一塊僅有三分變色的天然美景，祇須加一番人力的修飾，就不難成爲人人趨之若鶩的好去處。

回憶我國國內有成千成萬的好風景，限於人力與物力，竟沒有能加以造就，以致至今淹沒無聞，益以交通阻梗，設備欠缺，旅客裹足不前，誠是可惜，想將來大局平定，各種建設事業逐漸興辦起來，國內的名勝，當可以傳揚全世界，使外人交相讚頌，屆時中國風景美甲天下的名聲，當可遍聞遐邇。

我們在公園中並未下車，略事留連，便折回城內，到國際學生聯歡社（Cosmopolitan Club）小坐，然後回到恩施堂看石印工藝展覽會，西人對於石印（Lithography）的藝術異常重視，有那印刷得精緻的，價值頗昂，若遇到那喜歡搜藏的專家，他們研究此道，旁徵博引，對於工匠的技巧，原版的年代，以及每幅名畫的經過沿革小史，都能源源本本細道其詳，和我國人搜藏碑帖一樣的需要深久的考據，我完全是個外行，看了各種陳列品，覺得反而是新品來得好看些，這是因為不懂陳舊古物特殊的緣故，心想往後看得多了，或者可以多領略些。

看畢展覽，回房休息，李君亦來談天，至六時許曾君請我們到滔漢諾克瀑布（Taughannock Falls）的一家餐館名叫（T. F. Lunch Home）的去吃飯，這地方離城頗遠汽車走了約半小時纔達到，可是這家館子很出名，菜餚很講究，吃得很稱心的。飯後他們送我先回宿舍，他們再出去尋覓君，修到十一時許纔回，他說他們在一家茶館坐着閒聊。這家茶館叫「老頭兒的家」（Pop's Place）是學生們聚會談天的好地方，有各種冷飲，有彈子檯及各種遊戲。

我獨自在臥房內，回想方纔那家復館，位置在小山之中，四週是濃鬱的樹木包圍着，我們坐在陽台上的一張桌上，向外的都是紗窗，夏夜的青香一陣陣風送進來，隱約間，微聞泉聲潺潺，餐桌上鋪得整齊悅目，燃着四枝五彩的長燭，坐下之後，已經覺得身心安適了，及到吃着他家的拿手菜——烤鷄——之後，格外覺得心滿意足；潑色佳風景秀麗，烹飪也很著名，我們這幾天口福很好；普通的菜館，都不能點菜，要看他家預備了什麼，客人就吃什麼，直等到預備的菜賣完為止，有時候，生意好了，後去的便不免向隅，我想這種方法減輕店家的成本，也未始不是一種好的營業政策。

### ▽康大農科專校參觀記△

八月十二日 今天是我國夏歷六月廿六日，適逢修的誕辰，在外作客，祇能口頭道賀一聲。洗澡進早餐後，到康大學生消費合作社去買了幾種紀念品聊以點綴，出來去訪費君，請他陪同參觀康大的農學院，該學院在今世可算是頗負盛名的農科專校，由紐約州主辦，正式的名稱是一紐約省農科大學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因為基金雄厚，所以延聘的教員，很多農學專家，實驗場地遼闊，一切設備更不必說是非常完備精良，較之我們在威斯康辛大學所參觀的農科專校更勝一籌。費君本人是習工理學的，對農學院的情形，不免隔膜，承他介紹專攻農科的三位中國同學，一位趙君，跟籍江陰，和我同鄉，是中央大學選派資送的，聽說成績斐然；一位曹

哲，是衡陽人，與修同鄉；一位曹女士，是胡適之博士的令表姊，我們想起胡博士留美的第一時期，便是在康大專修農科，後來因為本人性格不近而改修哲學，雖然胡博士後來成功為我國第一流的哲學家，可是他對於農學的重要，始終認為是於我國有深切實益的，因此仍主薦他的令親前來研習。我們得他們的引領，先參觀乳牛事業部份（Dairy farm）在這裏看見最新式設備的牛棚，內部十分乾淨，圈欄及繫鍊都用最科學化的方法，取乳全用機器而不仗人工，牛的選種也精美，有各地最著名的牛種，如傑西牛（Jersey Cows）如新西蘭牛（New Zealand Cows）等等，食料也考究；趙君告訴我們該部份做的冰淇淋特別有名，遠近各地每日定貨的數量，頗為不少，問我們要不要去嘗試一下，修聽說有好的食物，頓時附和，大家都到冰淇淋房去，由趙君做東，請我們儘量吃，出品計分五種，為奶油的（Dairy Scotch）為楊梅的，（Strawberry）為香草的（Vanilla）為巧克力的（Chocolate）而最特殊的要算一種叫『苦盡甘來』（Dilcor-sweet）果然別有滋味。裝盛冰淇淋用一種羊皮紙做的小碟，食時用一柄小木匙，每客價祇五分，可是體積很大，約等於平時市上所售兩角杯的容量，所費不多，而每人都吃得飽飽的。接着我們就去看馬槽，裏面都是高大肥碩的馬匹，心想他們配合馬種，果然研究到了家，這鐵雄壯的騾馬，用來拖曳耕具及車輛，當然可以任重致遠，耐勞不歇。繼續着看畜羊養豬的地方，都很科學化，至於養雞的設備，更是合理，雞房內陽光充滿，溫度調和，空氣流通，鋪草清潔，每隻雞坐蛋的地位，襯托着一隻抽屜，收蛋時祇顧在雞房的後身，將抽屜打開，便可人不知，鬼不覺的輕輕

取出，每枚雞蛋上面都用橡皮圖章蓋上生蛋當天的日期，然後用蠶盒排列着放齊，都是一般大小的雞卵，雪白勻淨，一盒盒的順着產生的先後次第陳放起來，凡是要留着孵抱雛雞的蛋，都用人工孵卵法孵成小雞，放在玻璃房子內生長，凡是供應外界採購的，都送販賣部出售。雞蛋和牛乳是農場兩大宗副產品，收入足以抵補餵料的一部份，然而這不是辦理農場的本旨，豢養各種牲畜最大的目的，是實驗配種，挑選優良的種，分送本州各地去採用。

嗣又看關於園藝，菓實，菜蔬及其他植物的農事實驗場地，覺得他們所用的方法，總比我國尋常所見農事上所用的一切方法大不相同，若按照普通農家的經濟能力而言，我想一般的農民，限於資本，斷不能期望和他們的設施比擬，因為他們的基金雄厚，可以不計成敗，細農則不然，因為他們須養活一家數口，為生活而顧慮，即使一二稍為有點勇氣的農夫，願意冒失敗的危險而作種種試驗，這些人限於知識及財力，恐怕也僅僅乎能做倒一取法乎上，僅得於中山的程度，可是社會的事業，必須前進，研究和改良是刻不容緩的，這大約是設立專科的初衷罷。

接着是參觀農學院校舍的內部化學系專為試驗關於植物的各種有機化學原理，病理學系或昆蟲學系專為研究關於植物一切害蟲及各種病理的，統計學系專作關於農事的各種統計，這裏有上百架的計算機和其他內容很複雜的統計機器，農村經濟系專為研究關於農村經濟的各種學理，可惜我們是門外漢，未能盡量觀摩，草草的轉了一圈，僅得了個大致的印象而已。多蒙趙君贈以該院出版的刊物多種

，翻閱一遍，知道紐約州除在康大附設農學院外，還設了一個家政學院，各種刊物是由該兩院的農業  
部 (Extension Service) 印行的，封面上註明：「本院根據國會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及六月三十日所  
通過調整農業及獎勵農學兩案下所定宗旨為推廣起見而發行。」等字樣，知道這些刊物是專門研究的  
學術結晶，含有宣傳和教育兩層功用，茲列舉其中幾種的題目於次，以備關心農事者的參考：

(一) 養鷄的方法

(二) 運輸費用指數及其影響農產品與市價之關係

(三) 農場之森林種植

(四) 農民消費合作社之經營方法

(五) 紐約州內牛乳事業之經濟研究

(六) 幾種易於腐壞農產品銷售之經濟研究

(七) 農村家庭之流動性研究

(八) 紐約西部菓實販賣之經濟研究

(以上屬於農學院者)

(九) 未入學前兒童之食物營養問題

(十) 未成年與已成年青年之行爲心理研究

(十一) 如何佈置廚房

(十二) 家庭國藝學

(以上屬於家政學者)

既然有這樣現成一處家政學院，何不去參觀一番？總會不容錯過，於是要求曹女士等領導我們去參觀這學國知名的家政學院，這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凡關於一家的業務，如教育兒女飲食的營養，菜餚的烹調，服飾的設計，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一應衣食住種種事宜，都拿來分門別類的研究，並且作很精深的探討。譬如衣服一事，普通人的心理，是一件極平淡無奇的事，可是一經分析，裏面值得考究的地方，着實不少，不論是一身什麼衣，都應當於裁製之先，經過一番縝密的設計，然後打樣，至於材料的選擇，更是不易立刻解決的問題，及到製成之後，收存和保藏也都成問題，每一點都以最適合衛生，最實用而又經濟美觀的條件來匡衡一下，這當中自然就有無窮盡值得仔細研究的地方。看完之後，感想甚多，覺得我國人對於這類的問題，太缺少研究了，此時已近午刻，因即到該院的食堂去進午餐，所有的菜餚都由家政學院烹飪系的學生親手所製，廚房的清潔，我們方纔已經看見，一切用具是最新式的，洗手的水盆也有不多，所用的材料是農科供給的，如蕃茄汁的蕃茄就是我們先時所看見鮮紅的「西紅柿」(我國北方人稱謂蕃茄的名字)，牛乳便是我們在牛欄所見榨取的，肉類當然是從市上買來，蔬菜則全由農科供給，水菓也是本校自產的，故而材料十分清鮮，就是烹調的手藝

也很高明，運費代價極低，然而吃得極滿意，食堂採用自取制（Cafeteria System）食客都是康大的學生，濟濟一堂，幾乎連一個空桌都找不到。

### ▽幼稚園程度以下孩童的教育方法△

假後去參國家政學院所辦的幼童學堂（Nursery School）所收學童的年齡，自兩歲起至四五歲為止，這些幼童還沒有到進幼稚園的程度，多半因為他們的母親要到外面去工作，留在家中沒人照料，同時家中沒有伴侶，可以一同嬉戲，就送進學堂家，用最科學的方法教養，可以長得活潑些，其中有教職員的孩子們，也有附近人家的子弟，都按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最新的學理來管帶，一方面供專門研究作實驗的資料，一方面給研究的學生們有適當的對象，可以用其所學，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在美國各大都市中，都有這種學堂，可是康大家政學院辦這學堂的目的，總為研究，凡是炫奇新穎的學說，空泛超特的理論，都拿這些幼童來當作試驗品，他們試驗的結果，很多心得裨益於學術界的地方很多，就是不知究竟這八九個幼童所蒙的影響如何？這點恐怕沒有人能說得出來了。幼童均由該院的教授們監督着學生領導，或在陽光下遊戲或教他們簡單的禮貌，告他們洗澡，看着他們吃東西，注意他們體健的增加，凡百所行所事都用科學的方法記錄下來，期望他們長成完好的兒童。這一部份的房屋，以及內部的一切裝修全經過一番精心的設計，以幼童的心理為主體，色澤鮮豔，靈物有趣，式樣嬌

巧，體裁玲瓏每一間課室或遊戲室（實則無所謂上課，一日中的起居生活，便是日常的功課）。都有一扇極大的玻璃窗，窗的外面用厚紗罩着，由外面朝裏望，裏面的幼童不知不覺，無論他們的教員們或保姆在監視着，或是外界參觀的人在注意着，他們都不致於提防及驚異，其用意是任憑幼童們在羣育生活中，儘量發展他們天賦的本能，充分開拓他們各自的個性，同時教授們可以在一窗之隔的外面從容指導實習的學生們，指點學理上一切證驗的地方；我們當時留心那些很活潑天真的幼童，有幾個在教室內弄玩具，有幾個在院內晒太陽頑沙泥，在在聽其自然，決不一步一趨的加以干預，即使有不是之處，亦從不聲色俱厲的申斥，這樣，幼童的智力，可以增長，而免去莫須有的重重束縛。

出了幼童學堂，便去參觀康大的圖書館，由費會二君爲我們講述各種圖書及雜誌的保管借閱方法，並翻閱各種書報，瀏覽康大各種有關校史的紀念照像及陳列品，至四時左右回到宿舍盥櫛，休息到五時半，同乘車出發往第二十號國家公路上的一個小鎮叫施軋泰耳的（Svetitsa）尋找一家飯館，名詞是：THE KREBS。我們久仰這家的烹調名饌一時，島世的聞人曾光顧過的，多如過江之鯽因爲生涯鼎盛，所以我們早早的去到那裏，時方六鐘而座已滿，爲要滿足我們饕餮，不得不挨次的守候，竟等了足有兩個半鐘的時辰，纔得到一綽。先是我們在會客室瀏覽四壁上所懸貼各國名人讚譽他家飲食的頌函，如愛爾蘭文豪蕭伯納氏，如德國駐美某大使如日本海軍某中將，如比利時某閣員，如古巴某財長等，都有親筆簽名的照片，琳琅滿目，不勝枚舉。店主人過來請我們在簽名簿上留下我們的中文姓名

並註明係上海去的遊客，復出示最近羅斯佛總統夫人在他家進餐後所留攝影，殷勤招待，並爲須稍候道歉，我們於是回至車中取紙牌，就在他家花園草地上的小棹上打『不列椅』以消磨光陰，費君告訴我們說這位店主主人很會做生意，他的館子冬天開在南部的海邊（Miami Beach）一般家資富有闊綽太太小姐們，都歡喜就食，到了夏天，就收歇那裏，來到此地營業，若論這裏的外表，儼然是一所普通住宅，在大路的旁邊，前不接村，後不落鎮，鄰近成爲住家的人家，門前祇掛着一方不能惹人注目的小招牌，沒有聽說過『克萊勃司』的人們，當然不會知道這是一家菜館；然而就憑他家這點名氣，遠近傳說，也就夠號召得如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了，門前的汽車首尾銜接約有一英里長，真是『車如流水』，再看室內，則樓上下五六間房以及陽台上，無不是桌子挨桌子，緊緊的排列着，每桌上都坐滿了男女食客，已經在吃的人，似乎都很欣賞那佳餚，還沒有吃着的人，則都期待着珍品的來臨，可以滋見那滋味的特別鮮美；此外則有許多和我們境遇相同的人，既沒有獲到餐棹，就惟有在國中踱着方步，靜心的等候着他們的班次。

我們雖頑着牌，可是眼見陽光徐徐的消散，人影逐漸的起了模糊，腹中也不免要鬧騰慌，回首看房子裏面的燈光則反而特別光亮，我們嗅覺那窗內透出來的菜香，格外饑餓，眼見得一發客人走了，又補上一發，最後輪到我們了，侍者過來相請我們纔如闕獲到『大赦』，趕緊跟他去到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侍者先端上麵包黃油，費君警告我們勿吃麵包，因爲菜很豐盛，恐怕吃不下。稍停湯來，接

着是鴨翅，牛肉，烤雞，點心，冰淇淋，咖啡等，每一樣都任憑客人儘量的吃，果然烹調得十分入味，牛肉鮮嫩，尤爲特色，我們都吃得很飽，不必說費會二君比我們三人的食量強些，每樣都增添了不少，我則已是吃得動彈不得。因爲他家的客人特別多，所以關於侍者的管理，的確是一件繁雜的事，但是店家的設計，異常精密，每一女侍都指定職務，因此招待得很週到。在那種忙亂的情形之下，卻沒有一點令人不滿的地方，在在都叫客人感覺到服務的週全，我想這也是他家經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人對於商業管理，自有他們的特長，固然要歸功於他們訓練的本領好，但一般做事的人知識程度較高和顧客們善於利用，也是較易於調度的主因。

假後，驅車返宿舍，時已十時四十五分，復聚作『不列棋』戲到十二時始各自就寢。

八月十四日 今晨七點半即興，我梳洗時，修去探視李君，這時李君還未『升帳』，直等他到九點鐘，因爲昨晚大家相約今晨一大早，就動身，所以不得不再去打他的房門，誰知仍舊毫無聲息，門卻反扇着，修和我祇得先自下樓去進早點，吃罷早點，上樓第三次『叩環』，這時他纔起床。他告訴修說前兩次喚他確是醒着，不過懶得翻身就是，倒頭睡下，不覺日高三丈了；說着話，會君，趙君和曾君來訪，一齊勸我們再多耽擱一天，我們沒有什麼成見，祇等李君首肯，便算決定了。中午在一家北園（Scandinavian）風光的餐館進膳，廳的正中放着一張長方的大菜檯，上面陳設着各種各樣的菜餚，從酸泡菜（Sour Pickles）和油浸橄欖起，到炸雞和點心爲止；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每客按定價一

人之餐費若干，可以儘量挑自己愛喫的幾種吃個飽足，據說此地三個國家——丹麥，瑞典和挪威——的烹調，富於家庭風味，故以小吃最爲著名，各種冷食尤稱特色，我們吃得都很滿意；飯後兩點鐘動身離開濱色佳，向波士頓出發，這一路之上，風景的宜人，實有許多值得留戀的地方，路旁的樹木成林，田園的風光，尤其是予人以斷續的回味。

晚上九點左右，開進波城，逕到唐人街去吃夜飯，由飯館裏打一個電話告訴莫太太說我們回到波城了。莫太太問我們擬往那裏，我告訴她前往的地方已經遷租，這次回來，還未決定住在何處呢，儘便邀我們到她家去住，十時半到她家，看見一大堆郵件在等待着我們，也沒有功夫去拆看，僅和莫氏夫婦談了一會兒話，提起適纔所見郵件內有一小方箱，想是國內寄來的食物，急忙打開包裹一看，果然是一盒想已久的食物，衣服和軟底繡鞋之類，拿出來大家吃着，一邊談天，莫太太問我說：

「你們這次旅行所經過的地方，如此之多，不知你們在本國時，國內所到過的地方，比在美國所看過的地方要多些麼？」

我當時回答她說，修在國內到過的地方，也可以算得多的了，然而還沒有幾次在美國所見的地方多，第一，中國的交通沒有美國這樣發達，以前主要的交通動脈不過是幾條鐵路，我們坐火車時，往往不過是從一個出發點，到另一個目的地，在這兩個起終點當中的地方，多半沒有到過，而我們這次在美國旅行，總算是爲旅行，因此能劃出路線，儘那些比較知名的地方去穿行，況且旅行的代步工具

又是汽車，可以隨時隨地停車遊玩，自然比乘火車便利多了；第二，我在國內時，正當讀書時期，也沒有許多機會可打旅行，修雖然到過的地方比我多得許多，可也就限於公務上接洽事情所必須經由的幾個地方，而況中國的名勝所在，並不像美國的名勝，大做其廣告，吸引遊客，故而所到過的地方較少；莫太太聽了我的話，接着說道：

「這也難怪，就譬喻我們也是一樣，國內就有許多地方從沒有到過，美國的一般人也都放着國內許多現成好逛的地方不去，而都喜歡到歐洲去遊覽大陸國家，似乎不出國門，不足爲奇，實則也有別的原因在其中，近年來有好幾個歐洲國家的貨幣貶值，按匯率說話，美國人去遊歷，確是上算，同時歐洲的國家也竭力的招徠旅行生意，如鐵路的特別減價，旅館客寓的大打折扣，招待辦法的週全，種種都是富於吸引力的，因此渡大西洋的人就多了」。

談談講講不卻已是深夜，各自安寢。

八月十五日 九時醒來，但聽得樓下有婦人的聲息叫莫太太，起身下樓進早餐，知道是兩位從紐約來的客人，我幫同莫太太預備六人吃的晨餐，大家一同喫了，兩位從紐約來的朋友已經決定到樂克福地方的海濱去消夏竟日，我們外務廳象，自然不能同去，祇得辭謝，今天的氣候顯得厲害，修到銀行去取錢，頂便到洗衣作去走一趟，回來時混身透濕，隨即幫同我理東西，看郵件，直到下午纔就緒，六時洗過澡，李，倪，朱三君來，那時我們已決定搬到旅館去住，因爲那兩位後來的客人沒處去住

於是將行李裝上汽車，給莫先生和莫太太留下的一封信，告訴他們我們遷到司令旅館去住，到了Hose  
Commander 要了全旅館最涼爽的一間臥室，連浴室每日房金銀四元五角，稍坐一會，即同他們三位  
到映麗酒家去吃中國飯，在那裏遇見老同學顏君，他是從貴城轉學到此地的波士頓大學肄業，飯後邀  
我們到他住的處方去玩，和他同住的一位伍君，曾在國內外外交部供職，現在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專  
攻外交立法，他不但能說幾國語言，並且對於文學美術，每議論一門，都能十足表現他嚮往外交家的  
風度，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暢談，他於遊戲之事，如各種球類，酬應之道，也都能應付裕如，因為  
他對於「不列棋」(Bridge)很有研究，所以他們幾個就開始打「橋」，還有吳君，是前上海市長的  
次公子，和修有點戚誼，他們旗鼓相當，直打到夜裏一點鐘才收歇，回到旅館，氣候又是涼快了，正  
好睡覺。

▽劍橋閉居的一個月△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今晨本想睡晏些，才七時一刻，好夢方酣，但聽得有人叫門，問是誰，  
她說「伊蝶」，我們明明記得昨夜上床之前，曾掛上一塊「請勿驚擾」的牌子，何來還不關相的人  
攪人早睡，祇得不去理她，我們不知道什麼人叫「伊蝶」，即使她是蝴蝶，也管不了她許多，翻身再  
睡，直到十點以後起身。

午飯就在旅館的餐廳內吃，今日適逢星期日，許多小家庭的家中駕便當事起見，都不自己做午飯，從禮拜堂裏出來，正好就到飯店裏去吃一頓好些的飯，因此分外熱鬧，遇見許多朋友，勒文斯夫婦並走過我等的餐桌來寒暄片刻，勒文斯先生從前在長沙做傳道的功夫，曾擔任過湘雅醫院的會計長，和修的叔父很熟，問我們幾時離美赴英，想約我們到他們家一敘，修問他下半年是否仍在哈佛商業院擔任教職，他說已另有計畫，十月間要到柯樂拉多泉去就數學經濟研究院的副總幹事；天氣熱得飲食也吃不進，每樣菜餚，至少都留下一半，飯後回房休息，莫太太有電話來邀我們到她家去，四時由旅館赴莫家，她夫妻還未回來，我利用這時間把家中寄來的一件旗袍領圈縫上。稍停，她們回來，我幫着主婦一同預備夜飯。飯後到鄰近地方去散步一週，回到她家，重復坐下，談天看書，不知不覺就是午夜了。

八月十七日 我們計算在劍橋至少還有幾星期的挽留，不能長此住在旅館裏，應當及早找一所比較永久的住處。一早便去找翁君，想問他知道有無適宜的住房，這時翁君猶高臥未起，我們這一去竟將他擾得不能起身，我們將來意說明。見得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是難得遇到的機會，決不能任他錯過，因此我們準定要在劍橋住到慶祝典禮完畢之後離去，今晨我們自己已經去看過許多房子，都沒有合式的，一則天氣熱，我們想找一所比較通風點的房屋，二則我們在波城也還想看看幾處名勝，必須要地點較為適中，出路方便些的，翁君告訴我們陶百川君新近離開劍橋，才將他的房子退租，不妨

去看看，我們當即同去，不巧已有人租住，翁君建議何不去找裘君，他必曉得有出租的房產，遂到哈佛大學的漢文圖書館去訪裘君，他說知道一家公寓，大約餘屋出賃，頓時帶我們前往看房子，雖然離開哈佛天非爲程不遠，可是途中忽遇傾盆大雨，以致我全身皆濕，而路上又沒有躲雨的去處，祇得像落湯鷄一般，一路淋到劍橋街一七三七號，這家公寓名叫「使節館」The Ambassador 佈置及管理倒還新式，由一位女太太管事的上來接待裘君，我們向她說明了來意，她說於今哈佛大學的三百週年紀念大典就在眼前要舉行，劍橋的房產，租價漸高，空屋漸少，我們一聽，唯恐她是生意經的口吻，正自納悶，不想她接着說道：「我們還有兩套空屋，可是並不漲價，還按從前的向例出租」，說罷帶我們去看，第一套房間包括臥房帶浴室，據她說已經有人先定下了；第二套房間是臥房起坐間帶浴室廚房的，卻還空着，但是有一條件，就是九月二十號以後，必須要騰空，因爲那時哈佛的學生都漸漸返校，開學之前，學生來租屋的，素來的規矩，一次訂合同的期限，總以九個月爲滿，他們甯願租與學生居住，則大半年的生意就有了着落；九月二十號讓出，與我們自己的計畫，並沒有什麼不合式的地方，況且恰好是我們預定離開波城的時候，巧極了，當時便租定，說明每月房租六十元，外加五元，俾爲女僕打掃房間鋪床洗一應用件的雜費，明天就搬進來。

裘先生盛意邀我們到他家去吃飯，但事前未通知裘太太，致沒有準備，及抵裘府時，裘太太正自一人消停得很的在吃着她的飯，沒想到忽然來了我們兩個不速之客，連裘先生也並不是一定回家用午

飯的，一時之間，要多添三人的飲食，確實有些不方便，臨時祇有開罐頭之一法，將冰箱內所留剩的菜蔬，佐以麵包，對付着就算是吃了一餐；回想我們在國內時留客吃飯，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在國外，不論大家庭或小家庭，每天有每天的安排，若是邀客來家吃飯，而事先沒有知照，往往可以<sup>多</sup>使主婦覺得很窘的，這種爲難之處，大約在美國的家庭生活中，尤易見到，所以往往聽說美國的離婚案件內，有列舉丈夫不能體貼妻子，臨時帶朋友回家，急忙之間，又要場面好看，又要張羅得有條不紊，妻子盡她能力所能做到的，自己入廚下做老媽子不說，累得疲乏萬分，還要出來賠笑臉打起精神應酬賓客，種種情由，的確是定下丈夫『精神虐待』罪名的一篇委婉動聽的理由呢！

飯後辭出，到大學旅行社（University Travel Bureau）去詢問去英的船期及購買聯票的辦法，當下選定九月二十三日由紐約啓旋的德郵卜烈門號，請該社去電預留艙位；接着便到合作社去買了兩口大木箱，預備把些書籍及大致用不着的東西衣服之類，先裝兩箱交捷運公司運行寄轉國內，免得隨身帶着，將來赴歐陸時，許多不方便，（記者按：這事在當時說話，可算是聰敏的辦法，滿心以爲再切貼沒有了，豈知東西運回國內，擱在虹口寓所內，及到我們回滬時，已經黃鶴天然，可見得凡事天定，任憑你怎樣善於策劃，祇須有一處漏洞沒有預先算到，終歸是失敗的）。這兩口木箱非常堅固，四角都用很厚的鐵皮包住，尺寸也相當的宏大，大約裝載滿實了，總有五百公斤的重量，修此番購置的西醫書數很可觀，再加上兩月來旅行，沿途所買的說明書，紀念品種種，着實不少，兩木箱裏恐還不夠

裝呢！

出合作社，到舊居去拜望我們的老房東，不值悵甚；回到莫家，至晚飯時始告訴他們夫婦說我們決定搬赴『使節館』，他倆極力勸我們勿搬，盛情挽留，叫我們心裏益加過意不去，祇得說我們在波城富有月餘的勾留，不能長此打擾。

八月十八日 清晨將行李先交搬場公司運到新租定的公寓去，當時明白叮囑腳夫，叫他們搬到房間內的壁櫥裏面貯存，滿心想腳夫會遵照我們的吩咐做，豈知等我們到那邊一看，所有的箱子皮包，都堆在房子的中間，祇得自己動手，將東西搬動一番，稍加整理後，再出外吃午飯，飯後，我到鞋店去買雙皮鞋，修在一邊，祇顧挑眼，凡是我想買的，他不是說這雙式樣太笨，便是說那雙顏色不好，我買東西的性格素來爽快，竟沒有買成功；後來又到伙食店內去買食物，凡是鮮肉及正當做菜用的材料，徵求他的意見，他總是神情快快的不加可否，叫我也不願作主就買，倒是他買了不少糖菓零食，如果叫男子們當家的話，恐怕每天祇吃些罐頭食物就可以過日子了！接着到藥店裏取沖晒的照片，美國的藥店，包羅萬象，什麼也有得買，並且有冷飲，我們見『可口可樂』的廣告掛在牆頭，上面畫着一位美麗的女郎，俯臥在海邊的沙灘上，手裏拿着一瓶『可口可樂』汽水，優遊自在的神情，真是富於誘惑性，使我們不期然而然的想喝，於是坐下，向櫃台上要了兩份，可是並不是由玻璃瓶內倒出來，而是從檯面上裝就的罐頭內放出來的，因為藥房從分銷處批來的是容量足十加崙的鑿缸，比較裝

瓶分售利益要優厚些；我們坐着喝，一邊和管事的人閒談，據他告訴我們關於「可口可樂」的故事，有些值得記的，現在追述於下面：和「可口可樂」正牌相競爭的各種冒牌飲品，計不下七十個名目，但是總括起來，這七十種冒名頂替的汽水，全部營業的數額還不及「可口可樂」的十分之一，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時候，「可口可樂」在美國的銷數，不過是一萬三千五百萬金元，十年之後，竟到了二萬四千萬金元，銷路的廣闊，可以說是舉無之，售賣的媒介，除了我們最容易想像得到的幾種出路而外，其他代理的機關，有下列幾種：

- (一) *Hotel bar* 瓶售吧
- (二) *the cooler* 冰藏箱
- (三) *the coin machine* 角子機器
- (四) *the automatic cooler* 機器冰箱
- (五) *mixer* 和飲商
- (六) *dispenser for fountains* 噴房冷飲櫃
- (七) *filling station* 汽抽棧
- (八) *automatic dispenser* 自動冷飲櫃

每隻空瓶的代價，是兩分半美金，牠的壽命，大約可以裝盛一百次以上，可是也說不一定；有些

額，在生意旺盛的一天，也許裝盛至兩三次之多；有些瓶從一九二〇年用起至今還在流行；有些瓶則早年天逝，譬如在一場轟轟烈烈的足球賽場中，就許破碎掉售數百分之十；目下，全國共有專裝瓶的一千家，代理的冷飲櫃台十萬處，販售的商家近百萬處，共圖一致的在牟利的心理下，儘量推銷這已經成名的貨品，單就一九三五年一年中花費在廣告上的鉅款計七百萬元美金來說，就可以想見牠銷數的龐大了。

回到家門口，遇見莫太太出來，來看我們不儘正待要回去，重新又折回，帶來兩張在暑期學校中所繪的兩張中國畫給我們看，並且送一張土地菩薩的素描給我留作紀念；她走後，我們預備晚餐，飯菜是冷肉類，生芥菜，涼拌青筍蝦米黃瓜，煮玉米，麵包牛肉，可惜刀叉缺如，祇能以筷代之，碗箋匙碟是公寓內現成供給的；晚飯後，裘先生夫婦來清談，隨後倪，頤，李三君也來了，大家坐著閑談，吃吃本菓和國內寄來的蝦乾，甚覺有味，我雖已很累，卻不覺晚，午夜之後，才把絨在壁內的牀放下來，客室間這才變成臥室，於是就寢。

### ▽開始居住公寓的滋味△

八月十九日 一晚上睡不穩，新搬的地方，總不會立刻就慣適而得到熟睡的；早上我就吃蕃茄汁，和麵包，添一頓早餐了，修再加上臘肉煎蛋，飯後他出去買些罐頭食物，順便到圖書館去看中國報

紙，我在家洗碗盪，寫信及做些零碎事，一會兒老房東的哥哥來了，找還我兩塊錢，我們交還他兩把鑰匙，隨後修回來，稍談幾句，他不久便自回去；中飯簡直不知做什麼菜蔬好，沒有一點中國小菜，也沒有醬油及其他的作料，結果想到芹菜牛肉湯，蝦米青筍蒸蛋幾色簡便的飯菜。

飯後休息一會，修佔據了沙發椅，牀又敗在帶霉蒸氣的壁櫃裏面，我只好椅子上打盹；三點鐘莫太太來，約了星期五邁波城去買東西；四點多鐘我出去取相片，送衣服乾洗，回家時帶了一隻雞，和新鮮玉米，各種菜蔬及煮飯的白米，晚上燒飯炒菜，一餐中國飯吃得實惠；究竟麵包下肚，漲而不飽，實在吃不慣；到底我們是「飯桶」。一會倪，朱，李三君來，約好明日送我到中國城去買東西，晚上請他們吃我們自製的中國飯。

八月二十日 早飯後便開始悶雞燉肉，鷄兩隻雞都佔住了；因此中飯不得不胡亂吃些現成的東西，下午進城去買了些中國蔬菜、鹹雞蛋（每個美金一角餘），海蜇皮，腐乳，榨菜，榨料，南貨等，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許久沒有嚐到的家常食物，在國內時看得如同空氣一般的普通，現在異地，竟都成無價之寶；臨走還買了六雙筷子，因為我只有兩雙。出國時決沒想到我會要煮菜煮飯，還會有贖身邀五六個人來家吃飯！到家後忙著料理廚下用物，費時半天，做成了雞湯，紅燒雞絲，紅燒肉加醬蛋，煮鹹蛋，炒小白菜，煮玉米，炒酸菜，涼拌海蜇，還有一大鍋飯，平時的飯鍋，祇有三四碗的乘量，今天拿大盆煮，所以用不着預先關照修不要添飯，我們吃得都很高興，他們都喜歡吃蛋，所以也

不覺得滋味單調，固然，在我，一個人燒，洗，煮，做，已足以自給了不得，替他一樣兩樣都是紅燻，愛吃就吃，橫豎咱們的本領，盡於是矣！吃水菓後，他們男子們儘在客廳裏舒暢肚子，抽口煙歇歇氣，雖然都很客氣的要稱我洗碗，我卻婉謝，請他們坐下玩玩紙牌消遣，因為我洗碗的技能已很熟練，獨自一個子一會兒便也收拾停當，還旁觀他們打牌，一邊結絨線生活，聽聽他們關於婦女金錢等問題的一篇老生長談，到一點鐘才安歇。

八月二十一日 早晨同莫太太去買東西，普通大百貨商店的下層（Basement）盡賣的是賤價貨或零頭貨，除了日用品而外，其餘的東西，雖則便宜，也沒有什麼可取的，唯有紗襪一項，是地蔭子裏的最合算，人都搶着買，這種紗襪，稱爲「例外貨」，多一半是特別大或特別小的尺寸，或者雙數少，或者是顏色不齊，不成整打一色的貨，價錢卻比在櫃上買便宜許多，可是牌子和質地原是一樣的，莫太太所穿的襪子，尺寸最大，我穿的尺寸最小，所以每人像打槍似的買了幾雙：英國人平時走路走得最多，絲襪又多脆弱得很，這種極易抽絲的襪子，如何經得起行軍般的步伐，普通人一雙襪子，穿兩三個星期，已算是長久的，一雙的價錢比補襪的工錢還低，所以破了也不值得補，再買一雙，也不過自五毛到一元之間，簡直從來看不見穿補過襪子的人，至於講究的太太們，當然不肯買便宜貨；買過襪子，我寧買雙皮鞋，很不易找，普通的尺寸我嫌大，後來到一家專做大小尺寸的鞋店，看中一雙很合式，價錢比別的鋪子都貴，要九元五角，這家鋪子的陳設很考究，稀稀的羅列着幾雙鞋子，沒有一雙

不是玲瓏精美，可是他家的生意，比較特殊，大多接的定貨，專做普通縫紉所沒有的尺寸，據那伙計說九元五角的還是機器出品，若是用手工製，要倍上一倍，我在國內，穿慣了手工皮鞋，現在倒願意買雙機製貨穿，伙計看我穿着他家的鞋子合式，同我說肯不肯替他們做穿鞋模特兒的宣傳廣告，我沒有那大的志向，也沒有那樣的開通！

我們兩人買完東西，就在一家館子內吃中飯，食客大半是女人，唧唧喳喳，倍形熱鬧，飯後莫太太說要去看看衣裳，走進了幾家時裝服飾店，她都到「母衣」部（Mater-nity Dress Department）去仔細碰摩一番，這一部份所發售的衣服，專為有孕婦人特製的，其式樣與材料，無一而不注意到將生產婦人遮蓋身體上變化的過程，並注意到舒適上面，設計之精巧週至，可謂無微不至：衣服的尺寸可以隨時放大而不顯形，叫人家很難看得出身體上有何特殊之處，這也可以說是美國女子好動，好打扮的一種表現；任何一個女子就不能一天到晚守在家裏（就是足不出戶，普通人都都歡喜穿得齊整乾淨）既要常常外出，又不願意一般人發覺她有什麼異常的地方，有這種需要，就有這些店家來供給，彼此都有好處：製這種衣服的店家，因為所用的材料好，設計巧，定價起碼在二十元左右，比普通衣服要貴些，莫太太仔細的看這種衣服，我總以為她必定是立刻就需用了，可是她並沒有買；我問她「不買又何必看？」她回答說現在尚沒有需要，不過希冀而已，先懂一點，預備將來若有所需，立刻可以知道那家店的貨品最好；這種先知先覺的精神，尤其是用在愛美的事體上，可以說是聰慧的美國婦女

性蕭，壓得幾乎比其任何事都重要。

我們分手之前，我約了莫太太和她的丈夫稍停到我處吃晚飯；她去卻爾司河中划船，我便回來買些東西預備夜飯，六點多鐘他們來了，坐吃談着，莫太太要我明日到她家去，替我雕塑半身像。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在莫家做石膏像，因莫太太雕刻得很起勁，飯後仍約我再去，下午她將上午所塑的粗胚修改了很多，等莫先生下樓一看，和上午的大不相同，祇嘆壞了：明明早上抹就好好的輪廓，不改也罷，經她一動，全弄糟了，不但失掉了原來的神氣，並且還沒法兒挽救呢。莫太太雖然辯了幾句，也只得攪和軟泥重新再起頭，這一天的工夫便算是白費了；回到家裏見修有好幾位客人在玩着，晚飯後，一塊兒到中國城去吃廣東菜。

### ▽全美網球雙打錦標比賽大會△

八月二十五日 這兩日沒有什麼可記述的事情，昨晚顧君來約我們今天同去看全美公園草地網球錦標比賽；我們一塊吃過午飯，一點鐘動身，約摸有三刻鐘的時辰，（顧君的車子不大肯走得快。）才到「栗子山」（Chestnut Hill）的運動會，（Longwood Cricket Club）今天是第二天，人倒並不怎樣擠，門票每人是一元一角另外買一本秩序單是兩角五分，這時天氣很熱，秋陽高張，我們進門後每人買了一根冰棒邊吃邊走，在場內先購了一圈，然後到黑板揭示處去看本日的比賽程序計分兩場：二時起

賽的有男子雙打兩起，女子雙打四起；三時半起賽的有男子雙打兩起，女子雙打三起；壓軸戲是四時半或五時起賽的女雙打一場，雖然不是什麼劇烈的競賽可是與賽的四人中美國代表是海峯傑可白（Helen Jacobs）和費卡恩（Mrs. Eadyan），費卡恩的丈夫和修在哈佛同班同組，他的夫人我也認識的，所以我們對於這一組比賽特別感覺興趣；這場比賽在大看臺內舉行，早已擠得滿滿的祇有站的地位；四時三刻上場，傑可白是久於沙場的老將，技術十分高強，一種驕健的神氣，溢於眉表之間，可是她球藝雖好，祇可惜不走運，歷年來都被馬迪夫人（Helen Mills）遮蓋着未能獲得全世界女子單打的冠軍；她身材高大，四肢的筋肉，異常發達，和費卡恩配合雙打，因為費卡恩生來矮小格外顯得她像個金剛的身體；對方的兩位選手，雖亦技術不弱，無奈究竟不是對手，一位狄恩女士（Ethnic Dean）身體胖碩，苦於招架，溜得好不累也，動作又引人發笑，丁好幾夜，逗得觀衆前仰後撲，有一次她發一擊急球，竟把手中的網拍，飛到看台上面，落在三位女看客的懷中，也可稱得應付維艱了；幸而傑可白輕敵，隨便送禮般的輸了好幾分，結果第一盤七對五，第二盤六對三終場，這一天的比賽宣告結束。

順便讓我說說這種比賽的意義：這是由全國十三個區分會所組合的全國軍地網球協會所主辦的，自一八七七年成立，今年是第六十次的季節，每次舉行的錦標比賽有：男子雙打，女子雙打，混合雙打，男子宿將雙打（這一組的參加者，都是年齡已老的昔日名手。）父子雙打，校際雙打等六種，爲

什麼特別提倡雙打呢？有兩種原因：第一，因為網球比賽對於觀眾，單打較雙打容易發生興趣，往往單打的選手能得打最高的榮譽而雙打不爲觀眾所注意，直到五年前，美國人方纔感覺到雙打的重要，因爲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美國參加台維斯比賽，歷年所以未能獲得錦標的主要原因，都是輸在雙打上面，這纔曉得雙打關係的重要；老實說，雙打比賽緊張時，比單打格外能表現出運用技術的本領和實力，必須十二分的貫注精神和操練身手，方能得到勝利，這是鼓勵大眾養成愛嗜雙打的第一個理由；第二，以往雙打的配合，多半是臨時「搗抓」，從沒有老搭檔的長遠隊伍，而雙打成功的祕訣，還在時刻和一個固定的伴侶練習，因爲要得到平穩無疵的合作，必須有長期間的搭配；譬如網球界歷史中最早一隊最強雙打選手是西耳斯（Richard Sears）和台維特（James Dwight）西耳斯固然曾經連獲單打錦標七年，可是台維特的單打並不見得如何高明，然而他倆執雙打的牛耳，竟至六年之久；是爲一八八一年以後，第一對最強的雙打健將，繼起的如穆特（Holcomb Ward）與台維斯（Dwight F. Davis）及萊特（Beals C. Wright）、如哈克特（Harold H. Hackert）與亞力山大（Fred Alexander）、如麥克拉夫令（Maurice McLoughlin）與朋迪（Thomas Bundy）、如莊士頓（Billy Johnston）與格律芬（Clarence Griffin）；都是靠合作得緊臻，纔能長操勝券的；至如鐵爾頓（Bill Tilden）呢，他雖然也獲得四度雙打錦標，可是做不能算雙打的傑出人才，他的得勝，毋甯說他是單打擅長，而又得到好的幫手——李亞（Vincent Richards）換句話講：李亞治確實是雙打的聖手，後來他和威廉姆斯（Dick Williams）合作

也全仗着威廉姆斯的衝勁；由此可見聯絡功夫的重要，晚近的雙打能手如阿律森（William Allison）和樊爾恩（John Van Ryn），法國的「四大天王」，和現在稱霸的勃琪（Don Budge）與麥谷（Gene Mako），也都是代表兩人合作的最好榜樣；在三時半，正場中就是他二人對法國選手貝特拉（Pilla）及貝禮查（Pellissier）的惡戰，旗鼓相當，精彩百出，可惜我們站的地方正對着陽光，晒得有些像油燻蝦，以致沒有能十分欣賞。

今年參加的選手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英國名將世界單打錦標佩烈（Fred Perry），可惜他臨時退出，否則我們可以飽一飽眼福；今年有兩組比賽的結果出人意料之外而又極得在這裏提一提的是：男子雙打的最後一幕，勃琪和麥谷竟踢倒了上年度的錦標阿律森和樊爾恩；女子雙打的錦標，傑可白與費卡恩竟輸給樊爾恩夫人和白布鶴（Carolina Babcock），也是沒有想到的；還有一樁事，可以附帶敘述的，就是所有已取得資格的各選手（“Seeded Players”）之中有兩個選手是最近露頭角很爲人意的：一個是恆特（Joe Hunt），一個是李格斯（Bobby Riggs），他二人此時尚無藉藉名，不過已爲體育界公認爲最有希望的青年網球家。（記者按：後來他倆果然獲得一九三九年溫勃爾登的世界單雙打錦標，足見西人訓練造就運動人材的激厲。）

秩序單中印着幾項請觀衆注意的事情，我覺得以前在上海時看網球人的態度比較的高，用不着執事的提醒，譬如上面寫着：「職員們爲觀衆們和球員的利益計，處理比賽的事宜，請希望得到適當的

情況，使競賽能得圓滿；優良的賽演，不但需要筋力和技術，也務要能聚精會神；不當其時的鼓掌實足以妨礙球員的充分發展，希望觀眾注意，勿在一點尚未分勝負之先鼓掌，勿看着顯然自悞的球鼓掌，勿高聲談話，毋懷疑公證人和巡邊員的裁判。請牢記他們都是大公無私，總比較觀眾所處的地位更看得清楚，勿在看台中任意行動……等等。」一連比賽四天，每天的觀眾人數都在兩千左右；其中最長的一盤，共計打四十個 Games，是傑可白與費卡恩對馬蒲爾 (Alice Marble) 與施丹麥 (Kay Stammers)，單見這一盤，就換了四次新球，結果傑費以二十一對十九獲勝，也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長 Set 了。

女選手一律短褲短衫，其中像貌最秀麗的當推馬蒲爾女士；遣派代表最多的一州為加利福尼亞，因為那地方終年到頭，陽光充滿，氣候晴和，四季都可以作戶外運動，因此網球的人才輩出；施丹麥是英國網球界的中國英雄。

我們看完各場。已是夕陽西下的時刻，回到家中，趕忙預備夜飯；炒了一碗荳豉蝦米肉的苦瓜，修愛喫的，顏君算半個湖南人，所以也很歡迎這菜，獨有我不慣吃牠。

### ▽劍橋是一個工業很發達的城市△

八月二十六日 今晨很涼爽，修一早就出外，我則到莫家去，到十二時一刻回家，見修在門外倒望，原來我們約好十二時回來，房門鎖着，鑰匙被我帶去，他不得進門！午飯時修告訴我我們妄為

我劍橋住了這許多時，竟沒想到『入國問境』的話，總以為這地方不過是一個『大學城』而已，殊不知還是一個工業重鎮呢。我問他何以覺得這地方在工業上佔着重要地位？於是他將他一早到各處去開發的經過報告我一遍。他說，他搭坐附近的公共車輛四處去兜一遍，看見許多很大的工廠，如利華肥皂公司（Lever Bros. Co.），如大學印書館（University Press）如河東印刷所（Houghton Mifflin Co.），如新英糖菓公司（New England Confectionery Co.）如標準日記公司（Standard Diary Co.），如施規亞屠獸廠（John P. Squire Co.）如全國餅乾公司分廠（National Biscuit Co., Cambridge Crackers Plant），如嘉人爾木器公司（Kaplan Furniture Co.），如梅蘇哈姆林鋼琴廠（Mason & Hamlin Organ and Piano Works），如辛溥列電線電管公司（Simplex Wire and Cable Co.），其他工廠猶不勝枚舉。規模大的有僱用一千五百工人的波士頓橡皮廠（Boston Woven Hose & Rubber Co.）；製造細微日用品的有專做皮鞋油的惠德模（Wittmore）和做墨水的卡德（Carter）；年代最遠的有全國第一家陶器廠（A. H. Hews & Co.），成立於一七六五年；總之，再沒有第二個城市有劍橋這樣種類繁多的工業。修說他至今還以為劍橋區域很窄，於今纔曉得牠不但有悠久的歷史，亦且是美國最大一府（Middlesex County）的首市，工業出品的總額佔麻省各市之第二位，人口有十二萬，零售商有一千家；此外，銀行，戲院，旅館，百貨公司，擁塞的地下鐵車站，也都應有盡有，可是劍橋的名聲並不怎樣大，恐怕是給波士頓軍壓住了。

午飯後，李君來訪，說起我們出遊用的汽車已經賣掉，得價四百六十元，比較買進價的差額及公攤份子，每人約合到九十元，行程一萬二千里，爲時兩個月，所出的代價，竟如此低廉，不可不算得是便宜的了。

修今晨出外探訪，打動了我的興緻，三時出外散步，到中方（Central Square）一帶去看幾家大商店。先到哈佛百貨場（Harvard Center）去，這店的主人是十六歲時由俄國到美國找生活的移民，那時他一共祇有美金一元的財產，後來慢慢積蓄，竟開了這所專售男子用物的百貨店；現在的店房是他自建的大樓，全部資產早已超過一百萬元了。我想其人必定是精明絕頂，同時也不能不歸功於哈佛大學歷年來豪華公子哥兒的學生們不斷的照顧。目前店務是交給他兩個兒子管理：一個畢業於麻省工專，一個畢業於哈佛，都很能幹。老頭兒今年已七十五，在當地很孚物望的。逛完這家又到滿漢頓百貨商場（Manhattan Market）內去觀光一番，聽過這家店開幕之日（一八九五年，）到賓客一萬人，也曾盛極一時，於今其他大商店如林肯（Mr. Lincoln Stores）企昌（Enterprise Stores）等，每家都有六處分店，競爭日烈，買賣也不如從前的興旺了。

中方命名的意涵從何而起，無從稽考；據老同學講，同爲他的位置在兩大校的中點，並且又是劍橋商業精華薈萃之區，也是劍橋地下鐵道到卻爾司河的中途，市政府，中央機關辦公處，總巡捕房，男女基督教青年會，都設在是處所以又公認爲本市的中心。

晚飯後有幾位熟朋友來打紙牌，喝威士忌蘇打，至深夜始散。

八月二十七日，今天上午繼續我們認識劍橋的巡禮，路線是本市的北部，沿麻省街北行，到了所謂本市的城外地段（Uptown of Cambridge），以前北城是完全孤斷的，現在已打成一片了。自從著名的郵寄百貨公司西愛斯羅柏（Sears-Roebuck Co., Largest Mail-Order House in the World）在這一區內建造一所偉峨的大廈作他家的北波分店後，外界漸漸感覺這地段將來是有發展希望的。經過長久的科學分析，這已是毫無疑義的事實，因為北劍橋現在擁有一郵政局，兩銀行，兩戲院，一火車站，一運貨廣場，並且生意很發達的，足見美國人經營事業眼光的敏捷和手腕的靈活。

午飯後翁嚴二君來閒話一小時。他們走後，我們又出去到侃寶爾方（Kendall Square）一帶去買些零星用物。晚飯後，因為今天走得乏了，本想早點睡。才將壁床放下，忽然有人敲門，原來者幾位好朋友來要打「橋」。這時客房已變成臥室，祇能讓且將廚房作招待之所，委屈他們在飯桌上架場。我等他們開始打紙牌後，正待要坐下記今天的日記，忽然門上有叩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顏君，另帶了一位不相識的洋人，顏君介紹說他是一位有名的網球家。起先顏君原打過電話來，邀修一同出去玩，因為時間已晚，又想早睡，修便推辭了，所以顏君便把他的朋友帶來訪我們。我十分不好意思，只得在浴室內換好衣服出來，陪他們談了一陣，今晚又不能早睡。

八月二十八日 今年是哈佛大學三百週紀念。在美國這是件了不得的事，因為國家的歷史，也不

過三百餘年，況且哈佛是全國第一名最高學府，所以近來積極籌備，大舉慶祝，除已聘定各國名流來校演講或接受名譽學位外，一切校舍，全修理得引人注目，出版了許多刊物，講到每所房子的歷史及沿革，在在使人明白這是多麼偉大的學府！

今天下午參觀校舍最老的一部份，都在『哈佛場』(Harvard Yard) 當中，各校舍及圖書總分館等便散佈在場的四週，差不多每一所都有牠很長久的歷史和背景。我祇能把最出色的幾所，簡略的記一記：

哈佛首創於一六三六年，當時麻省撥公費四百鎊建造大學一所，校址即在現今的劍橋。哈佛這名字，卻得之於一位英國來美的移民——約翰哈佛，是個屠夫的兒子，他的母親，卻是司卻福 (Sturford) 莎氏比亞的故鄉參詳閱本社出版旅行雜誌十三卷九月號二九頁。她誕生的老屋至今猶很好的由哈佛年拆距資保存着，任人參觀。(地方中等人家的女兒。約翰從小攻讀，至一六三二年在英國的劍橋大學畢業。其時正是英國鬧宗教不自由的當口，約翰受不了思想及言論抑制的苦痛，即跟隨清教徒移居新大陸之『新英國』(即美國東北部五六省)，在美國傳教，不久得肺病而死。死後有遺書四百本並遺產之半數，約七百七十鎊，贈送給這時唯一的大學。哈佛的大氣量，使讀書人都非常驚愕，因為他去世時很年青，來美又不久，況且還遺下一位寡妻，大家不由的對他熱心捐學的盛意致敬，一致贊成取大學的名字叫哈佛，以激勵後來。

劍橋那時祇是一個小小村莊，前臨卻爾司河，後面即是極大的原始森林。當時的哈佛大學，不過是一所三幢木房的小學校，後面毗連着一塊一畝大的空場。村莊裏的農人，每到夕陽將下之時，把牠們的牛都放到這塊空場上來，所以通稱之作「牛場」，直到後來才把這「牛」字除掉，於今「場」字依然存在，並且還認爲是哈佛大學專有的名詞咧。

從一六三八年開課到於今，經過了三百年的歷史，二十三位校長的愛護撫育，以及關心教育者的公私捐助，哈佛得以成爲美國第一名大學。自一八二四年起，哈佛便改爲私立，目前學校的產業，價值以千萬計，基金及經常費都非常充裕，所以學生們，能夠祇出四百元的學費，而能受到一千餘元代價的教育，因爲學校每收一個學生，要倒貼約八百餘元的費用在他身上。哈佛素來注重思想的自由發展，歷年所出著名的學者及偉人，不計其數。學生們對於愛國運動，尤爲努力，當美國革命及內戰時，學生入伍而殉身者，頗不乏人；至於在歐洲大戰內犧牲的，更特別造了一所紀念堂，大理石牆上刻着很長的名單，令人看了發生一種感觸，覺得人民果然做到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不論受高深教育的，或是目不識丁的，都一樣的替國家效勞，真是一國興亡，匹夫有責」。

目前的校長康勞先生，是一位青年有爲的著名學者，是本校一九一四年畢業生，專長化學，在學術界裏很有相當的實望，但先生不僅是一位科學家，還是一位富有現實能力的行政人才。他對於哈佛今後辦學的計劃，着重增加獎學金額，使貧寒有志向的青年，多數能到達所號爲貴族學校的大學裏來。

，調和一下空氣。哈佛不單是爲造就一批社會最高級的有產階級知識份子，也不是專爲養成純儒國家生利的職業人物；主要的宗旨，還是在乎訓練青年學子們成爲自由的公民，教他們如何做人，而不是教他們怎樣的過日子謀生活，所以在哈佛，課外活動和課本的研究，是占着同等的重要，一樣的是當局所鼓勵的。

哈佛場內，最著名的幾所房屋，是槐治通史堂和耶反落堂。當革命軍起義時，聯威領將軍的大本營，即設於這兩所大樓裏面。據說戰時屋頂上嵌滿了子彈，事後取下來將鋼壳熔化，鑄成一些紀念物。此外，最引人注目的一所龐大無比的房屋，就是那所世界聞名的灣特納圖書館。灣特納是一九〇七年哈佛畢業生，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的時候，他適巧搭乘美國郵船坦尼號，無辜的被德國潛水艇擊沉致殉難。他的寡母把他平日珍藏的許多原裝孤本書籍，捐贈與哈佛，另外還捐出數百萬的鉅款，建禮一所富麗堂皇的圖書館，永遠記念他的愛子。館的中央，特闢一室，遵從捐款者的吩咐，命名作灣特納室，裏面完全存放灣氏生前所珍貴的一切書籍，並懸掛一幅灣特納的半身遺像，供着各色鮮花，由兩位年事較高的女館員，在裏面接待讀者，如果要看什麼書，她們必定很和氣的應對，先講述那本書的收藏方法，然後取出來與你。

館內的書籍，誠可謂集圖書之大成矣；分門別類，美不勝收。我最感覺興趣的是戲劇室(Drama Collection)，裏面非但貯存着一切關於戲劇的參考資料，還搜集到世界各國新舊的戲單子和演劇版

裝的圖案等等；此外則有一隻莎士比亞時代舞台的模型，上面有活的天花板，地板底下也有機關，很像我國北平頤和園內的戲台，不過戲園的輪廓是圓形的；另外有一間房間，叫作「詩人之角」。裏面幽靜得很，佈置得十分秀麗舒適，滿牆滿壁的詩集，從架上隨便取一本，坐在大皮椅上消磨一下午的光陰，決沒有人來打擾，也沒有通借圖書館借書還書的一套欺人羅興的手續（因為步出那室時，門口有一位管事的職員坐着，也不易帶書出去；雖然，聽說也常鬧丟書的亂子）。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享福的呢？

我們出圖書館時，看見一大堆人，不知道在那裏幹什麼，便迎上去湊熱鬧，原來是一塊國內常見的龜背大石碑，許多工人在豎牠起來。哈佛的中國畢業生，慶祝母校三百週年紀念大典，特地從萬里迢迢遠隔重洋的祖國，運來這笨重無比的石碑，上面刻着一篇駢體的頌詞。美國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也不明白這件禮物豈則費事，卻含有溝通東西洋文化的重大意義。正在納悶的荒，可巧我們走過去，不期然而然的都用很渴望的神情望着我們兩人，修便將這碑的來歷向他們講解一番，當時就有人拿筆記下碑文的譯文，這一塊幾百年老的石碑，在他們眼光中，頓時平白地增添了無限的價值。

走回住居的時候，看見場內松鼠很多，從樹上爬下來，豎起尾巴，用後腿坐起來找地上的菓子喫，眼睛非常尖銳，毛色光亮，也不怕人；在美國，這些小生靈都受着國家法律保護的，因此優遊自在，從不怕有人摧殘，竟不知道人類是怎樣暴戾的一種動物。相形之下，我們自己國內的人權和生命，

竟且不能得到若何可靠的保障，真不免對着小小的松鼠，猶有愧色了。

### ▽詩人郎反落氏故居的憑吊△

八月二十九日 今日大雨滂沱，氣候頓時涼爽不少。上午清理東西，下午修提議去看詩人郎反落（Longfellow）的故居。雖然雨下得很大，但是因為每星期祇開放兩次，並且限定下的鐘點，所以不願帶盆大雨，就請去拜訪詩人的故居，聊表景仰的誠心，倒也是一件雅事。沿途積水成渠，撐着洋傘，一點也遮不住頭上的大雨，淋得滿身通濕。郎詩人的遺屋，是一所很平凡喬治式建築的住房，門窗一律漆的白色，屋前一個小小的花園，裏面卻沒甚花草。遊客可看的公開部份，也不過是一間書房，裏面佈置得很樸素，紅色的窗簾，綠色的皮椅子，顏色當然都已陳舊，幾隻書櫃裏面和大書桌上，陳列着郎氏生前朝夕所欣賞的書籍，以及他日常用的紙刀筆墨各種文具和陳設物。觀物思人，令我想起在這房間內，郎氏曾經用了多少心血，鑄創作許多千古不朽的名作，想到這裏，不覺對這陳舊的環境，肅然起敬！

管事的職員（也許是現在的房東，）是一位像貌凜然，不甚和藹的婦人，當時似乎並不甚歡迎人去擾她的清靜，看見我們何是中國人，她的好奇心，居然克制住她的傲然神色，讓我們到另一間不開放的室內去參觀，原來裏面擺着一張中國朱漆的供桌，因為形狀和普通的檯子不闊，美國人想像不出

這長方形的東西有什麼用處，經我們給她解釋以後，纔似乎明白了些；這時，門鈴忽然響起來，她快快樂樂地出來，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平時輕易不讓參觀的人，入內看這間房子的。」好像她是第一次破戒似的，又似乎是特別優待我們；出得門來，在大門口，遇見兩位老者，也提著濕淋淋的雨傘正從外面進來，想是和我們的一樣前來憑吊大詩人的。

八月卅日 今日は禮拜日，特約漢氏夫婦一團到中國城去吃廣東點心。這種點心，祇有星期日上午，家家都有，平時則僅一兩家每天選製數種，因此每禮拜日的早晨，擠擠踏踏，聚集波城各處會捕來的僑胞，大家坐着吃點心，喝甜菊花茶，談談一週來的陳事。像這樣坐茶館長談的風光，恐怕祇有東方人才罷充份的領略呢。漢氏夫婦吃得很合口味，說是比存點心要落胃得多！這頓點心，便抵一餐午飯。飯後，買了些中國土產東西，漢氏夫婦便回家去了。修因久仰波城「紅襪」(Red Sox)壘球隊之盛名，今日下午這隊在番威球場 (Fenway Park) 和「克利夫」隊比賽，於是決定要去觀戰。我們坐地下車到番威，再走了一小段路，便達到目的地。購票入場時，祇聽得場內歡呼之聲雷動，陸續而來的，絡繹不絕。普通座位，每位一元一角，場內人山人海，其中尤以小孩子們看得最津津有味，手指腳畫，眉飛色舞。多一半的看客，是中下階級的人；在他們的習慣上，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化上一塊多錢來看幾個鐘頭的賽球，像是極平常的一件事，而且個個都穿得整整齊齊，但也有少數的衣服和面孔，都不大乾淨的，甚至有幾個人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大著舌頭狂呼亂吠的，十足表現出來放

假日子狂歡的精神。場內賣「熱狗」(即麵包香腸，)冰淇淋以及各種消暑食物的小販，備處和國內舊式戲院裏面丟熱手巾把子的茶房的手藝，不相上下。非但吃的東西，在看客的頭頂上拋過來拋過去，就是很小的輔幣，如五分一角的硬幣，也從我們頭上飛過。大概是壘球場內，環境使然，人人看了手癢，拋接都變成異常敏捷的技能。

看球的人興奮非凡。小孩子們更是極聲叫喊，跳上跳下，顯出他們對於這種球類絕度高漲的興趣。到了第七個「回合」(Inning)，大家都一齊起立，並且歡呼雷動，我莫明其妙，正自不懂爲了什麼緣故的時候，旁邊的人告訴我說：「這是波城的風氣，每逢比賽到第七個「回合」一時，大家總要站起來的，相沿是「紅襪」隊的「幸運回合」(Lucky Inning) 站起來的意義：一則以示鼓勵球員，二則祈禱勝利。我對於這種球類，本來不感覺興趣，並且也不明白其中的精彩何在，但覺得預備的時候多，頑的時候少，擲了多下，好容易才擊中一下，擊出以後，結果也不過是飛跑幾步而已。有時一個人也沒有跑回家，便又換邊了。我真不解爲什麼這成千成萬的人，能可以爲一個小小的壘球，如醉如狂似的活躍。這不能不叫人連想到羣衆心理的易於麻醉。

小修對於壘球這項運動，比較的感覺興趣。據他說今天比賽中，最有精彩的是兩隊投手的競爭。紅襪隊的投手菲曾爾(Mr. Feltner)，是美國壘球界中早負盛名的一個，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全國婦孺皆知的宿秀。今天「寬家」隊對手方「克利夫」隊的投手費勒(Bob Feller)即是最近一鳴驚人

，轟動全國的少年新選怪傑，年僅十七歲。第一次在本城和「聖魯島」隊比賽，是他加入最高聯賽初出茅廬的處女戰。那次他接連投擲神祕莫測的棒球，出奇制勝，竟把對方十五個球員擊退（Strike Out）下去。這樣驚人的演出，使全國運動界中人都為之咋舌，認為是非謂小可的表演。於是傳遍國內，不消幾時，人人都聽說費勒的大名，所以今天的比賽，各方耳目震令名來觀的，共計不下兩萬一千人。究竟年輕人沒有把握，他的投擲雖神乎其神，可是遇到幾位擊球的老將，如華爾白（Lefty Walberg）福克斯（Jimmy Fox）等，仍然不能十分的如意；雖然擲下五個對手方的球員，可是給他們擊中了六回，損傷克利夫隊的元氣不少。結果紅襪隊以五比一佔勝，而全日表演最出色的，卻是波城的投手。前場的菲雷爾，以三比二獲勝。後場的華爾白，都是當時觀衆心目中，以爲必定被新選後輩所遮蓋住，結果依然不失他們原來的大將本色，給觀衆們以老當益壯的印象。

美國的壘球比賽，分爲全美聯賽（American League）和國民聯賽（National League）兩大組。今日前後兩場，便是這兩組中的代表賽。波城隊在全美賽中代表隊名稱，謂之「波士頓蜜蜂」（Boston Beer），以示與「紅襪」的區別也。

看過球後，回到中國城吃了夜飯，再買些菜蔬，預備明天莫先生和莫太太來吃中飯佐餐之用。步走進地下車站內時，我但覺得眼前一黑，幾乎暈倒，原來今天一下午，就覺得有點不大舒服，回到家後便趕緊上牀睡了。

九月二日 在這個月內，哈佛大學有許多名人的演講。因為要限制參加聽講的人數，所以要預先向三百週年紀念辦事處登記，經他們調查資格後，然後發給入門證。我們請到一聽：第一次是今晚的演講，論文的題目爲「中古世紀的宇宙神教」(Medieval Universalism and Its Present Value) 講員是坎那大著名學者奇而孫先生。(Etienne Gilson) 奇先生是法國人，從預先做好的論文紙上，用法國腔調的英文，開始宣讀。我對於宗教及哲學，都是門外漢，加之他的嗓音非常輕微，不慣聽法國語的聲調，幾乎無從跟隨。總算是聽到了幾位歷史中知名哲學家的名字，此外，他無所得。坐着聽講，既然興趣索然，倒叫我連想到法國名哲學家「彼得阿俾拉」(Peter Abelard) 的生平軼事上去。轉過身去偷眼看看旁邊坐着的費君及修，也似乎不十分了然，大有不得其門而入的苦處，至少我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世間的高深學問實在太多，我們的知識太淺薄了！

九月三日 今晚的演講，是英國著名音樂學家祖脫先生(Mr. D. D. Rice) 的論文：「音樂的歷史觀」(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Music) 但先生已著作許多書籍問世，的確是學有專長，講得頭頭是道，非常動聽。一方面還穿插着許多英國情調的幽默簡語，雖是「贖半角尖」的題目，聽者並不覺得乏味，可稱善於詞令，所以能雅俗共賞呢。記得但先生一句話，最使我改變平素對於英國人一味守舊的感想：他很贊成新時代音樂的發展，他說「舊音樂，有股博物院的氣味。」不論那一門藝術，必須要發展，有新的造就，才能有生命。我國音樂，數千年來，雖不無演變，然而進步絕少，所以在世界文化

史當中，不爲藝術界的人所重視。

下午，跟着學校招待觀光的團體，參觀哈佛宿舍中的一所，名叫「羅威爾堂」裏面的設備佈置，在在使人感覺到，寄住在這裏面的人，真是十分享福。堂前空地上的大樹蔭下，四週的空氣是靜寂的，絕無一點喧囂嘈雜的聲音，真是讀書的勝地。每所宿舍裏面，都有食堂和圖書室，一切設計，帶上一點家庭的風光，和普通的寄宿舍不同，迥然不是專爲學生們吃飯睡覺而備的。其主要目的還是爲給學生一個修養身心藉同居共食的羣育生活，讓他們可以獲得伴讀的真正益處。參觀完畢，接着去看很老的一所紅瓦紀念堂，每處都派定有指導員專爲觀光者講述一切歷史上和其他有趣的事蹟，這所紀念堂的大部份，是空空如也，沒有利用，據說是紀念南北戰爭中陣亡的哈佛師生。當時有一位老畢業生，同我們一起在參觀，他告訴我，在三十年前，這間很大的廳是用作學生的會食堂，可以容坐千餘人同時進餐，回想當年的熱鬧情形，他面部露出微笑，表示他又回復到他做學生時代的快樂憧憬去了。大堂的另一半，即是「三多」戲院，(Sanders Theater)裏面可以演戲，舉行集會，聽演講，吹音樂等，容量也不算小，大約坐六百人是綽然有餘。繼又隨着指導員去參觀法學院。哈佛的法科，也是特別著名的。羅德堂(Lord Hall)是一所高樓大廈，教室裏面的牆壁上滿掛着歷史上著名法學家的油畫像，有的帶着白色假髮，面容莊嚴，有的穿着法官的道袍，神色具厲大有叫人肅靜迴避，不敢多注視一眼的景象。其中多一半在哈佛執過教鞭。或在本校的畢業生，或是向國外名學府延聘的。繼參觀

音樂學院科舉館，大學博物院等，對於一切的設備，當然贊仰不已，讚揚完譽的校舍，真是少有。要國人物質上的享受，誠不可不闢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了！

回來已經很累，我們每人喝了些威士忌蘇打。費君出去買鞋，修則躺在沙發上休息，一會兒竟睡着了。他的酒量很小，僅喝了兩杯威士忌蘇打，面孔就紅得可怕。等我預備好晚飯，費君也回來；修從沙發上起身到澡間去洗手，我們也沒有注意，一忽兒但聽得他叫我們，說道：「我跌倒在地上了！」我們急忙趕去看，見他橫臥在洗臉盆兩邊的地上，顯來他戴一個黑眼罩，身不由主的摔下去了，等到醒過來才招呼我們。其實他精神已經清醒，於是我們攙扶他回到沙發上休息。吞了一片阿四匹靈，酒是散了，可是面孔仍舊發青，直等到過了好一會，才恢復原來的血色。

飯後，到三多戲院去聽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 (John Dewey) 的演講。講起杜威博士的大名，可以說全國皆知，所以聽衆格外擁擠，我們只好擠到樓上去坐。我卻帶了望遠鏡在身邊，祇是苦於聽不清楚他的演講。因為杜先牛已經是八十多歲的人了，身材短小，聲音極微，他的衣襟上掛着播送的收音器，原期將他的語音放大，卻想不到他所講的，在我們坐在樓上的聽去，仍不過是像蚊子飛的細音差不多，殊爲失望。僅僅乎能在望遠鏡內瞻仰他的豐采而已。坐了約有一個多鐘點，做緊是在看無聲電影。可是他主講的題目，是「權威與社會變遷的阻力」 (Authority and Resistance to Social Change)。應當是富有興味的，可惜我們沒有聽到。

九月八日 前兩天因為是週末，沒甚可以參觀的去處，所以除了看兩次電影，吃過晚餐中國城的飯以外，也沒有什麼可記述的。電影片中當以沙翁的「羅米歐和朱麗葉」一張為最有精彩，最動人。雖然兩個主角都嫌年紀稍大了些，可是表情非常逼真，我留心旁邊的觀眾，很多為之落淚。最令人詫異的是很多中的婦人，生就一副鐵青的面容，也受了感動。大概她們的內心，也還有一角很軟的地方。因此，劇演到悲處，但聽得合「沁鼻子的聲音四起，恐怕是面部是露着飽經世故，嘗透人生况味的人，都有他們說不出一種悲哀；這種隱藏着的煩惱，被外界煽動，是易於激起同情熱淚的。

今日翁君借徽章給修去參加經濟會議，翁君有一半教員資格，憑他的徽章可以參與哈佛三百週年紀念的各種集會。經濟會議中領導討論的，都是一時知名的經濟學名家。所以修必定要設法到會，就借來一用。

### ▽兒童博物館的價值△

九月九日 早上去聽漫林斯登大學法學教授演講憲法。我從未選讀過法科的功課，聽了一概不通，修則因選讀過憲法一課，還感覺興趣。下午修和費君二人去聽地質地理演講，我則進波城去聽當代音樂指揮的聖手托斯根尼尼（Toscanini）客串，領導波城樂隊演奏演海登（Hayden）和莫宅（Mozart）兩作曲家的著名交響樂，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九月十日 上午參觀哈佛的建築及室內佈置展覽會。其中陳列的大部份是打就的圖樣，和各種詳明的彩色圖案，或是工程的設計，都是本校工程學系學生的優等成績。我們看了那些又模登又舒適的建築圖樣，及室內佈置的方案，惟有希望——將來有一天可以達到我們的理想，有一所滿意的住房。看完展覽會後，修帶了他在國內的舊同事黃君，到大學博物館去看玻璃花。這種絕妙的手藝，是在任何別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因為已經看過好幾次，沒有陪他。可是我的經驗是玻璃花令人百看不厭，越看越可愛，每次都捨不得就離開，其神情之逼真，幾乎聞到燉花的香味了。我便到鑛產部去兜了一個圈子，看見不少的寶石金塊之屬，最可愛的，不是金剛鑽，卻是各色的寶石，晶瑩透亮，光彩奪目。以後，便到勃蘭脫街的老馬飯店（Old Horse Restaurant）去吃午飯。這家飯店是很有名的，不但是他家做的菜餚味美可口，還因為這飯店的地址，是建築在從前一片小鐵匠店的舊蹟上。美國大詩人朗斐羅的（Longfellow）村裏的鐵匠「The Village Blacksmith」一首詩，便是這個出典，竟把他永傳竹帛。祇是那首詩中所詠的「一張蓋着的栗子樹」，則早已滅去痕跡了。這片鐵匠店，離開朗斐羅氏的住宅相距不遠，大概他生前常常路過，看見平時來來往往的小學童，很受這鐵匠舖的吸引，因而感觸到寫成這首詩。現在全國小學校裏的孩童，差不多都能口誦他的這首詩，可見出於自然情緒。信手拈來的話句，是比較易於流傳千古的。

飯店內客滿，果然名不虛傳，就是他家所製的小麵包，也是新英格蘭一帶最膾炙人口的。我們在

這與遇着哈佛大學商學院的貝克教授，同他的太太也在吃飯。我們吃完後，和他們稍事寒暄，便走了出來。午後又到三多戲院去聽『歐洲與近東』的演講。第一位講員的英語，帶着很重的法國語氣。第二位講員給我的印象，祇是他的一個大光頭和他像老鼠叫般大小的嗓音。他所用的文字是法文，除了偶爾聽進去幾個字外，簡直聽不懂他講些什麼？同去的一位朋友，倒似乎聽得津津有味，搖頭擺尾，使我們坐在他旁邊的人，感到不安。第三位講員，身材非常瘦小，可是嘴唇邊有一片大鬍子。他用不大容易聽得清楚的英文，講述許多『猶太民間的故事』。到這時候，我實在有些不耐煩了，四顧座中的聽衆，似乎也很表同情，許多人陸續的離開講堂而去。聽了這幾次的演講後，覺得每次演講，除非講員名聞天下，或是論文的題目較爲帶點普及性而外，其餘的都不容易得到滿座：不是因爲題目太專門，便是因爲有的歐洲學者，雖能用英語演講，然究竟用本國語言方便些。況且偌大的一個哈佛大學，原來就不少學貫新舊兩大陸的博士碩士之流，所以不但資料立奧難懂，亦且語言混雜。尤其我們所學的限於人文範圍，其他學問，都是外行，所以難以領略；晚間所聽的論文題目是：『希臘教與基督教』“Hellenism and Christianity”由多德先生（C. H. Dodd）主講，因爲口齒清晰，理路明細，的確比較聽得有頭緒些。

九月十一日 今日下午的總題目是『東方與西方』，有我國唯一接受榮譽學位的胡適之博士演講，題爲『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到時竟是滿座。胡博士的英文，當然沒有可批評的地方，所關

明的學理，也頗能取得聽衆的滿意，祇是時間用得長久一點。因爲規定每位講員祇有半小時的時間，而胡博士滔滔不絕，講了一小時半。接着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Masaharu Anosaki）演講，英文似乎不大好懂。末後是一位法國東方學研究者名（P. E. Dailior）的演講。聽完回家，時候已經不早了。

九月十二日 早上到遠處（Jarnioir Plain）去參觀波城有名的兒童博物館。（Children's Museum）因爲新選館址，又值暑假休息，裏面一切佈置尙未十分就緒，所以還沒有開放。但管事的人看我們是遠客，如果這次享我們以閉門羹，則以後沒有機會再去。其中一位女助手，很熱心的招待我們，帶我們到各處走了一遍。所見陳列的物品，不外乎是些動物，植物，礦物的標本；和一切對於兒童教育及正當娛樂有裨益的展覽品。用意是藉此引起兒童良知的興趣，於課餘之暇，更養成一種有益身心的嗜好（Hobby）。譬如：其中有一部份，全是玩偶；（Doll）或由各國政府捐贈，或爲私人搜藏而特贈的。所有的洋囡囡，都能表現各該國的民族性，並且還分別各種階級的服裝，和各種職業的模型。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日本玩偶的特別齊備：有在屋內唱歌的，有躺在地正吹笛子的，有舞蹈的歌妓，也有威武的士兵。反觀我國的玩偶，僅有幾個，而這幾個代表作，還是小辮子的老嫗，手裏拿着旱煙桿；再不然便是小脚的鄉俚婦人，穿着紅衣綠褲。我可以默想美國小孩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必定是以爲我們國人都是頑固不化，第二或者會連想到中國人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這兩個娃娃，大概是

善心的傳道人帶回去捐贈給這博物館的。我國政府和公私團體，向來不重視國際宣傳的工作，格外在這弱小的地方越發的沒有人去注意到。而在在留下錯誤的觀念。無怪乎外國人心目中，從小就受到深切的感觸，不期然而然養成一種錯誤的見解呢。

這所博物館的特點，卻並不在陳列品的豐富，乃是在於辦理的完善，和波城中小學校的學童時常維持很密切的關係。每禮拜有印就的節目單，分寄至各學童的家中。或是請名人蒞館演講，則題材必是與兒童興趣及童年教育有益的。或放映電影，則片子多半是關於旅行，科學，公民教育及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或開音樂會，或組織研究討論的各種小團體，叫兒童們自己琢磨一切有益的問題，互相交換知識，貫輸美德。這誠，不但養成一種求知的習慣，並且還使得兒童於課餘之暇，取得適當的嗜好，發揮他們各人天賦的資質，利用他們富餘的精力。至於那些彌養孩子，和易於害羞，生性畏縮的孩子們，其影響尤為重大，由羣育生活中陶鑒他們互助的精神，是於社會有很大補助的。

接着去看波城美術博物館，該館主辦的，日本字畫美術品的特展。據說是日本大使，鑒於由各地來波城參加哈佛三百週年紀念會人數的衆多，特地襄助其成的。陳列的東西，實在不少。有一間大房間，全是日本屏風；其餘的：手冊佔一間，瓷器佔兩間，字畫立軸又佔四五間，都是精品。波城美術博物館平時搜藏東方美術品，素來著稱。這次由日本大使安排，借得天皇御藏的四件古玩；又向僑美的日商借得百餘件美術品，加入一併展覽，自然的遠近傳聞。第一天開幕，參觀的人數就有三千，還舉行

隆重的儀式。日本大使齋藤代表政府致辭，稱「這次特展不特空前未有，將來恐怕也難得再有這樣多的無價之寶，彙集在一處。」並且鄭重聲明，在未將國寶裝運出國之前，國內頗有反對的人，抗議此舉；接着是該館館長，董事長和哈佛的柯爾校長的演說。館長說明陳列品中，有十二世紀時日本美術家的作品多幅，最值得賞鑒的，像這樣質量兼茂的美展，在日本國外這是第一次，日皇私藏的一幅全色水彩的花卉畫是十八世紀著名畫匠（Hokusai）的作品。此外，還有許多親皇及東京皇室博物院，西京帝大，東京帝國美術專門學校的珍藏。日本國內著名私家的搜藏，借來陳列的也不少。演講完畢，開幕儀式告成。接着便是波城絃樂隊十人所組成的廂北音樂會（Chamber Music），演奏特別預備的樂曲同時任各位持有請柬的來賓個別參觀陳列品。我們今天去，已是第九天，遊人仍然非常擁擠，可見號召力之大。參觀完畢，就在該館最下一層的食堂內進餐，飲食很講究，吃得很舒服。

午後搭乘波城名勝觀光車到各處古蹟去遊覽。第一處地方，就是小時讀英文課本中，威勃司脫（Daniel Webster）所撰的彭克山紀念碑演詞內，所提到的彭克山。我們的車子由公園方場（Park Square）向西，開達彭克山畔來，頓時追憶到這地方當美國革命時英軍襲擊山頭，炮火的猛烈，為歷史中戰事最劇烈的一幕，後來南北戰爭時，又為麻省軍隊練兵的所在。殖民時代，華盛頓將軍統率的隊伍，也是從此地出發去攻打魯易堡和寇白克兩個城頭。在歷史上這是一個軍事上值得紀念的地方。後人為紀念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彭克山的一場血戰（Battle of Bunker Hill）起見，在卻爾司城（Charlestown）

內建立一座高度二百二十一尺的巨碑。裏面陳列着許多革命軍事的紀念物。我們走到碑基左近去看鋪砌的碑文，稍事留連便轉去看以下幾處地方。

(一)「波士頓茶會」的故跡(Site of "Boston Tea Party")在大西洋街的格律芬碼頭(Cutler's Wharf)。所謂「波士頓茶會」的出典：是在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夜間殖民地的百姓，矯裝印第安人的打扮，懷登英國船，將船上所載大宗茶葉，全數擲入海港之中。原因是英國政府要課茶葉稅，而殖民地人民反對認爲納稅而沒有代表參與政權是不合共和主義的，故有這次的暴動。現在這個碼頭，也和其他的碼頭毫無區別，隣近都是些進出口貨的商行和轉運公司。不過念過歷史的人到了此地，腦海中還浮映着當晚的一幕喜劇，實在與美國開國的經過有很大的關係呢！

(二)海軍軍港——在卻爾司城的凱爾西亞街。這裏面有海軍官兵的住宅與宿舍。海港中停泊着不少的軍艦和潛艇，領導觀光的人指着幾條新的潛艇向我們說道：「這些是羅斯佛氏做總統以後所建造的，還有幾艘，停泊在阿乃波立斯(Annapolis)因爲近來國際間諜很多，海軍都對於防避偷盜海軍中的內容，洩露軍事建設消息，格外注意。因此本港有一部份，不能公開給大眾參觀」順便走到憲法碼頭(Constitution Wharf)去看一條陳舊的兵艦。所謂陳舊者，是指牠的式樣而言，是一七九四年間，

有哈特曼(Hermann Hartt)的做納爾遜氏的旗艦，費了三年功夫，造成的一隻鐵艦，取名曰'Old Ironsides'。上面飾也應有盡有，可惜我記不清楚牠的內容和特色了。

(三) 保羅立維耶屋 (Paul Revere House) 在此二十一號，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當一七七〇至一八〇〇年間，是保羅的住屋。保羅是誰呢？就是當日累夜馳騁，報告居民以英軍來襲的消息的民族英雄。其人在波城歷史中尤佔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從前的寓所也是重要古蹟之一。這所房子裏面，現在陳列着許多他個人和美國革命有關的紀念品，房屋則已陳舊不堪。

(四) 老州府 (Old State House) 在華盛頓街中。麻省第一任州長韓考氏 (John Hancock) 便於一七八〇年在這所舊州府內舉行就職典禮。現在麻省的省會已經遷出波城，這府邸已成爲古跡了；但是裏面也還有可以流覽的文件，祇是缺乏趣味得極。府邸的前面，就是波城大屠殺 (The Boston Massacre) 及焚燒郵票印花稅故事的發生地點，所以在歷史上大有紀念的價值的。

(五) 老南城會堂 (Old South Meeting House)，這是愛國志士們天天聚會，對英國提出抗辯的聚議所在。英軍佔據波城後，用作騎術學堂，後來耗費龐大的費用，纔將牠修理回復到如今的現狀，遊覽完畢復到波城公園內去散會兒步。租了一條小船，在湖內划了半小時，在湖的中心，看見兄弟二人合坐一船，哥哥年紀約祇十歲，妹妹約小兩歲划得非常迅速，來往自如；回想我國的兒童，因爲父母鍾愛，很少機會可以自由行動，對於稍有危險性的遊戲，更是忌莫如深，極力避免，不免養成一種胆怯的性情。及到成人，依然沒有改變。

晚飯時，王費二君來。臨時祇能做菜飯餉客，飯後由他們洗碗碟。我坐在客廳內學抽煙，儼然有

▽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典禮的盛況△

九月十三日 陪修去看卡特納私人博物館。這地方我已去過幾次，每次去看見的花卉，一回與一回不同。庭院裏既香且美，噴水泉聲濺濺，極有佳趣，佐以波城小樂隊的奏樂，一方面看各種無價之寶的美藝品，一方面聆聽美妙柔和的音樂：不管置身世外，精神上得到不可言喻的愉快。這種情景，祇有在昇平的時代和富庶的國家，才經歷得到。

費劉兩君來，晚飯後同到歐戰紀念禮拜堂去聽哈佛畢業生所奏演的大風琴（Organ）音樂會。作曲及奏演，止限於哈佛的學生，也是見人材的輩出，連此道都有許多專長的！

九月十四日 早上到劍橋儲信銀行，將存款由儲蓄部取出，（這種儲蓄存款，每年利率祇得三厘，若不是儲蓄存款，並三厘也沒有。）一併存入哈佛信托公司，辦完手續，然後到旅行社。決定乘搭十九日由波城開的船到紐約去，又買了許多東西帶回家。飯後，到波城最大的百貨商店去買東西。這天正逢一元日，樓下一層的廉價部，擠得水洩不通，櫃台上也伸手不進。買東西好比打搶一般，也是第一次看見。櫃台裏面的女伙計們忙得生氣。我擠在入羣裏買襪子，修則遠遠的站在樓梯畔邊，看樓上下的女客們你爭我奪。店中買東西的主顧幾乎全是女人，美觀的男子們，大半沒有多餘的時間去

是公司，所以從領帶到襪子，差不多樣樣都需要他們的太太代辦。如果花色尺寸或式樣不中意，可以拿去掉換，絕對沒有一「貨物出門，概不退換」的怪現象。也可以打電話叫送貨，送貨的差役也可以替客人帶回要掉換的東西。如此，對於買主十分便利，對於店家，更是可以多做許多生意。在美國商店的對待顧客都以君子顧者，決不像我國商店的唯恐買客是小人。我國古語云：「行篤敬」，像時下的習氣，處處不能待人以誠，因此世風日漸鄙薄。

到所得稅局 (Internal Revenue Office) 去領上船許可證時，稅員要修宣誓。他在美國寄居期內沒有賺過錢。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手續而已，就是有過收入，他們怎能知道？回家後理東西，因為離動身的日期僅有四天了。

九月十七日 修的老同學崔君，代表我國施大使出席哈佛三百週紀念盛典，早上八點鐘便到我們的居處。我預備好他們吃的早點，他們吃後，便同出去到校長住宅及各處去發到留名片。十點二十分，我借用崔君的輛人入場券到哈佛場內去看大典。裏面人山人海，在露天會場中插滿了各色旗，裝扮得花枝招展，鮮豔奪目。遠遠望去，像大軍的營盤，臺上已坐滿了學校主要教職員，中央及州政府代表和外來的貴賓；臺下排列着成千成萬的椅子，坐的是來賓和本校師生。我找到一隻距離臺較遠的椅子坐下，遙望臺上的人物已是不甚清楚，隱約好像一個個的輪流演說。可是他們所講的什麼並聽不真，雖有幾只播音放大器，掛在會場四週的樹抄上，然而發出的聲音反而帶沙沙的模糊，一字也不得到

耳。前後左右許多老太太們因為聽不清楚，索性大聲罵其夫，忽兒站起，忽而坐下，忽而離座，忽而求，以我我坐的地方附近秩序欠佳。這時天上陰雲密布，暗無天日，眼見就要掛下雨來。一陣風來，樹上的葉子颼颼落下。遠遠只見一位講員講完，接着又是一位，臺上的人個個都穿着道袍，背着各種顏色的博士袋，頭上頂着方帽，洋洋大觀，比任何熱鬧的戲劇都好看，只可惜沒有聽到各人的演詞，未免掃興。

一點鐘在楊李飯店，與修他們約好聚會吃中飯。飯後，修同崔君去看玻璃花，我回家休息，在無線電中聽胡適之博士的播音演講。晚上到中國城醉香樓，赴中國同學歡迎胡博士及其他代表的聚餐會。到會有百餘人，濟濟一堂，倍形款洽。飯後胡博士演講，詳述國內最近的時局消息。他說，有人譏他是「不可救藥的樂天主義派」。可是根據各方面的事實看來，國內的情形，的確很可以令人樂觀。聽了胡博士的演說後，更覺得我國前途，大有希望，予我們青年學生們以一副很好的興奮劑。大家都十分高興。

九時一刻，回到哈佛方場看火把遊行。河邊有極盛大的燄火花筒演放，焰火反映在卸爾斯河上，加料的好看，執火炬游行的，多半是哈佛大學本科的學生。從河邊出發，直到哈佛場內為止，路旁人山人海，擠得氣都吐不過來。行列步入場時，外人一概不准入內。從外面祇看見牆內點點燈火，牆外有巡捕維持秩序，禁止那攀越圍牆看圍牆內的不安分份子。是晚在紀念堂中舉行大跳舞會，節目都是

大學本科生所特備的娛樂，研究院學生不與焉。我們在附近轉了一會，看完熱鬧，便也回家了。

九月十八日 今天是慶祝典禮的正日，一早便起身。八點半，修等到方場中去排列隊伍，我也動身到圖書館門口去等表太太。我因為沒有人場券，表太太約我在那裏聚會，一同到圖書館裏面去觀禮，我雖有進館的憑證在手，可是一塊兒入內，有人作伴似乎總好些。到那裏祇見成羣的穿道袍的教授，在圖書館前集合，以待出發；卻找不着表太太。我想必是我遲到，她已先我入內，決定不再猶豫，便也進去，到勃雷克館長的辦公室內，祇見勃雷克的太太，兒子和其他的看客，還是不見表太太母女。出去找她們也未有結果，於是仍回到勃館長的公事房內。靠着大玻璃窗前外望，正對着露天會場的高臺，靚綠頗佳。這時天氣頓涼，經下過一場雨後，不覺格外寒冷，身上打了兩個寒噤。稍須，但見穿着道袍，帶着方帽的教授，重要來賓及代表，魚貫出圖書館門，拾級而下，沿着會場正中的走道步上高臺，依次坐下。繼而畢業生，按畢業年份的先後，排隊進來，坐在臺前，每一級的前緣，有一人手舉大木牌，上面寫着那一級的年份。最先的是一八六〇年畢業的，離開現在已有七十六年。這一班的代表祇有一位鴉皮鬍鬚的老者，他的年齡至少也有九十餘歲，步履仍然非常壯健。在大眾的歌呼聲中，冒着雨，撐着拐杖，跟着行列邁步前進。這種精神，使旁觀的人爲之感動。以後的班次，人數漸多，齡漸輕，直到最近畢業的一班爲止。修等則列入商學研究院一段內，也是淋着雨，興高彩烈的向前步入會場。

題目很長，精采的有美國總統羅斯福氏的演講。羅氏也是哈佛畢業生之一，演說不到兩三句話，便掌聲如雷。在共和黨勢力彰著的波士頓和附近一帶，今日並不因為他的政見和他們異趣，而減少大眾歡迎的熱忱。此外，則有英國皇家詩人梅司非爾爲此次紀念所特撰的頌詩，由他本人用頓挫抑揚的語調，當衆朗誦出來，還有本校校長柯南新的演說，以後便是贈送許多代表以榮譽博士學位，胡適之博士也是其中之一，博得掌聲不少。

典禮完畢，已是鐘鳴一下。冒雨到楊李飯館與修等會集，約等候半小時，他們才來了。客人很多，飯館裏應接不暇，經許多時纔吃到中飯。下午到旅行社將未完的手續辦竣，急忙回家收拾東西，晚上費君請吃晚飯，飯後一同回到寓所休息一會，崔君因要公，當夜動身趕回驛盛頓去，他走後不久，糖菓店裏差人送上一匣很講究的糖來，附着崔君的名片，向我們道謝，果然不愧爲外交家，做事細心。這些小的地方都週到得很。

九月十九日 上午還是料理東西，正備好中飯，忽然三位同學來邀我們出外去吃中飯。我因一切都已準備好，沒有人在家吃，實在有點可惜；並且兩點鐘有人要來取行李，所以修同他們去我仍在家吃這一餐在大西洋西岸最後一次自己親手做的飯。獨自吃四樣菜蔬，在國外已經算是很豐盛的。但我吃不多，幾乎沒有動，倒是另外煎了三塊鹹魚，則吃了一些。我知道將來赴英時，在大西洋船上，一定會想到這一類食物的。費君來時已吃過飯，陪着看我吃，一樣稍爲嚐了一點，仍是全部糟塌了。

下午取行李的人來，拿起箱子隨意提在手中試試分量，信口便說祇有四百磅，索取運費八元。很希奇他並不用磅秤，心想我們的行李，決不止這點重，想不到他這樣隨便就決定了。四點半坐車到東方輪船碼頭，爲費兩君十分客氣，定要同去送我們。船不算小，我們同到船的前後上下各部份去看了。一遍，叫了些冷飲品喝，就聽得船上管事的嚷『請上岸』。他們兩位送行的上了岸，我們站在甲板上，和他們互道珍重，說聲『後會有期』，船便慢慢開動。波城的輪廓，漸漸在暮色蒼茫中消散，一瞬間不見了。

### ▽三遊紐約的速寫△

九月二十日 一早起身，走上甲板憑眺，船正駛進紐約的港口，遙望着岸上一排一排的高樓，髣髴像電影新聞中的風景畫，岸上的車輛疾馳着，港內的大小船隻，嗚嗚咽咽的吹放氣笛，你呼我應，彼此此起彼落，忙得不亦樂乎，我對於紐約第一個深刻的印象，和其他任何初到的人一般，便是覺得自由女神巨像的巍峨，看了這龐然大物之後，但覺得自己身軀異常渺小，將近八時半，船靠了碼頭，上岸後就雇車到泰晤士方場的泰晤士旅館，我們已預先定好了房間的，把行李安放好，梳洗乾淨，吃過早飯，想找個理髮館去整理頭髮，那知星期日上午全不開門，在街上閒散一會，還亂票也沒有買到；我們因爲在紐約祇有幾天的耽擱，必需把時間充份的利用，所以要預先安排下程序，按照計劃，以便決

定好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泰晤士方場 (Times Square) 之得名來由，是因為全國最著名的紐約泰晤士報 (New York Times) 報館的館址正對着方場，是一所很高大的房子，門口擠滿了人，在看當日的新聞；一到晚上，屋頂上便放影最近的電訊，其法用電燈排出一句一句的電報，自右至左，慢慢移動接連着射出每個字總有丈餘高，因此從很遠的地方，也能看得極清楚，方場的四週都是高樓大廈：或為公事房，或為酒樓戲館等等，前面是以雜耍著名的四十二街 (42nd Street) 東面是以舞台劇聞名天下的百老匯路 (Broadway the Gay White Way)，從此處出發，到隨便那裏去都很方便，所以我們以此為中心，挑選的泰晤士旅館，便在報館的斜對面，白天的時候，街上全是人，到了夜晚，人也並沒有減少，可是都是找娛樂去的人，比了日日所見尋生意的人，面部的神情似乎要鬆散得多，究竟沒有那般緊張了。

我們在附近一家中國飯店吃過午飯，這家的名稱叫作「共和國」，比較波城的一般中國餐館已經是大不相同，不但裏面的裝潢，很像國內古裝電影裏面的宮殿背景，雕樑畫棟，幕幔長垂，居然也很像樣，祇是顏色雜亂，沒有一點富貴氣象，此外還有跳舞廳，音樂臺等等，倒是規模俱備。營業方法「美國化」得多，上菜的方式也變成中英西吃，口味純迎合美國人所喜，已不像中國菜了。

下午坐地下車(紐約坐地下車最經濟，不論路程遠近，一律五分鐘。)到勃朗克司動物園 (Bronx Park Zoo) 去遊玩，這動物園是紐約動物學會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 所主辦的，紐約動物學

會創立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宗旨有三：設立一所公共的動物園；維護本邦本土所有各種動物的生存；提倡動物學的研究是也。該會費了兩年的功夫，找尋一處合乎理想的園址，派員到歐洲及南北美各地已成立的動物園去考察，預備了「初步」和「最後」的計劃各一，提交紐約市的公園管理署審核，無疑的經過長時期的籌劃，還最後計劃，自然是縝密週詳，因此市政當局立刻決定劃出勃朗克司公園的南部撥給該會作為園址，到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的三月，市政當局和紐約動物學會的發起人根據公同榮譽的心理和彼此間互相尊重的信念，正式創設這動物園，斯時該會的經費總共不過二十五萬元，不久即在各種建築物及奠定管理基礎捐募動物上面，市政當局鑒於該會人士的熱心公益，允許該會完成各種應有的設備，並担任每年的維持費用，管理及佈置之權，仍歸該會享有，這樣，該會除供應各種專家，完全盡義務服役外，又用去一百餘萬元在擴充動物園的事業上面，自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以後，市政當局每年担任工作人員的薪津和園內的維持費，約二十八萬元，該會約担任六萬六千元，不過動物園的一切「權利」都歸該會管理，所有的收入，由該會用作添購新奇動物的經常費，但該會並不能得到動物園任何財政及物質上的利潤，即如特許的權利之中，全國的一切攝影，除該會外，別的任何人不得擅自照相，在這上面，該會每年尚且還要虧蝕呢。

該會的會計，由花旗銀行的農民信託公司專司其事，襄助會務發展，捐錢最多的都是些財主，如

鑛業大王之子 (John D. Rockefeller Jr.)，如鋼鐵大王 (Andrew Carnegie) 如化學工業大王愛軍火鉅商 (

Du Pont)，如著名銀行家（George F. Baker）如汽車商（C. H. Dodge）等都是些大名人；因此我得到一個感想，覺得市政的進步，固然需要公正熱心，才識孚望的市民來協助市政當局助精圖治，一方面也還是仗着地方上的財力充沛。庶能舉辦一切屬於地方公益的各種事業。我們遊過動物園之後，實在佩服美國人謀羣衆福利的精神，和從事的徹底。

動物園分成三部份，依其地形，西南角的三分之二（全國佔地約二百七十畝）是蓄養各種動物的區域；東面是遊樂場，這部份約佔地一百畝，全是秀麗的樹木和溪水，裏面有風景絕勝的瀑布，勃朗克司湖，船塢等處；動物區又分爲兩部份：北部各圈圍，豢養的鳥象，獅，猴，斑馬大鳥鵝和頭角博物館（Horns and Horns Museum），管理總所，飛禽巨籠及鷹隼聚合處；南部是公共休息所及豢養爬蟲類，小形哺乳動物，駝鳥，羚羊，袋鼠，野豬，熊及各種展覽物的所在；因爲範圍很廣闊，要想竟一日而覽全豹，是一件很費累的事，修最初立定主意要全國都跑到，我也奮勇着預備多走些路，無奈地方實在太大，又加上路由不熟，不免走了許多重複的路，後來到底吃力不過，未能貫徹初衷，致於半途而廢，可是卻也看了一個大半。先由裴勒姆公園路（Pelham Parkway）的門（名叫The Concourse

Entrance）入門，繞到各處，末後由福達門（Fordham Entrance）出園，其間除在崖石餐館（The Rocking Stone Restaurant）小憩飲茶而外，足有五個鐘點沒有停留的流覽，現在但將所見各種禽獸蟲魚列舉

在下面：

(甲) 哺乳類動物 (MAMMALS)

這一類之中第一當然要提到各種奇蹄的獸類，因為其中如生畜，駱駝、鹿、象之類，於人類有很大的用途；其性較難馴服的如犀牛，河馬之類，又是打獵的人所最重視的所謂『大野味』(Big game)，所以動物園中搜藏也比較豐富，計有：

麋鹿類 (deer)

十七種

共一百〇七頭

長頸獸 (giraffes)

一種

四頭

野牛類 (bovines:bison etc)

三種

二十九頭

麝牛類 (musk ox)

一種

五頭

野羊類 (wild sheep etc)

四種

四十四頭

羚羊 (antelopes)

十三種

十七頭

河馬 (hippopotamus)

二種

六頭

野豬類 (wild swine)

五種

九頭

駱駝類 (camels, cameloids)

五種

十頭

犀牛 (rhinoceros)

二種

二頭

貳頭 (tapirs)

三種

三頭

野馬類 (Wild Equines)

九種

十八種

象類 (elephants)

三種

三種

以上共計

六十八種

二百五十七種

這種舉列的方式，祇能窺其大概，其中雖不多每一類都有若干種，譬如鹿類，我國的名稱分爲麋、麝、麂等等，該國中所蓄養的活鹿，從阿爾太山脈的麋 (Altai Wapiti) 以至極小的麝 (Tiny Musk Deer) 種類很多，如北美的麋 (Elk) 及白尾鹿 (White-tailed Deer)；如東印度的小麝鹿 (Little Hog Deer)；如歐洲的紅鹿，各色之繁雜，也不勝枚舉，此外的野獸也很多，不但是「見所未見」，並且也有「聞所未聞」的呢：如戈壁大沙漠所產的一種野馬，身體極小，形狀也特別，名叫培嘉伐爾司基馬 (Pjavalsky Horses)，據專家斷定是野馬和家馬當中的一種關節，背脊樑上有一條很窄深顏色的長紋，冬季鬃毛濃厚時，幾乎完全不現，到了夏天就非常明顯，尾毛則上半段長而短，下半段鬚而長；又如猴類，大別可分爲四大類，各類中最足以代表的，舉例如下：

(一) 人猿類 (Anthropoid) 有

甲、非洲的大猩猩 (Gorilla)

乙、非洲的黑猩猩 (Chimpanzee)

丙、婆羅洲的中號猩猩 (Orange Utan)

丁、婆羅洲的長臂猴 (Gray Gibbon)

(二) 舊大陸之普通猴類與狒 (Baboons) 有

甲、非洲的單種猴 (Mona Monkey)

乙、非洲的白類「曼加貝」 (Mangabay)

丙、北非的兇暴「馬各猿」 (Magot)

丁、日本的紅臉猴

戊、東印度之豬尾猴

己、印度的神聖猴 (Rhesus Monkey)

庚、印度的「安德辣斯猴」 (Furillus Monkey)

辛、塞萊埠的黑「猿」

壬、北非的金狒狒

癸、阿拉北的「哈馬德利亞斯」 (Hamadryas)

子、西非的「曼德立爾」 (Mandrill)

丑、阿比西尼亞的「傑拉達」 (Galada)

(三) 新大陸之普通猴類有：

寅、白喉管毛的「薩拉登」(Sapajou)

卯、黑面的蜘蛛猴

辰、白頭的「沙基」(Saki)

巳、短尾的「荷卷」(Yarico)

午、松鼠猴

未、普通的狨 (Marmoset)

申、「屠魯苦立」(Douroucouli)

(四) 狐猴類 (Lemurs and Lemnroids) 有...

甲、馬德各斯卡的班尾狐猴 (Ring-Tailed Lemur)

乙、馬德各斯卡的班尾狐猴的「夾拉哥」(Galago)

丙、馬德各斯卡的遲鈍的狐猴

丁、印度的「印德利」(Indri)

戊、印度的再會猴 (Aye-aye)

以上皆產  
於南美洲

而且一舉一動，最近於人性，我們在猴類館內，看見許多人和許多的猴子異常親熱，不但叫牠們  
大約遊動物園的人們，都有同一心理，認為看來最有趣味的，要算猴類，因為牠們不但最潑潑聰

的名字就走向前來，並且還和牠們攀談，聽講的是人話，牠們卻很能了解，也有人替猴子在頸子上抓癢，這些人大約是富於人道主義熱情的，當到此地來花上一兩個鐘頭，因此混得極熟了；我們當然也有買些長生菓餽牠們。

其次，是小的哺乳類動物，如松鼠及各種啮齒類的動物，如小豹，山貓及其一族的小動物如狐，如「鼠王」，有小狗般大小，名叫（The Coypu Rat）如豪豬，如樹獺，如食蟻獸，而其中尤其稀奇的，是南美洲所生產的一種犛犛（The Nine Banded Armadillo）和食蟻獸都屬於沒有齒牙一類的哺乳動物；又其次為各種生蛋的哺乳動物，如鴨獺（又名鴨嘴獸）是一種雙棲的小動物，產於澳洲，極不易得，每天的飼料，約需美金五元，牠出雛後，飼以乳汁，卻是從皮膚孔中擠取出來的。牠的生性很騷燥，所以我們參觀時順序而前，有一看守者禁止觀眾喧嘩；我們看這怪物長約尺許，腳掌頗似鴨足，而全身蓋着粗而且硬的褐色皮毛，儼然是一隻水獺，真是稀罕。他如各種穴居的哺乳動物類，白蟻總是躲藏在塚巢裏面，使人沒法可以看見，像一種產於北美草原中很小有條紋的栗鼠，以及其他的鼠類，都是使動物園管人頭痛，想盡方法叫牠們能因環境自然及各種紛擾的避免，而不怕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外面來閒散，但是一到了冬季，依然是不露頭面，就得給牠們預備下過冬的糧食，在穴洞之內度日，直到夏天再出來。

搜藏全世界各種珍奇的飛禽，非備有大宗的款項不可，但僅僅乎經費充足還不夠，又必須有懂得鳥類生理的專家，以免靡費金錢而毫無結果，紐約動物學會可以說是具備有這兩種必要的條件，專家自屬不成問題的多，款項也很充裕，單就每天所買來餵各種動物食料種類來說，就不下一百二十四種之多，溫帶的鳥類專建一館，裏面設備非常週全，大鳥類也另有專館，鸚鵡類又歸一館，北美洲的各種會唱的小雀，都關在玻璃館(Glass Court)裏面，各館以外，又有不計其數的其他鐵絲籠，所有的雀鳥無不興高彩烈，振翼飛躍，最叫人流連不捨即去的是各種的鸚哥，大小各殊，形態互異，其中有幾隻能說幾句英文，實在逗人發噱；他如各種天堂鳥(Bird of Paradise)羽毛豔麗，姿勢雄偉，也算是名實相符，各種鸞鷲，火烈鳥，鸚鵡，埃及的神鳥(Ho-o)，貓頭鷹，錦鷄等等，也都色色俱全。比較稀罕一點的有海鷗(Albatrosses)，據看守者形容這種鳥謂和黃金可以作伴一譬：「難得到手而且不易長留手中，」該國曾經得到過兩尾，費盡心機去營養，不到兩星期，結果歸天了。

#### (四)兩棲動物和爬蟲類

爬蟲館的內容很廣大，裏面所陳列的蛇，鱷魚，壁虎，四腳蛇和各種龜，龜鼈，令人起滿身「鷄肉瘁子」，不一定是難看，卻因為牠們的皮色和我們對於爬蟲類所養成的一種印象與連想，使我們心理上發生一種不快的感想；其實其中除掉幾條毒蛇和性情兇猛的鱷魚之外，大部份都是並不害人的，至於毒蛇如響尾蛇眼睛蛇等牙齒中所藏的毒汁，也多半都已於入園之時取去，已經變為名存實亡了。

看完動物園，已經六點多鐘，趕回旅館，當時下起來，就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吃了晚飯，飯後到紐約最出名的一家『大廳戲』館去觀光，是(Burlesque)專家明斯基(Billy Minsky)在四十二街所開的戲館，節目之中，除粗劣不堪的笑劇外，幾乎全是所謂『剝引戲』(Strip-tease)用許多肉感豐富的模特兒在台上做有程序的脫衣及有步驟的動盪裸體表演，台柱子名叫『巴麗』(Pat Faree)，卻也算這一行中的翹楚；我們看了不到半個鐘點，因為觀眾中許多吃得醉醺醺的，恐怕鬧事，便出來了。

### ▽世界商業最繁榮的街市△

九月廿一日 上午修到華爾街中國銀行存錢，我便在旅館內的理髮店洗滌頭髮；修回後同到泰士方場一家飯館去進午餐後，下午便到各大百貨商店去閒逛；第一先到華納美卡(John Wanamaker's)，規模雖不小，但管理的方法，似乎尚欠十分新穎，曾到他家皮貨部去看大衣，遇到一位年輕的伙計，看見我們是外國來的客人，也摸不清我們囊中的底實，很殷勤的招待，並和修談話，問他在國內做什麼事，來美是否為遊歷，修的略略的回答兩句，他便口若懸河的一自我介紹，說他本來任某皮貨店職員，後來這公司的皮貨部部長賞識他能夠幹，把他舉薦來當這一部的售貨員，他現在正設法積蓄點錢，很想將來到中國去辦些皮貨來美國販賣，我看了幾件皮大衣之後，深恐看多了不買不好意思，便告訴他不中意；離開這家公司又到梅茜去看，(MACY'S)是紐約百貨公司當中的魁首，內部的設計與驗

員的訓練，有獨到之處，部門異常繁多，貨物亦極齊備，但凡商品，除棺材以外，應有盡有；出來到第五街(Fifth Avenue)先沿右手邊走道從西至東走去，然後順着左手邊走道回來，上下兩端，把這條街兩旁所有的店鋪一覽無遺，世界上著名的商店沒有不盼望在第五街找一間門面開設分店的，即使不能自立門面，至少也得委託一家第五街商店爲代理家，因爲美國是富於黃金的國家，紐約是美國最熱鬧的商埠，是舉世有錢的人必定經過的碼頭，第五街是紐約繁榮的象徵之一；高尚的百貨商店有薩克斯(Saks)，勞特太樂(Lord & Turner)，泰勒(Bonwit Teller)，特納(Turner's)；這些很著名的公司之中，若要買手飾及金銀器皿，則有名聞海外的蒂芬尼(Tiffany)；以論時裝店，更是婦女們最嚮往的所在，提起西蒙(Franklin Simon's)，顧德門(Bergdorf Goodman)，亞希列(Grace Ashley)，威斯特(Martha West)，密爾格林(Milgrim)，班德爾(Henri Bendel)哈德列(Sara Hadley)，茹美亞(Cammeyer)，佩克佩克(Peck and Peck)，這些店，就似乎是最時新各種式樣時髦服裝的淵藪一般，此外賣內衣襪子手套最著名的店，叫作梵梨德(Van Raalte)，賣鞋子最出名的是解勒(Andrew Geller)華格奧佛(Walk Over)等幾家，賣帽子出名的是卜魯斯特(Brewster)與克朗威(Crom Well)，化妝品的專家則有阿鄧(Elizabeth Arden)，羅賓斯坦(Helena Rubinstein)及格雷(Dorothy Gray)等，專營香水的爲胡筆江(Hubicant)莫利納(Molinard)可的(Coty)諸店，買講究家用品的商店，則有萊斯特(Bass & Co.)，康斯泰勃(Arnold Constable)，雪蘭(Sheperds)，阿爾特門(Altman)等，祇須有錢，

那怕買不到好東西，我們在第五街巡禮一番，但覺得五花八門，目光撩亂，如果要挑選精美的貨物，這裏的確是銷金窟，儘管錢多，頓時也可以花個乾淨。

我因爲不久要到英國去，想在美國買大衣，因走進一家極考究的時裝店名曠賽克斯（Russells）的，踏進門就有一位穿早禮服的招待員迎上來問道：『有什麼方法我可以服務您嗎？』我說明要看大衣，他就領我到電梯處，吩咐司機的開上三樓，踏出電梯，又有一位招待員上前來招呼，告訴他要穿大衣，他就介紹一位年事比較高的女職員，說道：『這位會帶你去看你所要的貨物。』我方定神看着這店裏的裝璜，佈置得喬麗堂皇，環境是十分的雅緻宜人，招待我的伙計鼻樑上架着無邊無腳的眼鏡，打扮得像一位貴族婦人，她領我到極舒服的沙發椅坐下，吩咐許多年輕美貌的女郎穿着各種的大衣在我們面前走過來走過去，笑靨迎人，儀態萬方，看了約有十餘件，我忽然看中一件用波斯犽羊皮配領袖的，問明價錢，試穿以後，覺得很合意，當時買定，並買了一頂同式樣的帽子，女售貨員見沒有白忙一陣，當然也高興，就叫裁剪司務來，當面叮囑他如何如何修改縫處，今晚必須送到旅館去的，裁縫有一定的工作時間，聽說當天要趕好，不免面現難色；可是也不便拒絕，想必當天他散工的時刻要延長了。

走過諾克斯帽店，修買了一頂呢帽，"KNOX"是一個老牌子，貨色的確不錯，價錢可比較貴些。

紐約的商店，最講究的集中在第五街，其餘沒有能在第五街找到鋪面的，就分散在公園街（Park Avenue）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麥迪生街（Madison Avenue）和第七街幾條；公園街上還有紐約最貴族化的旅館——華爾多夫阿斯拖麗亞（Waldorf Astoria），這家和卜拉開（Hotel Plaza）的夜總會是紐約市社交名家的薈萃中心，每晚必有許多名流和他們的眷屬在那裏吃飯，飲香檳酒，跳舞及看雜耍；此外，在四十八街和四十九街上有許多出名的餐館如洛基菲洛中心區的魯易十四館（Café L'Opéra）和勃拉開（Rockefeller Plaza Restaurant），又如阿勒山大（Alexandra Restaurant），克利榮（Criston），藍梟（The Blue Owl），與李滋卡爾登（Ritz Carlton）等，帶餐舞的如辣魯（L'Arque）勒考克盧其（Les Cinq Rouge）與艾爾奇可（El Chico）都是名負一時的。

當我們在第五街一帶巡禮時，經過公共圖書館，順便進去參觀，裏面的設備，既華麗，且舒適，覺得坐在裏面看書，是件再享福不過的事；這裏面也設有專室，陳列日本的字畫古玩，美國人似乎對於日本藝術，已受到相當宣傳的影響，但我對於音樂室及兒童閱書室兩部份，特別有興趣；關於音樂樂譜手抄本的收藏，殊為豐富，若要找尋任何與音樂有關的書籍，只需費上幾分鐘，便可以得到，坐下細細的閱讀研究了。

兒童閱書室內的桌椅，都是小型尺寸，因為要適合兒童的體格，此外，書櫃的佈置，以及牆上的圖畫，全設計的是為引起兒童閱書的興趣；我們正在欣賞的時候，忽然一位管事的女士上來和我們招

呀，她自己介紹說她的名字叫麥桂芬 (Mc Daniel) 女士，生長在蘇州，她父親在姑蘇傳道已數十年，還有一位親戚，是東吳大學的教授 (Prof. Nance)，現在正休假在美，不日將乘下來門郵船赴英轉回中國去，我們說：『再巧沒有，與我們同船，必定可以認識』，麥女士用極流利的蘇白告訴我們說，她自從在美國大學畢業以後，便在這圖書館的兒童室服務，因為她所學的科目為兒童教育；承她殷勤招待我們，當時我問她這館內有多少關於中國的書籍，她回答說少極了，只有幾本英文原者講到中國兒童生活的小說，還是外國人寫的，未免欠缺得很；一邊說，一邊帶領我們到書架前去，我隨手翻閱幾本，看見裏面的插畫很多，梳小辮子的兒童和纏足的婦人，故事方面也無非是敘述些鄉下的阿大，怎樣做些外國人理想中我國孩童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外國孩子們看了這種故事，必定要以爲中國兒童有些奇特，並不和他們一般的天真活潑，這實在是誤人非淺；我們在臨走時，她請我們在留名簿上落下我們的中英文名字及通訊處，好像將我們當作難得的稀客一般的看待了。

該館爲一般純粹觀光的旅客，編有兩頁簡明的指南，是非賣品，這裏面略述館內各部份的內容，其中有一部份是觀光者所不能隨便入內的，便是盲人圖書室，專爲瞎子預備的，此外，私家搜藏捐贈該館的有三大寶；一爲施蒂華氏的圖書 (Stuart Collection)；一爲李諾斯特的畫集 (Lenox Collection)；一爲施賓塞的圖書 (Spencer Collection)，都在三樓上，公共閱書室及總目錄檢查處，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或平時因爲特殊情形而看書的人數衆多時，爲避免紛擾以致妨礙讀者起見。門口也掛上一張『讀

書者專用「」字樣的條告，就是謝絕外界參觀的意思。

爲便利閱書的人問津題見，該館另外發售一種「紐約公共圖書館內容一覽」，只售五分錢，又手冊一種，祇售兩角五分，據這裏面的記載稱，每年來館閱書的人數，不下三百五十萬，平均每天約有一萬餘人，也可見對於社會功效於一斑了。

上面曾提到臘賽克斯（RUSSEKS）這裏再補敘幾句：這家成衣店，出名的「貴族化」裏面倒像個闊人家，街面一層擺着稀少的幾件衣服，陳列得很講究，除掉兩三件大衣都是定價在數千元以上的貨色之外，別無所見；店內厚軟的地毯，講究的家具，特別是招待人客的女店員，穿着得整齊華貴，態度雍容，用不高不急的嗓音，介紹說這件好看，那件合身，他們富有經驗的眼光，一經注射在顧客的身上，便胸有成竹，一目了然，用最有效的手段，使你最少買了一件才能。我認爲這是二十世紀售貨學理的實驗，是拿本領揆錢的例證；至於我爲何買一頂帽子，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爲我素來不喜歡帶帽子，中國人的面太扁，帶了西人的帽子，只有對面看還免強，可是帶外國帽子，又偏要正面和側面都好看才相稱，不過在國外因爲外國人個個都帶帽子，有時進禮拜堂，婦女們更是不能沒有帽子，否則按西洋人的風俗，就得頂上一條手帕，所以就買了一頂以備不時之需。

出來錢坐上雙層公共汽車，沿路看街，往上走直到一百十六街爲止，再換別輛回頭到二十九街下來，又改乘百老匯路的車回旅館，休息一會，出去好好的吃了一頓夜飯，隨後就到馬丁白克（MARTIN）

FIN BECK)戲院去看滑稽歌劇(Tolanthe-by Gilbertand Sullivan)『貴族與神仙』，這齣歌劇(正式的名稱叫做 Libretto)是英國有名的作家基爾培脫和沙利文兩位男爵心血結晶的傑構，前者撰詞，後者譜曲，由名戲劇家道連卡脫(DOOLY CARTE)合作，把牠導演出來；他三人珠聯璧合的成績，膾炙人口的不下數十齣戲，而以這齣又比較普及，很受大眾的歡迎；現在，這三位名家，都已謝世，他們的歌劇，首次出演，遠在一八七五年，距今已六十年，從那時起，這種帶談諧性的小歌劇，逐漸風行；今晚我們所看的戲班，便是英國唯一的道連卡脫班，領班的是創始人的兒子，趕到美國來獻藝的；歌詞簡易明瞭，且富於諷刺，夾雜着許多幕熱鬧的舞台舞，總構成一晚很輕鬆的娛樂節目。

這齣戲的本事，大概如下：有一位仙女，因為下凡與常人結婚，觸犯了上界的禁條，被仙后貶出天堂，並禁止她和她的丈夫過活，可是這時已生了一個半仙半人的兒子，現年二十五歲，是個牧童，竟和當朝宰相的女兒互相愛好，宰相嫌他出身低微，身份不相稱，況且自己非常疼愛這個乾女兒，怕她將來不快樂，所以不允許他們結婚，後來經過許多仙女幫忙，將牧童魔法舉進議院裏面去當議員，誰知他大搗其亂，使得政府措施為難；最後，還算是由牧童的母親，親自去求宰相，才允許成全他們的好事，配為夫妻，直到此時，宰相始發覺牧童原是他自己的兒子，來求情的仙母實在就是他早年死去的妻子，總算一家人至此團圓，皆大歡喜；宰相的孽條，也各人娶一仙女，樂得『不亦樂乎』；這時，仙后不得已，只好赦了各仙女的死罪，並且自己也挑選一個英俊的御警作為丈夫，仙后下獄

凡人的結果，是所有的男子全都變成仙人了。

這個故事的情節，異常離奇怪誕，至於沒有多大意思，然而其妙處在挖苦英國的貴族，特別是議笑上議院的議員故意做作得表現他們舉動滑稽，言辭顛倒，殊為有趣；這種充份代表民衆言論自由精神的戲劇，在英國很普遍，看的人無非當說笑話一般，看過忘了，也不以為奇：在別的君主國家，像這樣對政府官吏大不敬的演作，恐怕是聽都沒有聽說過呢！劇中所有演員都是名角，都和連連卡脫戲班訂有長期的合同；女演員因為既歌且舞，身段都顯得非常肥碩，又因為運用丹田特多的緣故，胸部格外發達，個個都是楊玉環一般，在台上一邊跳一邊唱，覺得有些不自然，尤其使人不能想像她們所扮演的『仙女』！男角中扮演宰相（Lord Chancellor）的那位演員名叫馬丁革林（Marlyn Green），是英國皇家音樂院的畢業生，唱做皆好，誠不愧為全班的台柱子；女主角名叫茜錫爾（Sylvia Cecil）也是正途出身的歌伶。

### ▽大西洋海程中的納福生活△

九月二十二日 上午修出去，據他說是去參觀幾家銀行和拜訪幾個朋友；我則獨自到歌劇場（Metropolitan Opera House），麥迪生方場遊藝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和紐約高級社會行結婚禮最多之禮拜堂（St. Jane's Episcopal Church），幾處地方漫遊了一圈，末後到薩克斯百貨店去逛逛，

克斯便在梅茜的隔壁，可是兩店的氣象，大有不同；梅茜是適合大眾脾胃的，貨物堆積，定價低廉；薩克斯到比較的貴族化，店內的走道寬敞，屋宇軒昂，貨物的陳列也楚楚有緻，重質而不重量，因此顧客也就不會像梅茜裏面那般擠得摩肩接踵的，在這裏買東西，可以從容不迫，賞心樂意的挑選。

回到旅館，見宋君已在，邀我們一同出外吃午飯，囑修回來，就回到一家中國飯館吃了一頓，然後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去參觀，並聽胡適之博士的演講；哥大自從獲得洛氏基金委員會大量款項的資助後，就在今址作統盤的計畫，經之營之，規模日見宏偉，不媿爲舉世有數完備的最高學府之一；我們回到旅館，在雜燴間 (Chili Room) 叫了點飲食果腹，稍事休息，即收拾行李，先將所有的行李僱車送到第八十六號碼頭 (PIER 86)，在這裏，有自動的轉梯將行李傳送到樓上，不必用腳伕來提，到了碼頭的上層就有船公司的職員上前來招待，問明房間號數，驗過船票及出境允可證，就將行李接過，告訴我們這些東西自會送到「卜來門」號 (St. Brendan) 船上去的。

我們將行李點交清楚，本人重復坐車回到城市裏，在 City Continental 吃了夜飯，又到羅克仙戲院 (Rocky) 看了一個電影，才回到碼頭上船；這時已十一點一刻，宋黃兩君皆等候多時，已經化過一毛錢，在卜來門船上大大的參觀了一番；盛讚這船實在講究舒適，不過未啓旋之前，熱得厲害，我們便出艙外，到甲板上話別，此時甲板上站滿了吻別的人，還有一個團體大羣送行的人，言辭像是歐洲一個小國家，他們用盡全力在唱別離的歌，喉嚨都唱啞了還捨不得停止，我們過一會也便回到房間內來。

預備睡覺；房間很寬舒，設備也很講究，這四天的行程，可以好好的休息享福了；就想今日忙了一天，正好洗個澡上床，不料浴室的門卻鎖着的，因為船尚未開，德國茶房說：「明早很多熱水」，只得罷了，十二時半開船，夜色蒼茫，我們在嗚嗚汽笛聲中，暫時與美國告別了。

九月二十三日 九時起身，修按鈴要茶房預備浴身，我另喚女侍者預備我的洗澡水，因為船上的浴室是男女分開的；裏面一應設備倒也週全，備有一種特別肥皂，專為洗鹹水浴用的；洗盥收拾停當，就到餐室進早餐，德國船上的菜餚，本來很出名的，這船上更是豐盛異常，調味亦美，菜單子有尺來長，肉類甚多，我們素來喜歡早晨這頓吃得輕淡些，隨意點了幾樣清爽的東西吃了，便坐電梯到甲板上散步；今日雖見太陽，卻有風，故而稍為有點白浪，可是前此我渡太平洋時，曾經遇到大風浪，現在在大西洋裏，固可以逞雄了。

我們租了兩張躺椅，（每張租價為美金二元），躺在玻璃圍住的甲板上晒太陽睡覺看書，起初在岸上但嫌燥熱，及到海中，簡直像秋涼後的天氣，不期竟添上了夾大衣；十點鐘左右，船上的銅樂隊到我們甲板上來奏樂，接着一班德國侍者送上牛肉茶來，托着大盤的開胃小心，西文名稱謂之（Appetit

Notes）是各種魚肉的海及酸菜雞蛋等，加在薄片烤麵包上做成的，約略估計，總不下數十種，牛肉茶做得極好，一無油膩而味道極純，鮮美可口；到十二時半又是預備吃中飯的時候，雖說是海風可以助長消化作用，究竟吃得多了，象之成天的躺着，那裏會隔一兩小時便又餓呢？何況午餐的菜單，也無

非是大魚大肉，像上館子一般的厚實。素以肉食著名的英德兩國人，當然不以爲奇，餚也還可以對付，我從來不慣吃大塊文章的肉類，祇得揀生菜，蔬青和魚蝦類吃，修說我未免太沒有見過世面，儼然是個鄉下人了。

飯後到客廳裏去看電影，第一部片子是德國的宣傳影片，鼓吹他們航空郵遞信件怎樣迅速週到，勸導觀眾，凡是該用飛機的地方，都應當儘量利用飛機，用船的地方用船，這樣就不致於耽誤一分一秒鐘的時刻；接着放映德國各處名勝的風景片，特別是幾處有溫泉出名的地方，說明那泉水對於各種患病者的益處，這都帶點廣告性質；第二片是暗殺案的偵探片，故事平常，看慣了美國影片，不免要覺得德國演員的化妝近於過份，表演也過火，女演員太醜，他們的聲音則太尖太硬；不過在攝影的藝術上面，的確有他們獨到之處，不過情節味同嚼蠟而已；看完後上甲板去打盹休息。我們旁邊，坐着幾位修道院裏的姑子。手拿佛珠，念念有辭，面孔鎮靜得像蠟像，衣服穿得一層又一層，好像怕人家看透了什麼似的！

兩點鐘又是吃茶的時候，侍者送來，每人一托盤，裏面一壺茶，一壺白開水，一小盅牛奶，一盅白糖，點心則由另外的侍者，託着很大的一盤送上，儘量挑選愛吃的；我們吃完茶後，仍躺在甲板上看書，到六時許回房，整理容貌，更換衣飾，預備吃晚飯；在航海的時候，衣食生三樣，都不用自己操心，所有的精神，祇須用在注意享樂及休養上，因爲船上什麼都有；這幾天的行程，無異是在貴人

家中作客，飲食起居，無一機而不是只等人來侍候，因此能寬餘出許多的時間來，儘可以定心的收拾得整齊清潔；每晚進晚餐時，換上一身講究的衣服，坐在富麗堂皇的餐廳裏面，耳聽曼妙的佐餐絃樂，吃頓豐盛的晚餐，再喝上一兩杯美酒，說說笑笑看四座的人，都穿戴得非常漂亮，態度雍容，真好。是在什麼大飯店裏舉行的跳舞會；無疑的，在這種環境之下，各人的心中，即使誰有重大的心事纏擾，他面部總要帶上和鬻喜悅的神情，準備着好好的享受這短時間的愉快；西方人一天的生活，當以進晚餐的時候爲最文明的片段光陰，男女都穿上夜禮服，男子的鬚鬚剃光，頭髮一絲不亂，女子敷上胭脂，搽上粉，這種光景之下，不由人不多大笑幾次，說話的聲音也放溫柔些了。

船上的菜單，印得非常考究，每餐專印一種，上面寫明：「某月某日晨餐（或午膳晚餐）」用很好的卡紙，壓成金色凸字，早餐一頓用單片，午晚兩餐四頁疊製，用金黃色絲線紮訂，封面則午餐以精印的五彩風景畫爲插圖，外加德英法三國文字的說明，略述圖中名勝的梗概；晚餐的插畫則用世界著名的大音樂家肖像也是顏色鮮豔，印工絕精，不特都是名畫家的作品也用德英法三國文字附載其人的小傳；修因爲這種菜單，很有保存的價值，吩咐飯廳的侍者，每頓積留一份，於離船時彙交給他。

菜單裏面的文字是德英合璧，不識德文的我們，並不致於看不懂；大致早餐有水菓七八種，穀類七八種，鷄蛋四五種，烘餅三四種，熱肉及冷肉類各四五種，點心及麵包類各三四種，飲類七八種，可之從中任你歡喜挑選着吃；午飯和晚飯則有冷盆約五六色，湯四五種，魚蝦或麵類，大菜二三種，

生菜兩三種，冷肉四五種，蔬菜五六種，蕃薯兩三種，點心三四種，外加起士，水菓及飲類，每餐的花樣都有變動，不致於千篇一律，每飯皆同；有時，也專爲兒童預備一兩種食物，可謂週到矣。

我同修兩人一桌，餐廳裏沒有大張的飯桌，最多的是雙人桌，也有幾桌四人合坐的；此外，一桌上坐上許多人的寥寥無幾；我們右手一桌上一對青年夫婦，似乎很親密，大約是「蜜月旅行」的新婚倆，每晚用香檳酒佐餐；左手一桌，老夫少婦，女的穿得很豔麗，男的則帶些「土氣」；飯後在走廊內碰到男司博士兩夫婦，就是在紐約遇到的麥女士的親戚，在蘇州教育界當中小有名氣，他們是典型的傳道者，辛苦半世，積蓄了幾個錢，年紀大了，到各地方遊歷一次，再回中國播教；談了幾句話，我們到休息室去「跑馬」，這是一種室內遊戲和真的賽馬是同樣具有賭博性的；房間當中的地板上，佈置好了木板的跑馬道，用白線漆成鮮明的六欄，每格的起步處有一匹木馬站着，馬的身上有號數；當時，由船上的雜務頭目，對在場的乘客發售馬票，每張的代價或爲五毛錢美金，或爲一個馬克，任憑買的人自己挑選號數，再由在座的女太太們擲骰子；骰子共有三粒擲到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箱裏面，經過兩三道的挫折，然後落到底層大家可以看見的地方，擲出來幾點，那幾號的馬便向前走，坐着一粒便走一格，如此類推。譬如，有四五六骰子各一，那末四五六號三只馬各走一步；若有兩五一六，那末五號馬走兩步，其餘的號碼，亦復如是；到要跳浜的時候，必定要出一個骰子，那號馬才得過去；每賽掉換花樣，如此也給購票者以相當的刺激。有的時候，管事的通告說，下次賽馬倒數過來排

次第，以末名得首位，那末，平賽時她跑得太慢的馬，這時又懼恐她跑得太快了！拿我們看這個遊戲當牠做一種消遣的方法，頗感興趣，可是男太太她教士的眼光，卻看做是賭博，湊擁我的耳朵說：「這是個無聊的遊戲，」我們也沒理會，仍舊在那裏興高采烈的呼么喝六，她們一會兒退席，去找另外的高尚娛樂去了。

九點半時，這個「賭博」也就賽完，預定的次數，接着舉行跳舞，我們稍爲坐了一會！便回房休息；路過管事的櫃台，裏面陳列着許許多多德國的工業藝術品發售，如洋囡囡，照相鏡，粉盒，手袋之類，花樣繁多，我們買了些草製物品，和船上自製的撲克牌等，上面都刻着本船的名字或烙上本船的圖案，無非是想留着做個紀念。

船由西往東走，每晚時計又得撥快一小時，今日計行六百十個海哩。

### ▽船中的佳趣△

九月二十四日 一早侍役送來船上發行的新聞紙，厚有十餘版，是德文英文兩用的報紙，裏面有船上無線電所收到的新聞，有小說，有軼事，有各種幽默的小品文字，和許多德國名勝或機關的簡史。每版上都登着德國各處溫泉的廣告，吸引遊客，最後一版上還有填字遊戲，不可謂不週全了。

今天早上醒得遲了，因爲每晚撥快一點鐘後，總好像睡不夠似的。八點二十分茶房打門請修去洗

澡，我仍舊再睡；起來時已過早餐的時候，便到甲板上去，好容易等到十點半牛肉茶送上來，吃了些點心充饑，在甲板上散散步，玩一會『推木餅』的遊戲（Pushing Board）和『擲豆袋』，『擲繩圈』等等，繼而去船上看特備的幼童遊戲室（Childrens' Playroom），裏面漆的是淡湖色的牆壁，畫上一些兒童遊戲時的神情，和家畜等彩色畫，並有玩偶戲台，木搖馬和小車各種可以乘坐的玩具，每樣都有機關，可以撥動，發生各種叫聲，專有看護保姆一人，司領導兒童遊戲之職。

飯後修去看電影，我因在美國已看過此片，便在房中休息一會，到理髮店去理髮，船上的德國理髮匠，手藝並不怎樣高超，定價卻很昂，一次竟須費六個馬克六十分尼，但是比起熨衣來，還算便宜的，因為熨一件單衣便需兩個半馬克呢；今晚晚飯後，在書報室裏看了一會兒書報，仍到休息室去參加賽馬遊戲，在跑馬的時候，遇到一位日本教授，增本量先生，是仙臺市東北帝國大學的社會學教員，這次奉學校派充參加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代表的，一邊兒同坐着買馬票，一邊兒談天，時間過得很迅速，跑完馬後，和增本量先生同到吸烟室去赴勃凡林（Bavarian）啤酒會，船上的音樂師，都穿起勃國人的服裝，奏着勃國的音樂；當場就有許多南歐國籍的一部份客人，附和着音樂高唱各種土風歌曲，相繼起舞，大家舉起啤酒杯，相互祝壽，我們坐在一旁，不能領略他們的情調，祇好羨贊他們極度快樂的表示，欣賞人類天性中自然情感的流露，因同情心理的激起，我們也帶上彩色的紙帽，喝

盃啤酒助興。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風浪稍劇，我便沒能吃中飯，下午卻依舊去看電影，因為在黑暗裏反不會覺得船身怎樣的搖動；今天所映的又是德國宣傳影片，正片之外，還有德國拳擊名手麥克司喜曼林（Max Schmeling）打敗對手的短片，和一隻歌劇攝成電影的短片，以攝影的藝術來講，德國片子可算是再認真不過了，這也是他們特長之處；在甲板上喝過茶，躺着看看書，晚飯後，我祇吃了些蔬菜，修則照常。

九月二十七日 昨日因有風浪，整天都在甲板上度過了；今天風收浪靜，海平如鏡，船上的人們又活動起來了，晨間，英國的巨輪「瑪利皇后號」趕過我們的船而去，記得牠離開紐約的時間，在我們動身以後的十一個鐘頭之多，竟給牠追上，並且搶頭過去，可見牠速度的高；未幾，德國飛船與登堡號由德飛美，輕速瀟瀟而來，在我們的船和大家的頭頂上飛過去，此時全船的人都在甲板上歡呼揮手搖巾，德國人尤為興奮，因為這是他們國家的榮譽，商業航海與航察的兩「大」船，在大西洋中交臂而過，誠為難得之事，當時，輪船鳴氣笛升禮旗，以示向飛船致敬，船員由艦長率領排在甲板上立正，飛船裏的人物也隱約可以看見在招呼船上的人。（記者按：此飛船，不幸於去年在華焚燬）。

吃中飯時，雜務總管在門口兜售彩票，所得收入，除下十餘機獎品的代價之外，悉數捐贈給全船的水手伙夫們，酬勞他們工作的辛勤；下午五點鐘開獎時，由總管大聲報抽出的號碼，每報一得彩的號碼，須等到有人起身承認願獎為準，有時他作弄客人，報出一號，持票人滿以為中獎，高興得發的

向前去，誰知他又大聲說：『沒有』；引得別人圍堂大笑，因他開了幾次頑笑，後來當真得趣的人，不知虛實，竟也不敢上去領獎了。

同船有位德國婦人，僑美已數十年，服裝言語，已完全美國化了；她很喜歡找人談話，常常把我叫醒過來告訴我聽她在美國的家庭佈置得怎樣的整齊清潔，她們的日常生活怎樣高尚完善，嘮叨不堪。

九月二十八日 清早船便到了法國沿海的歐巴城（Orbigny）船遠遠的停着，並未靠岸。十時半再行起碇，我們把行李檢齊後在甲板上，睜眼十一點鐘左右便看見了英國的海岸。今天提早吃午餐，船上的職員，恐怕客人下午要腹餓，每人奉送一匣裝配好的點心及水果，給客人帶着上岸。我們賞了各部侍者的小賤，付清了一切欠項，十二時半，海關職員上船來檢驗護照等項，這種手續都在頭等艙內舉行。頭等內的裝璜，當然加倍的富麗堂皇，牆上漆的金色，最顯著的還是凸出的各種雕花；一切器具都非常摩登簡潔，地氈柔軟如絨，富麗而不奢侈；走廊的兩旁玻璃櫥窗內，陳列着許多貴重的出賣物品，恍惚走進了一條排列着大商店的街道。

在渡輪上看見一位客人肩膀上背着一只照相機，外面皮匣子上反寫着『畫意能遠萬言』幾個中國字，也不知那一位同胞替他寫的，很有趣味。沿英國的海岸行駛，但覺岸上的風景，異常秀麗，綠草芽含，幽雅宜人；碼頭又沒有些微污濁與塵埃，和尋常輪埠的情形迥然不同。同船有克利夫蘭城第一

國民銀行的經理文格華先生和他的夫人，他們是赴大陸去旅行，和我們在船上約定了後會之期。

到下午兩點鐘左右，我們便踏上了英國的陸地沙士漢柏登城（Southampton）是從美國來必由的商埠。這一路上天氣頓變爲涼爽，離開美國時還是夏季，纔到英國，卻換上了冬天大衣，變得真快，就這樣還覺得寒氣逼人呢；四天之內，穿過了大西洋，竟經過兩季的氣候，說來誰也不信，可是事實。

### ▽在英國的十個月△

九月廿八日 上岸的地方是火車站，因爲碼頭與車站是連接的，一邊上岸，就走進一間龐大的鐵架屋內檢查行李。行李間都順着姓字的第一字母排列，檢驗的手續很快，跟着出行李間，那邊便有火車停着，只等上車動身，確是很方便的。我們的行李，幸未檢查，免去不少麻煩，祇是過重了。火車的行李車另外向我們徵收十七個多先令的過磅費。英國的火車，祇有頭等和三等兩種，像我國上海的電車一樣。頭等與三等不同的地方，也無非是頭等的裝璜講究些，座位墊子裏的司潑林特別鬆軟些，靠背的上端罩以白色的藤布，地位寬敞舒適得多；三等的房間比較小些，面對面兩條長椅，也是彈簧絲絨的椅墊，每張規定要坐四人，也很乾淨齊整。頭等和三等一樣的兩邊有門，一扇門開出去便是月台，另一扇門通到過道，如此上下車很方便。用不着上車後在走道中亂，來回的尋找地位。我們上岸時，會發一個電報給現任倫敦的親戚卓君，託他到車站照應，然後買了兩張三等票（十先令一張）

。我們的小房內，擠足了八個人；有一對美國人夫婦，到英國來遊歷的，男人業保險是備老出門，除我同修外，有三個英國人，兩女一男，外加一個小孩，再加上許多零星的物件，房內擠得結結實實。三位英國人當中，那位女的是方從美國遊歷歸來，男人是來接船人的。在車中兩小時餘，女人未曾住口，滔滔不絕的大講美國人如何不會沖茶，怎樣的不講求清潔，這不是，那不是，派了不少的不是，使同座的兩位美國人，愈聽愈不高興，大有等待時機加以報復的神氣，這也是言論過份自由了的壞處。

沿途田舍風景絕美，青草如茵，隨着土地的高低如綠波擲浪，牛羊很幽閒地吃草躺著，樹林蔭森裏，間或有幾個孩子在戲耍，繙成一幅安閒舒適的圖畫；怪不得人家說英國的整個兒像一所收拾得齊整的小花園呢。將近四點鐘的光景，同室的英國人用很得意的口氣，叫侍者開茶上來。英國人對於喝茶的態度，心理，以及習慣，與別國人不同，從早到晚，每餐必茶，但是四點鐘的茶是特別的，不爲點心，卻是一種儀式，一般人對於午餐同晚餐都可以馬虎，祇有這一頓茶卻萬不能不吃，吃完後非但顯出果腹後滿足的神情，就是心理上也格外覺得精神煥發。這種現象，上自皇室逸官貴人，下至馬路上的勞工苦力，一律到了四點鐘，都覺得應當使神經稍爲鬆懈一下，喝杯茶，談片刻天，是口中休息的惟一段落，如若不然，便沒有力量可以繼續負擔人類一切的煩惱和重任似的。我國人以茶代水，隨時可以喝，無需等到四點鐘，也不必有形式，更沒有非喝不可的習慣；除了文人羅士，品茗吟詩以

外，普通人觀茶如同空氣一般的平常，並不把茶當作慰藉精神的替代品。

車中英人，剛從美國回來，自忖久未喝到「英國」茶，自然像大旱之望雲霓，況且同座還有兩位是「不善於沖茶的野蠻美國人」，正可以叫點茶來，在他們面前擺弄一下，叫他們看過仔細，也好學個乖，所以用的口氣顯見得是特別的得意。一會兒侍者很鄭重的把桌板擡起，把一條伸腳的窄道，完全蓋住了，使房間裏面更現得擁擠；繼而端上一壺茶，一壺開水，一罐白糖，一罐牛奶，一碟子烤麵包；倒出的茶濃得發紫醬色，一人一盃，加上糖和牛奶，津津有味地慢慢品嚐。其實這也平常得很的現象，可以我們旁觀者看來，見他們得意揚揚，滋味十足，叫我不期然而然的連想到豬八戒吃人生果的故事。

車行兩小時，將近倫敦了，房屋漸多，一間挨一間的，如鱗次櫛比，又醜又髒，所有紅磚經過每天火車的黑烟的燻染，已不能辨爲何色。可是在這種環境之下，所有住家的人們還是向自然奮鬥着。試看，家家戶戶的後面，不是都有荳腐乾兒點大的一塊小院子或「花園」麼？雖然，這一點點小的空地，還要做晒衣場，也要堆圾垃及另星雜物，中間卻總留出一塊綠色的草地，亂雖亂，花草則依然很秀麗的，籬下總還有幾堆五顏六色的花卉。在這拙劣的環境中，勉強保存一點鄉村自然的點綴，格外陪襯出都市生活的乏味。

我看了這些櫛比的小屋，恍然想起上海弄堂房子之所從由來。美國沒有這種的格式，我國的舊時

建築，也沒有弄堂的格局，追溯起源，豈不是英國建築工程師介紹到上海來的嗎？大都市內平民住房本是個大問題，可是我國抄襲英國的陳式，這種形同鴿子籠的里術；我卻不敢恭維，對於被抄襲的國家，也不能表示感激。沿鐵路的房屋，更像上海北站一帶，幾乎疑心置身在京滬道上了。火車站附近也堆放着鐵軌和木條，也有柵欄，和國內相似，與美國則不同，叫人一看就明白中國鐵路建設的工程，多半是英國人的手筆。

火車遲到了半小時。滑鐵盧站，既高且大，烏黑的，我們檢齊東西，正待出站，看見卓君來了。他很細心，接到電報後，馬上替我們在皇家飯店 (Royal Hotel) 定了房間，使我們即刻便有去處可以歇腳。我們步出車站，在門首招呼了一輛「塔克西」。這種沿街僱用的汽車，式樣古老，方方正正的，頂上圍有一圈很矮的鐵欄，大概可以裝行李，半截藍色，半截黑色，開車人坐在前面，客人圍在內廂，就這一點便劃分出坐車人與開車人階級的區別來。車子形狀老式得滑稽，但是撥轉掉頭卻靈敏非常，在不很寬的街道上，可以隨意轉灣。車廂內也裝有米達，與美國車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上車便跳出一個六便士的號碼，乘客若在二人以上，再加上三便士，以後每走若干路，就跳三便士，以路之遠近計算車資。我們三人，外加三件小行李，也算不了什麼稀奇的事，而達到目的地時，車夫竟索三倍於米達上所記的數目；他欺侮我們都是生客。卓君與他理論時，他竟惡聲相向，我們不願爲此小事和他計較，便付了他，叫他好趕快帶走他那副吃人的臉。（這裏復聲明一句，從此以後在英國沒有碰到第

二個如此可怕的事夫，他確是例外。

皇家飯店，是座長方形的灰色水泥房子，格式比較附近的建築似乎摩登些，沿街一排一排的窗戶，有點工廠氣味。一進門先到接待處簽名填答問句，這種手續先使我覺得失了自由。填好後又須預付一天的房金，十一先令六便士，櫃台上才慢吞吞的交出一把鑰匙，這鑰匙不過是一把普通半鏽的鐵貨，一端卻拖着一塊怪東西！是一方斤把重的鐵牌，四面岔出兩三寸長的鐵釘。在飯店方面，好像是惟恐客人肚子餓了，將牠吞喫了下去似的，再不然將牠收在口袋內，當作古玩收藏起來。然而他們不替寄居的顧客打算，這麼一堆叮鈴噹噹的東西，怎不叫人聯想到人們最忌諱踏躓的一門——監獄的鐵窗風味！推開房門一看，是一間又小又狹又黑的一個小屋子，裏面除一張大床外，祇有幾件陳舊的傢具，一只洗臉盆，床毯尚且是烏漆抹黑的；真是和我們上海大新街一帶的小旅館可以中外媲美了。

### ▽中國僑胞的社交中心△

我們稍事整理，卓君便帶我們到中華協會去報到。這時天氣甚冷，穿著冬季大衣還有些撒癢癢。街上景色陰沈，一切建築，無不全呈灰黑色的，給予我們這初到英京的陌生人，幾乎沒有一點溫暖柔和的色彩。大概因為我們新近離開美國，況且時值夏季的尾節，格外感覺得區別出來。走過幾條街，來到高華街九十一號的中國協會(China Institute)。卓君以為我們初到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先

協會，可以得到許多方便，特地帶我們前來，介紹給主管的職員。這中華協會是怎樣的組織呢？待我來記述一下：據說一九三三年成立的動機，是爲謀在英倫三島留學的中國學生的便利，由幾個中國和中英的團體如大學中國委員會（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如全英中國留學生聯合會（The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如基督學生總會（the Christian Union）等發起，計畫組織這樣一個中心機關，由倫敦的大學中國委員會撥出一筆款子，作爲基金，並向會員徵收會費，補充經常費用；由大學中國委員會（簡稱C. C. C.）委派幹事（Warden）及副幹事各一人管理，在各贊助團體所派代表共同組織的指導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輔導之下，負責會務的推進。會所的地點適中，地下車到穀奇街（Goodge Street）或西恩頓方（Euston Square）兩站出來，都很近；公共汽車則有六個號牌的車輛可以直達。

中華協會的目的是什麼呢？據說做了會員之後，有許多權利可以享受，但是因爲牠的經費相當充裕，所以幹事也並不追着僑胞們入會，因此有許多非會員也照樣的享受種種權利。譬如初到倫敦的人，如果要找一所居處，打聽本地的事情，凡是因爲人地生疏所需要的一切指導，該會都可以供給；如果要詳明各學校的課程規則，該會可以答覆並出給介紹信函；如果要認識友好的英國人仕，該會可以介紹；如果要探詢僑胞中朋友或同學的通訊處，和他們聚會，該會是最適當的媒介；如果有什麼疑難的問題，該會可以幫助解釋；如果要看中國報章雜誌，該會訂有無數種的國內報紙和雜誌，英美的也

不在少；如果要在備胞中謀相當的活動，表現技術和才能，在國外出點小風頭，該會常有各種的集會，可以使個人的興趣和工作，在大眾面前顯露出來！

當年會費是兩先令，與該會聲氣相通的輔助機關，有以下各會社：

中國社 China Society

倫敦中國協會 London China Association

全英中國留學生總會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中國學生基督教聯合會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Union

倫敦中國學生總會 London Chinese Students Society

中華社及中華小學 Chung Hwa Club and School

會所中除圖書而外，有一間寬大的交誼室，裏面放着無線電收音機，留聲機，鋼琴，和紙牌；另外遊戲室內有乒乓球檯及各種棋類；會議室內可以權作讀書或其他需要安靜工作之所；午後四時至六時出售茶點，取值甚廉；如欲借用會所舉行集會或講客，也可與幹事接洽預備晚餐之類；此外尚有宿舍三間可供過路旅客暫居，有水汀及熱水，也頗方便。

中國同學，大都在該會留下住址。凡是初到英國的同學，國內要寄信，而一時不知通訊處，無從寄遞時，都可由該會代轉，或是自己去領取，或懇該會立刻轉寄，必定可以轉到的。如果要加入任何

社團，該會也可以代爲索取空白入會申請書；要找運動機會的，可以託該會代爲接洽；如果要想參加任何集會，該會盡量代獲得許可；遇疾病時，該會斟酌情形，代爲介紹可靠而有同情心的醫生。倘是爲了醫藥費而發生真實的經濟困難時，該會也設法代爲籌措。最得用的，還是中國學生的顧問，遇到爲求學業而發生的種種問題，不論是入學，挑選功課或實習機會諸問題，都能和他商量，不過聽說這位顧問人緣不甚好，所以學生找他請教的人很少。

幹事張君師旅，品學兼優，擔任這項職務已經多年，老成週到，與同學的感情，尙稱相得。因爲他明瞭各人的心理，所以做這部工作，還沒有很大的困難，否則的確不很容易對付的。

街上所見的英人，似乎很多瘦弱黃面而至於有滿背的，並不像我們理想中及書本上所得來的印象，必以爲長年到頭吃牛肉牛油麵包的人，必都是魁梧奇偉的太漢子，可是他們走起路來，一個個都是匆匆忙忙，不論男女，手執洋傘，或披着雨衣，照我看來，雨衣似乎是件最顯不過的衣服——一種覆可奈何的體像。我們在中華協會遇見一位老同學，患了神經病，由美國來英，在國外既少人照料，他的舉止就難免要常常使同胞和國家均有失去體面的危險。他個人固然很可憐，最令人不明白的便是他的家長，既然已經聽說他家子弟得了神經病，爲何不早些設法弄他回國？在國外求學，至少每學期也得問問他的成績，一而至於一任他混過兩三年遊蕩的生活而不顧？不過也有人說他的家長至今還藏在鼓裏的呢！

由中華協會出來，穿過幾條黑暗的衙堂式的小街，抄近路一會兒便到了一家中國飯館叫順東樓的。這個小飯店佈置非常簡陋，菜餚雖然少滋味，卻是中國菜，比美國雜碎店的清潔，雖遠不如，可是腹胃的享受，比較觀感，究竟要值得些。

飯後回到旅館，發現洗澡房內沒有電燈，摸索半天找不到開關，直至將門反關後方纔光亮起來。這種設備，在國內學校內早就有了，不意旅館裏面也這樣特別省儉，連一盞過道燈都不裝，叫人如何能看得清房門在那一方呢？房間內並有許多條規則，看了使人很不痛快。英國人最注意守秩序，但是住旅館的人，誰願意有一種做臨陣囚犯的感覺？於是我們覺得非快快的找永久居處不可，同時，大件的行李，這時還寄存在火車站呢。

九月二十九日 清早醒來，聽見街頭有人引吭高歌，打開窗牖一看，見四五個略為帶點殘疾的人，有的手彈樂器，有的扯其喉嚨合唱，還有一個，手拿一頂破帽子向路人及樓上的住戶要錢。初到英國的人，聽了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情調，他們唱歌的藝術雖然不高，倒也和諧合拍，（記者按：後來知道英倫有許多此類變相的乞丐，以唱歌，奏樂器，或在馬路邊上畫粉筆畫，及兜售火柴等等為討飯的工具。）很有點像書本上所見的英國！丟了幾便士下去，拿帽的一個很敏捷的拾去了。

這家旅館，自命為如何廣大，（共有七百七十七個房間）號召稱怎樣的好，其實有些像鴿籠。我們房門外便是電鈴的板，電鈴從清早六點鐘響起，到八九點鐘還沒有停，只得早些起身。天氣甚冷，

早餐後尋找大小各報上租屋的廣告。十點鐘卓君來，同我們出外找房子，這是件極麻煩的事情。倫敦各學校照例給學生們介紹住所的，經濟學院介紹的兩家，離學校不算遠，可是都住滿了人。這種住處的房東，類皆女太太們，似乎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室內佈置，也還不俗氣，客房內書桌、書架、書櫃很多，像個讀書人家的樣子。再看了幾家，都告客滿，並且都沒有鋼琴。在城內住宅區內奏任何樂器，都難免要受隣居們的責難，尤其是技藝不高的，更非干涉不可，卓君便帶我們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住在西北第三區，我們坐地下車可以直達。倫敦的地下車比美國的乾淨得多，座墊全是絲絨的，行走時的聲音也輕微，車身也不搖得那麼厲害。車站內比較得整齊透亮，到那裏去應當坐什麼車，全有路牌指點得明明白白，是以在英倫坐地下車，決不致像在美國時，常常要坐錯。賣票規則也不同，視路之遠近，按便士計算，和美國進站後祇須納五分或一角，就可以隨便坐到那裏不同。普通計算起來，大約一便士可以坐兩站路程，和街面的公共汽車，是一樣的計費。站內除用機器賣票外，（每一架機器賣一種價錢的票子，如納錢入兩便士的機器，便得二便士票。在大站內並有兌換零錢的機器，此法省時省事不少）還有許多櫃窗，坐着賣票員，專司賣票的職務，入內時有檢票員驗票，由自動樓梯降下。在熱鬧區內的地下鐵道，距離地面有千餘尺之深，預備戰時為市民躲避炸彈，充地下室。到達下層，有很寬長的月台及長椅可以坐下等車，車門由司機的管總機關啓閉，兩扇活門的合縫處裝有軟橡皮，即便一個人匆匆忙忙的進去，後腳被軋在門內，因為關得很緩和也不會受傷。每遇關門而有阻力時，車

首司機人便會發覺的，祇須有一扇門沒關嚴，管門人便會知道，可以再開。車門未關好以前，決不開車，車未停止，決不開門，所以意外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並且還有臨時緊急鈴，可以立刻通知車首。

我們在西北三區的拜爾賽斯公園站出地道，頓時鼻孔內就吸到新鮮空氣，精神爲之一爽。此處離城已相當遠，雖不認算是郊外，但著名的漢柏司堆特公園（Hampstead Heath）附近，街道整潔，兩旁種有樹木，一排一排的紅磚住宅，建築格式雖不算怎樣的摩登，卻有一種幽雅清靜的氣象。每家門口的小花園內，也栽種得紅綠可人，頗合於學生住家。先到車君的住處去拜望。他的房東是一位中等階級的猶太人，房子雖已住滿，他卻很想再招兩位房客。他說多出點租金，可以讓我們住他自己的臥室。我們沒有接受他的美意，因爲：第一，我想找個道地的英國人家，可以多得一些對於英國的認識；第二，他沒有鋼琴；第三，他花園裏埋了一個蠟人頭，一個紅紅白白帶高帽子嘴噴雪咖啡的蠟人頭！不知道是不是雪咖啡公司送給他的廣告，可是那大半身埋在泥內的蠟人頭面上現出一副羞笑臉，總使我夜裏做夢也要給他驚醒。我心想這種幽默心理不免有些奇特，所以決定不敢領教。

在附近又看了幾家，也沒找到合式的，不是客滿，便是無琴，或者太冷，或者不租給中國人，走得兩腿有些酸痛了，才回旅館暫作休息。然後到城內溫博街（Windsor Street）——即英國女詩人伊麗沙

白勃朗爾（Elizabeth Browning）娘家住的地方，（找到麥推音樂學校，取出美國麥脫卡夫（Prof. Marcell）

先生的介紹信。麥脫卡夫先生在美國是麥推最得意的門生，當時學校的書記便給我一張出賃住所的地址單，一份章程，還送我三張音樂會的門票。出校後沿馬路走走，走過倫敦最大的百貨商店，賽飛其（Selfridge's）進去看看。在英國最大的什麼並不算希奇，倒是最老的什麼反而受人崇敬。不過這片最大的百貨商店，是美國人的資本開的，裏面貨物齊備，樣樣都有，佈置似乎比美國商店差些。我所得的印象是大堆大堆的東西，雜亂無章。走到熱鬧區託脫亨（Hotterbain Court）街角的那格拉茶店歇歇脚。關於吃茶的心理，已略講過，不再多說，這裏祇見店內擠滿了顧客，喝茶，吃拖司和饅糕（英人名之曰「坤貝子」）蛋糕之類，也有的吃生菜冷肉之類，這叫作「高茶」（High Tea）實在無異乎一頓早夜飯。一隊樂師，很賣力的奏着美國爵士音樂，一般英國人視爵士為通俗的音樂，因此比較守舊些的英國樂師彈爵士，聽上去總差那麼一點點。不過茶客們，有了茶點已是覺得舒舒服服的，解脫一切精神上的束縛，邊聽邊喝，足夠受用了。

晚上本想吃意大利館子，在街中忽然聞見一陣咖喱香，便走進一家印度店。吃得很高興。回想今天吃的中飯實在可怕，要的烤牛肉（Roast Beef）像白水煮的老橡皮，一塊著名的紐克省布丁（Yorkshire Pudding）是烤牛肉必然的附帶品，像經年的月餅皮，似硬不硬，似軟不軟，連吃東西最隨便的修，都不能下咽。普通英國菜最難吃，可是倫敦城內有的是各國大小菜館，祇要有時間，有鈔票，儘可傾撲換口味，掉掉環境。

我很奇怪街頭所見的路人，大半又瘦又矮，看他們臉上的縐紋，彷彿本來是肥碩的，現在乾焦了；大概因爲營養不足的緣故。回到客棧已晚，管鑰匙的人說先要去見賬房，原來須先付房錢而後宿店。我們的行李原留在房內，即使欠租，也有東西作押，這客棧自有那多的囉！誰願竄住這種以防賊眼光待客的旅館？英國人做事，單是這樣死板板的。

倫敦爲世界第一大城，其實倫敦（Old London Town）本城祇有六百七十七英畝，大倫敦市（Greater London）則除本城以外，另外包刮二十八個郡（Boroughs），有六百九十三方哩的範圍，七千哩長的街道，八百五十萬的人口，禮拜堂，男總會，女總會，博物院等等不計其數。這裏沒有紐約轟天的高樓，但是其餘一切大城市，大商埠，大都會，應有的現象和繁華，卻色色俱全，特別是歷史的古城，及文化的精華，尤足引起外邦人的興趣，待閒暇時慢慢的欣賞去。

國家圖書館



002439665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likely a title or series name.

